# 《烏金血劍》黃易

《二○一五年九月四日版》

《好讀書櫃》經典版

# 第一章 武學天才

天地旋轉。兩旁林木飛快向後倒退。風亦飛箭矢般穿越林木間的隙縫，遇上樹藤一把抓著，運勁借勢，「呼」的一聲凌空翻身，猴子般由一棵樹躍往另一棵樹，由一塊石躍往另一塊石去，複雜的地形絲毫不影響他驚人的速度。黑實的肌肉，在透過樹葉枝椏間灑射下的陽光裏，閃閃發亮，就像猛獸那充盈著爆炸力量的筋肌。他背上除了一把厚闊的大刀外，還背了大大小小十多個竹籮，卻無損他奔馳的靈快。

一群猿猴在他身後奔走，很快給他遠遠拋在後方，失望地吱吱亂吵。幾個騰躍後，他來到密林中一道由山上流下來的溪漳，心道小猴子們，今天沒空和你們玩耍了。

清泉在石上流過，暑熱大消。他的身影毫不停留，沿溪往山上攀去。還有個多時辰太陽便下山了，他要在入黑前趕回家去，只待採多一種草藥後。溪澗的盡頭是個小小的水坑，水清見底，若非趕著回家，深山彌浴，倒是一快。

大自然便是他的家。天為被，地為床，這道小溪當然是浴池了。現在卻要錯過這種享受了。風亦飛離開了泅水，切上一道長著及膝野草的斜坡，翻往山的另一邊，林木逐漸稀疏，柳暗花明，越過山脊，一道弧懸半山的高崖，豁然現於眼前。挺立高崖之上，極目窮望，精神為之一振。山區在崖下延綿起伏，漸次低去。

他先祖累世聚居的雲上村，在山區左上方一幅較平坦的低地上，小橋流水，阡陌縱橫，百多所房子石塊般聚攏在一起，疏落有致地嵌在林木和田野間，仿似避世桃源，幾縷炊煙，裊裊升起，提醒著他快回家晚膳。右上方較遠的地方是山區外廣闊的平原和大海，這個角度可以看到這附近百里內最大城鎮「川南府」的一角，卻看不到「大鹽場」，那是在川南府東面三里處的沿海區域。

日漸西沉，時間不早了。風亦飛收攝心神，俯身崖外，仔細檢視著崖壁上雜生出來的草木。不一會有所發現。在離崖頂十多尺的一堆雜草裏，一棵長著一朵足有拳頭般大紫色花朵的小樹，橫生出來，裂成五片的花萼間，長有一個紅色的果實，鮮艷奪目，是他此行的目的物──赤芝果。

風亦飛不慌不忙，解下背上的柴刀和竹籮，放在一旁，忽然一個筋斗，翻往高崖外的虛空。同時大喝一聲，兩手一扯纏在腰間的腰索，運紉一揮，索子一端的特製掛鉤箭矢般飛出，直射進崖壁岩石間的堅土裏。這時他身子向下急墮，瞬眼間落下了近十尺，把索子扯個筆直，索端竟仍能緊鎖在土石間隙內，沒有隨著扯力脫出，一下子把他吊在崖壁處，驚險萬狀。

風亦飛藉索鉤回扯的力道，蕩回崖壁，恰好來到赤芝果處，手到果來，納入懷裏，大功告成，雙腳一蹬，蕩了開去，跟著反手猛拉腰索，一個筋斗又翻回崖上，雙腳站穩，手一抖，索鉤回到腰上，還原為腰帶，動作流水行雲，非常好看。風亦飛長嘯一聲，山鳴谷應，往回路馳去，不一會離開摘果的高山，沿著山路，往雲上村馳去。普通人個多時辰才走完的山路，他半個時辰已經完成，山村在半柱香的腳程內。

他特地繞道從山村靠山那個方向進入村內，這已成了他的習慣，每次採藥回家，都捨易取難，繞道村後岩石崎嶇的密林。因為那處有他精心布下的陷阱。獵物是「魔豹」。雖然這凶物三年沒有出現了。但村內活在驚懼中的百多戶人家都知道，只要這先後奪去了六十多人生命的悍獸還活著，它一定會從深山回來，而村後的「惡獸林」是它最有可能取道潛入村內的秘徑。每隔上一段日子，它便會到來殘害生靈。它隨時會再回來，可能就在這一刻。

每一個見過魔豹的人，一是失去蹤影，或是成為了殘肢敗體。只有風亦飛的二兄風亦樂是例外。代價是他目睹父親風山捨命救他時與魔豹生死搏鬥，驚恐過度致失去視力，和風山的失蹤。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事。

想到這裏，風亦飛悲嘯一聲，加速了衝刺，似乎要藉這個動作把心內的悲憤發洩出來。他一定要為世除害。惡獸林在望。「蓬！」異響從林內傳來，那是物體墮進陷阱的聲音。風亦飛從回憶裏霍然醒來，把速度提至極限，背上的大刀來到手中，身影沒進林內，起離伏低，向著陷阱推進。他的陷阱布置巧妙，非是百斤以上的動物，都不會誤墮阱內，而附近的障礙物和地形，又使牛馬一類大型動物，難以接近，只有能在密林中靈動如飛的魔豹，才會撿那處作為落點。

他冷靜地穿林過樹。失了蹤的父親風山常說，冷靜是獵人的首要條件。陷阱塌了下去，煙塵揚起。風亦飛撲到阱口邊緣，弓身俯視。一看之下，立時為之氣結。一個粗壯黝黑、面容樸實古拙、年紀和風亦飛同是十八九歲的青年，跌得七葷八素、不辨東西，傻乎乎坐在深達丈半的陷阱底。當風亦飛向下望時，他亦正茫茫然望上來。

風亦飛蹲了下來，有好氣沒好氣地道：「英明神武的海大少，下面有寶貝兒麼，要尋到那裏去了。」阿海定一定神，跟著臉色一沉，嚷起來道：「你這個龜孫王八旦，豹子不見你拿著，卻來陷害你大爺我，還不把我拉上去。」

風亦飛看著這個村內的好友，笑道：「八人大花轎還未到，憑甚麼抬你上來。」阿海破口大罵道：「枉我好心來通風報訊，你大娘弄傷了腳，還盡說這些風涼話──」

風亦飛跳了起來，失聲道：「甚麼？」阿海放大喉嚨叫道：「聽著，你娘跌傷了腳，我特來找你回去──」

風亦飛沉聲道：「不要騙我！」向後急退。阿海急得叫起來道：「不要走，還有我。」

一條藤索「嗖」一聲凌空飛入阱中。風亦飛的聲音從遠方傳來道：「把索搭在樹上，自己爬出來吧！大少爺這回要看你的本事了。」

回到家門前，那處聚了一群左鄰右里，議論紛紛，有人更探頭內望。當他來到他們背後，那些好事者仍無所覺。風大娘雄壯的聲音從屋內傳出道：「說過不關那勞甚子魔豹事，便不關它事，還在擔心甚麼。要真是那畜牲，看我不割了它的豹頭來當飯吃。」大姐風玉蓮的聲音響起道：「娘！不要說了，沒有人敢不信你，來，再給你擦藥酒，唉！慕老師去了隔鄰莫家村看病，否則他給你扎上一兩針便止痛了。」

風亦飛分開眾人，走進屋來。風大娘四平八穩坐在椅上，看到風亦飛銅鈴般大的眼一瞪，喝道：「你去採藥，為甚麼到現在才回來，太陽都下了山，告訴你多少次，才學曉入黑後不在山上遊蕩，偏不知山裏危險。」風亦飛知道這時惹她不得，走前細察玉蓮為她擦跌打酒的右腳，腳踝處腫起鵝蛋的一大塊，看來有好幾天不能走路，問玉蓮道：「是怎麼弄的，讓我煮服藥給她敷一敷。」

玉蓮還未答話，坐在一旁的風亦樂怪聲怪氣地插口道：「甚麼？我們矢志做最佳獵手的風亦飛鼻子失靈了嗎？嗅不到廚房內正在煮著夠一村人用的大堡藥嗎？」風亦飛望向二哥亦樂，後者悠悠坐在椅上，手中玩弄著一把尚未上箭的小型弩弓，兩眼雖然睜得大大地，眼神卻散渙茫然，焦點不聚。風大娘心情不佳，罵道：「甚麼獵手獵腳，你父風山不是公認的好獵人麼，現在是甚麼收場，阿飛，我告訴你，以後想也不要再想這回事，須知上得山多終遇虎。」

亦樂喃喃道：「最多是上得山多終遇豹，這裏哪來甚麼老虎。」玉蓮向風亦飛輕聲道：「母親她在山澗洗衣時不小心，跌了一跤。唉！我都說讓我來做這些事了，娘她總不聽。」

風大娘答口道：「甚麼不聽，你一個人做得了多少事，自然要分工合作。」跟著望往風亦飛道：「阿飛，明早你代我往城裏交藥與『病除軒』的陳老板，這傢伙狡猾吝嗇，要和他算個清楚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是！娘親。」

次晨一早，風亦飛背著一籮以草藥製成的丹丸，步出家門。他並沒有立時轉往出城的小路，反而來到村尾一個較偏僻的角落，一所房子孤伶伶地遠離其他屋宇，藏在一個樹林間的空地裏，緊貼著惡獸林。

「叮！叮！」打鐵的聲音從屋內擴散出來。風亦飛大感佩服，暗忖鐵隱大叔昨晚又是一夜未睡，埋首鑄劍了，這種投入的精神，最值得他學習。父親風山曾說過，做獵人的第二個條件是吃得起苦，鐵大叔若改行打獵，一定可以勝任愉快。他摸了摸懷內的赤芝果，輕步走了進去，仿似較重的足音也會破壞了內裏的世界。

熊熊的爐火閃跳騰升，鐵隱沉雄寬闊的背部向著入門的方向，右腳有力地以穩定的節奏踏著吹動爐火的風箱。他的左手拿著劍，魔術般拋動，通紅的劍體在火焰裏翻騰滾轉。像在火裏掙扎哀叫的靈蛇，每一次劍回到大鐵砧上，他右手的大鐵錘都不偏不倚地敲在劍身上，每次都從不同的角度下擊，準確迅捷。一股奇怪的閃閃金光不住在劍身內流動，眩人眼目。

風亦飛最愛看他鑄劍，使一塊頑鐵變成分金斷玉的神兵，整個過程充滿了力量和火熱，又是那樣玄奇感人。工場內每件東西都井井有條，後面是內院和天井。天井處孤伶伶地有個「廢井」，裏面一滴水他也沒有見過，不知鐵隱這麼慎重的人，開個沒水的井來幹甚麼。

鐵隱忽地停下了一切動作，把劍高高舉起。劍身金光燦爛，不過一忽兒後金光漸暗，轉為銀白，跟著逐漸隱去，回復被火燒烘得通紅的平常模樣。鐵隱嘆了一口氣，一揮手，剛鑄成的劍化作一道長虹，橫飛出去，插入牆中，沒入了大半，留在牆外的劍體不住振動。發出嗡嗡的鳴叫。

風亦飛大是不明，每鑄完一把劍，鐵隱都是這樣隨手拋棄，問他時只是默然不語，不作解釋。風亦飛人極靈慧，知他鑄不成心中理想的神兵利器。但那些劍已遠勝他所見的任何利器。每次他都很想問他要一把來作鎮宅之寶，可是每次見到鐵隱沉鬱的表情時，都嚇得把說話吞回肚中。

鐵隱咳嗽起來，弓著身，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多年。風亦飛掏出懷內的赤芝果，走到鐵隱背後，畢恭畢敬地道：「大叔，我採了一個赤芝果來孝敬你，這寶貝最能醫治熱火躁咳。」鐵隱轉過身來，方正厚重的臉相，凝定的眼神，使人感到他是沉默寡言、喜怒不形於色的人。他深亮的眼瞄向風亦飛手上的果實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這東西全長在高峻難至的懸崖峭壁，真虧得你了，下次不要再這樣冒險，我的咳是老毛病，這世上再沒有任何靈丹妙藥可以醫治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你不用擔心。」一拍腰纏的鉤索，興奮地道：「你打造給我的這條鉤索，在高崖躍跳如履平地，真是寶物。」知他不會伸手接過，將赤芝果放在一旁的台上。

鐵隱淡淡一笑，走回火爐處，收拾起來。風亦飛勤快走前，幫助他收拾。鐵隱看了他背上的竹籮一眼道：「你幹你的事吧，這處我自會打理。」風亦飛熟知他的習慣，每次鑄劍失敗，都要悶悶地坐上兩三個月，皺眉沉思一番，當下不敢打擾，收拾好後，往門外走去。鐵隱呆呆站在爐火旁，不知思索甚麼。風亦飛右腳踏出了門檻，又停了下來。

鐵隱像是背後長了對眼睛，頭也不回道：「說吧！」風亦飛猶豫片晌後，鼓起勇氣道：「大叔，今次這把劍可否不埋入你後院的『劍墓』裏？」

鐵隱道：「想要嗎？」風亦飛用力地點頭，眼中射出熱切渴望的神色。鐵隱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這是未曾入流的劣貸，對付普通武林人物還可以，遇上一流好手，便是廢鐵一把，還想要嗎？」

風亦飛有些意氣消沉地輕應道：「長在這裏，恐怕一生也遇不上武林高手，用來殺那該死的魔豹總可以吧。」鐵隱咳了數聲，往天井走去，揮手道：「這東西只可作作小孩子的玩意，你歡喜怎樣便怎樣吧。」話雖這麼說，話氣裏卻藏有種說不出的傲意。

風亦飛大喜過望，快步來到插在牆上的劍前。伸手緊握劍把。「呀！」慘叫縮手，劍把灼熱難耐，手掌立時起了幾個泡泡。風亦飛真不明白鐵隱如何能若無其事地握劍敲打。鐵隱毫不理會，徑自穿過天井，回到後院的臥房，把門關上，除了鑄劍外，對任何事也漠不關心。

風亦飛取了一塊厚布，包著劍把，盡力抽出，豈知此劍鋒利無比，一抽之下，毫不費力脫牆而出，風亦飛運力過猛，整個人一連踉蹌向後退出了七八步，幾乎跌了個人仰馬翻。鋒利的劍鋒，精芒燦動，眩人眼目。風亦飛喜不自勝，若果這也算不入流的利器，入流的劍真不知是番甚麼光景了。

他從工場的廢鐵料裏，找到兩支扁的鐵條，又用草索把兩塊鐵條纏起上來，造了個原始之極的劍鞘，把劍插了進去，掛在腰上，那種躊躇志滿，自是不用說了。到他從鐵隱工場出來，走至往城的小路時，已是卯時末了。

太陽在東方照耀，生命充滿火熱和朝氣。風亦飛輕鬆走著，穿林過樹。太陽爬上中天時，他剛好走進城門內。這是他第三次進城，上一次風山帶他來看元宵燈飾時，是五年前的事了，父親死後，生活的擔子落到風大娘和他的肩上，終日只顧採藥、製藥，現在來到鬧市，特別興奮。

兩旁店鋪林立，街上熙來攘往的人華衣美服，車如流水馬如龍，好一個繁華勝景，令他眼界大開，目不暇給。走到一個湯圓鋪前，陣陣熱香，從內傳出，不禁飢腸轆轆，食指大動。「喳──喳──」類似蟬鳴的聲音，一陣陣地從右方傳來。風亦飛扭頭一看，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，一蹦一跳在街上走著，右手揮動著一條白色索子，索子端繫著一個金光燦爛的玩物，在空中轉著圈子，異聲正從那玩意兒傳來。

風亦飛身手何等靈快，一伸手，玩意兒給他挾正在食中兩指之間，索子滴溜溜在手腕處繞了幾個圈。風亦飛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只打造精緻的金蟬，兩片翼還能活動，迎風一吹時，發出剛才那有趣的蟬叫。那青年跳了過來，一手向他挾在指間的金蟬抓去，叫道：「快還給回我。」風亦飛惱他毫無禮貌，手一縮放在身後，使對方抓個空。青年臉色一沉，化抓為肘，一轉身順勢向他小腹撞去，顯然有武功根底。

風亦飛一生在山林裏縱躍自如，豈會給那青年得逞，身子一扭，避過肘撞，閃到青年身後。青年亦非弱者，沉肩扎馬，側身左腳掃向他的右腿，想摔他一跤。風亦飛一聲長笑，一個倒翻，硬生生反進為退，和青年錯身而過，再一連幾下跳躍，把雙方的距離拉遠至丈餘。青年估不到他的身手如此了得。愕然站定，怒道：「給不給我？」

風亦飛見他烏靈靈的雙目瞪得又圓又大，心中的氣消了一半，把收在身後的右手伸出來，攤開，空空如也，哪還有甚麼金蟬。青年愕然，跺腳道：「你藏到哪裏去了，再不還我，把你的臉也打扁。」風亦飛見他橫蠻霸道，又不估量自己的能力，心中好笑，這時四周開始聚了些看熱鬧的人，心中有些許不安，禁不住想起風大娘的臉孔和身上任務，那還敢惹事，伸手指了指頭頂的髮髻，淡然道：「藏在這裏。」

青年眼光從風亦飛英俊的臉容轉到他頭上，除了烏黑發亮的健康頭髮外，甚麼也沒有。風亦飛施施然扭身離去。他寬闊的肩膀特別使人印象深刻。青年剛要追上，忽有所覺，一摸頭上，原來金蟬插進了頂上的髮髻內，只是不知風亦飛何時施了手腳，臉色倏地氣得發白，一咬牙，向早走得遠了的風亦飛追去。有仇不報，豈是君子。

「病除軒」的金漆大招牌橫匾，橫伸街外，氣勢迫人。風亦飛猶豫了好一會，摸了摸背後的藥籮，才大步走進藥材鋪內。一個五十來歲，長著羊鬚的老者，站在櫃台後「劈劈啪啪」打著算盤。另一個學徒模樣的小子，坐在一角裏，聚精會神地切著玉桂，刺鼻的玉桂香味瀰漫鋪內，眼尾斜斜射了風亦飛一眼，又轉回工作上。風亦飛乾咳一聲，那老者抬起頭來，以詢問的眼光望向他。

風亦飛盡量客氣地問道：「請問陳老板在不在？」老者將他由頭看至腳，冷冷道：「小哥有何貴幹。」卻沒有答他自己究竟是否陳老板。

風亦飛吶吶道：「我──我是娘親叫我來交藥的，噢！我娘是風大娘。」老者面無表情地看了他兩眼，淡淡道：「藥呢？」

風亦飛給他的冷眼看得很不舒服，手忙腳亂把藥籮解下來，放在櫃台上，待要說話，眼角人影一閃，未及反應，櫃台上的竹籮給人劈手奪去。他若非分了神，誰也休想在他眼前強施橫奪。風亦飛怒喝一聲，恰好看到剛才那眉清目秀的青年的背影，閃進了鋪後，他來不及看陳老板的反應，閃電追去。

藥鋪的後面是貨倉，堆滿藥材，那青年的背影剛從後門閃出去。風亦飛心中一笑，加速追去，他在山野中時常追捕野狼野豬，追個把人怎放在他眼裏。門外是一條短短的橫巷，兩邊都是高牆，人影全無。換了是第二個人，一定慌惶失措，風亦飛卻另有絕招，仰起頭，鼻子大力吸了幾下，便往右方追去。心中卻奇怪起來，這青年身上似乎有股幽清的香氣，就像村中慕老師的女兒慕青思一樣，這時不暇多想，取回藥籮要緊，否則如何向風大娘交代。

幾步走出橫巷，屋宇縱橫交錯，處處窄巷橫街，令人興起歧路亡羊的感慨，風亦飛自有他的獨門追「獸」方法，伏向地上，耳朵緊貼地上。在遠近的足音裏，一陣輕盈的急促的步聲，在東南方遠去。風亦飛微微一笑，猛虎般彈了起來，向左方追去，一邊走，一邊審度地形，左穿右插，跳離伏低，轉過了一條橫街後，忽地凝立不動，守在另一條窄巷的盡頭處。

不一會腳步聲傳來，那青年手捧藥籮，一臉興奮，由另一端撲入巷中，還不斷回頭張望，一時看不見在前面把關的風亦飛。風亦飛雙手交叉抱在胸前，笑道：「朋友！玩夠了沒有！」青年愕然止步，望著出現眼前的風亦飛，目瞪口呆，張大了口，一時發不出聲來。風亦飛大步向他走去，青年才想起逃命要緊，發出一下女子般的尖叫，掉頭沒命逃去。

風亦飛心想若被你這樣也逃得掉，我風某可以在獵人榜上除名了，身影一動，已追到青年身後丈餘處。青年聽到身後風聲迫近，衝出橫巷，橫越大街，往對面奔去。風亦飛正要發力追上，一聲驚叫夾雜著馬嘶蹄聲裏，在左方街心處響起。一匹駿馬躍起前蹄，仰首嘶叫，一對前足在空中亂踢，一個老婦人跌倒馬前，身旁倒翻了兩大籮菜蔬。眼看馬蹄再落下時便要踏在老婦身上，這一下即管要不了她的命，最少也會令她殘廢。

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，風亦飛哪還顧得追人，長嘯一聲，一個筋斗打了開去，直往兩丈餘外倒地的老婦撲去。眼看駿馬前身驟起驟落，馬蹄要踏中老婦的當兒，風亦飛飛身撞在馬兒的頭頸處，硬硬將駿馬撞得移開了三尺。駿馬嘶叫連連，馬蹄踏在地上，又再一個虎跳，從老婦旁衝了開去，險險把馬上大漢拋了下來。風亦飛扶起老婦，叫道：「老婆婆！沒有事吧！」

老婦望向他身後，眼中射出恐懼的神色，低聲道：「快走！」連地上的蔬菜也不敢收拾，徑自去了，留下他一人立在街心。風亦飛轉頭一看，幾個如狼似虎、身穿紫衣、全副武裝的大漢，目射凶光，向著他走來。剛才那大漢勒定了駿馬後，也跳下馬來，一面怒容，回轉頭向他走來。風亦飛不忘藥蘿，望往青年消失的方向，見到街旁聚滿了看熱鬧的人，那青年站在人堆後，伸頭看熱鬧，自己便是那熱鬧，不禁啼笑皆非。

「小子！找死嗎？」一名大漢氣勢洶洶向他喝道。先前那騎士筆直向他走來，臉色陰沉，狠狠道：「竟敢冒犯我們皇府的人，小子你有多少條命？」

風亦飛冷靜地溜目四顧，街的兩旁密麻麻站滿了人。街上卻空無一人，只有那十多名大漢，看情景是歡迎甚麼人物的到來，而這些惡人只是開路的先頭部隊。這時不暇多想，風亦飛已陷進十多名大漢的重圍裏。風亦飛淡淡道：「不管你們是甚麼人，看到不平的事我便要管。」

大漢們怒喝起來，其中一人搶了出來，一拳朝他胸腹處猛擊過來。風亦飛悶哼一聲，側身讓過，正要還擊，腦後勁風襲來，知道有人要以雙拳合撞他雙耳，要真讓他擊中，以後也休想聽到空山中的鳥語獸鳴，可見對方之卑鄙毒辣，欺壓良民。

風亦飛一弓身，對方立時擊空，跟著向後急退，一下子以背撞入對方懷裏，身後偷襲的大漢驟不及防，慘哼一聲，向後踉蹌急退。風亦飛正是要他這樣，隨著他一齊向後急退，跟著一個倒翻，雙腳一踏對方肩膊，凌空越過身後大漢，在空中再一個翻騰，出了重圍之外，他的方法原始簡單，靈若猿猴，大漢們措手不及，一時間有力難施。

大漢們給惹起真怒，亮出兵器，發一聲喊，一齊向他追來。風亦飛倏地站定，一把抽出今早剛從鐵隱處得來的長劍，在陽光下劍身閃爍生輝。當先帶頭的大漢手持長刀，獰笑一聲，道：「小子！你真的活得不耐煩了。」手一動，刀光一閃，當頭分中向他劈來。

風亦飛心中奇怪，這些大漢分明深諳武技，為何身手卻這般遲緩笨拙。自己雖從未拜師學技，仍能一眼看出他們不動還好，一動便破綻百出，例如眼前這大漢雖是氣勢洶洶，但力道分布不均，集中到手上，致使腳步虛浮，而且落刀的速度一下子去盡，未能留有餘力，一旦被人破去，便不再有變化的餘力，遠不如和自己終日嬉戲的猿猴們那般靈活變化，鬼神難測。

這些念頭閃電間從心中掠過，他的長劍斜斜直挑向上。一聲脆響，長劍削上猛劈下來大刀的中段處。大刀分中而斷，斷去的一截打著轉飛上半空中。大漢踉蹌後退，臉色煞白。風亦飛呆呆看著手中精芒爍動的長劍，呆在當場，忘記了乘勝追擊。其他的大漢收住腳步，神色凝重起來，一時間不敢冒進，成為對峙的局面。

「叮！」斷去的刀尖落到地上。一名四十來歲、身穿勁裝的漢子排開眾人，踏入圈子裏，此人面黃睛突，兩鬃陽穴高高鼓起，舉手投足間，自具名家氣象。眾大漢露出恭敬的神情，顯然以此人馬首是瞻。漢子冷冷掃視了風亦飛數眼，傲然道：「我是追魂太歲楊武，現為當今皇帝之弟朱勝北麾下執事，不知小兄弟是何人門下，還望不吝賜告，以免傷了楊某和貴尊長的和氣。」

他其實一直在場，冷眼旁觀，不屑出手，直到看見風亦飛身手不凡，偏又招數怪異，無法認出其家派，這時見到風亦飛神劍鋒利，知其大有來歷，才出面接下場面。他為人心高氣傲，這樣對一個小子說話，已是非常客氣。估計在江湖走動之人，一聽他追捕太歲之名，那能不給足面子，何況他還把皇爺抬了出來。

哪知風亦飛除了在山林走動外，從未曾涉足江湖，管他甚麼太歲太月，不過見他說得客氣，又想趕快搶回藥籮。交貨取銀，回家覆命，應道：「還是這位大叔明理，傷了和氣，大家也不好，我要走了。」轉身欲去。楊武面色一沉，以為這小子故意調侃他，陰惻惻地道：「不留下一點東西，便想走嗎？沒有那麼容易。」

風亦飛愕然回頭，攤開手坦白地道：「我連藥籮也給人偷了，留下甚麼來？」楊武勃然大怒，大步迫來，叱道：「那便留下你的小命。」

風亦飛見他向自己走來，自然有一般氣勢，不禁一步步向後退去，他未曾真正受過武技訓練，對付一般人物，還可仗著眼明手快，力大身輕，這刻一和高手碰上，對方毫無破綻，立即不知所措起來。

街上看熱鬧的人，雖然不值皇府手下橫行霸道，大為他擔心，可是誰敢出言相勸，更別論出手助拳了。楊武暴喝一聲，倏地迫近三尺之內，雙手使個虛招，下面無聲無色踢起一腳，直取風亦飛下陰，毒辣陰險。

誰知風亦飛由小到大，都活在山林裏，終日與猿猴嬉耍，比之猴子的靈活狡猾，楊武自是大有不如，風亦飛見對方上面攻來的一掌一拳，意有未盡，立時估出對方包藏禍心，果然由下一腳踢來，當下側身橫閃，同時一劍下削。

揚武冷笑一聲，縮腳避過長劍，風亦飛一劍削空，待要收劍回刺，豈知楊武功夫都下在拳腳方面，何等了得，右腳乍收倏彈，趁風亦飛收劍時，一腳踢正劍身。一股大力從劍身傳來，風亦飛虎口一震，長劍脫手而去，飛往空中。他雖是體力過人，如何比得上當代高手貫滿內功的一腳。風亦飛怒喝一聲，打個倒翻，往飛上半空的長劍追去，這把劍此刻勝比心肝寶貝，甚麼生死比鬥也給拋諸腦後，只求能把劍追回。

楊武冷笑一聲，緊躡其後，也往長劍追去，他見長劍鋒利，起了爭奪之心，想起皇爺朱勝北之子朱君宇，一向愛劍，若能獻上此劍，也好討主子歡心。他後發先至，旋風般搶到風亦飛旁邊，同時一肘向風亦飛撞去。風亦飛終究經驗全無，一心以為就像猴子嬉戲，雙方在比拼快搶得長劍，倉猝間無奈一側肩，硬捱了對方一肘，痛入心脾時，對方已越過了他，迎著從半空落下來的劍搶先奔去。

風亦飛驚痛交集，咬緊牙根，拼命追去。楊武見他仍能負痛追來，心中的驚駭不下於他，原來他這肘撞用上了七成獨門秘功，只要撞上對方身體任何一個部分，秘功立時侵入對方經脈，傷其腑臟，那知內力才傳入對方體內，立時惹起風亦飛體內生出一種奇異的抗力，化去了大部分入侵的秘功，怎不教他大感奇怪，殺機頓起，不過這時搶劍要緊，遲些再和他算賬，一下提氣，全力展開身法，閃電般衝前，把風亦飛拋至半丈外的距離，一伸手，往掉下來的長劍抓去。

風亦飛眼看到要落在楊武之手，怒嘯起來，死命加速趕來，也不估量是否對方敵手。楊武眼看得手，眼前一花，一個人影流星般從觀看熱鬧的人叢中閃出，長劍落到他手裏。楊武狂喝一聲，抓指曲起，貫滿真力，發出嗤嗤勁氣，向對方面門抓去，右手同時劈向對方持劍的手，他狂怒之下，全力出手。

搶劍者身體奇異地扭動了幾下，楊武的攻勢完全落了空，跟著對方三掌拍來，似是平平無奇，楊武卻感到無論怎樣閃也躲不了，無可奈何下一掌迎上。「啪」一下清音。楊武一連向後退出了六七步，氣血翻騰，雖未受傷，一時間卻不敢開口說話，暗自調息，心中的震駭遠勝實質的激盪，知道遇上當代的特級高人。

奪劍者一手持劍，一手負於身後，此君身量極高，有若一座祟山般聳立街心，最令人觸目的是滿頭白髮，面容瞧來卻只屬中年，灰布麻衣，神情有種說不出的落寞。高挺鼻梁上一對虎目神光閃閃，全神察看高舉在手的長劍，緩緩轉動劍體，像在看著位闊別多年的老朋友，口中喃喃道：「好劍！好劍！唉！還是差了一點兒，但已是好劍。」這時輪到風亦飛趕至，一把向他持劍手腕抓去，叫道：「給我！」

奪劍者身一側，不知如何來到風亦飛身後，姿勢無改，眼光仍在欣賞手中奪來的劍。風亦飛回過身來，再伸手抓劍，奪劍者腳步輕移，每一次都閃到風亦飛手足不及的死角位置。

大漢們衝了過來，把兩人圈在當中。奪劍者視若無睹，眼光依然定在劍身上，口中淡然自若地道：「小兄弟，我只是借劍一看，看完還你。」風亦飛絕非莽撞之徒，知道遇上高人，停了下來，伸手道：「那你看飽了沒有，快些還我。」想來今天也算倒霉，先是給人搶去藥籮，目下又劍落人手，回家時真要二哥風亦樂給他占上一課眼前運程。

奪劍者邊賞劍邊道：「就算我把劍交還你，恐怕你也無能帶走。」風亦飛一看楊武，調息完畢，向著他們走來，答道：「這你不用管，快把劍還我。」奪劍者長笑一聲，反轉長劍，把劍柄伸向風亦飛，道：「我一生人走遍江湖，從不奪人所好，不過可以和你作個交易，只要告訴我鑄造此劍之人在哪裏，可保證你安全離去。」

風亦飛心中一懍道：「我雖從未行走江湖，卻不會出賣朋友。」奪劍者雙目精芒閃現，首次正眼望向風亦飛，深深一望後道：「好！拿劍快去吧。」

風亦飛訝道：「你仍肯還劍給我。」楊武見他二人對答自如，活像他們全是死人，一咬牙，便要出手，忽地省起江湖上一個人來，全身一震，僵在當場，眾大漢見頭子默守一旁，豈敢出手，一時間陷於進退不得的尷尬境地。

奪劍者笑道：「拿去吧，我說不定會改變主意。」風亦飛大喜過望，一把接過長劍，珍而重之插回鞘內。奪劍者看了他的原始劍鞘一眼，搖頭失笑，大搖大擺轉身離去，雙手負於背後，邊行邊道：「小子！跟著我吧。」大漢們懾於他的威勢，兼之帶頭的楊武毫無表示，唯有退開一旁。

風亦飛知道他要仗義護送，又高興又感激，連忙緊隨其後。兩人一先一後，眼看步出重圍。「宋別離。」一把深沉冰冷的聲音，從街的另一端傳來，聲音雖不高亢，卻震得在場每一個人耳鼓發麻，心血沸騰，難受非常。奪劍者驀地凝立不動，臉色微變，一改先前的瀟灑從容。

風亦飛沒有奪劍者的鎮定功夫，跳轉身來，恰好圍在身後的大漢們往兩旁退開，裂出一個缺口，看到四丈外另一批身穿皇府紫衣袍的大漢，簇擁著一頂金碧輝煌的大轎，由八名大漢抬著向他們走來。聲音來自轎內。

「蓬」一聲悶響，轎頂爆破開來，木屑板塊噴上半天高，彈往四方八面。一團白雲破頂而上，直升往離轎頂兩丈離處，還未看清楚是人是物，已橫過四丈的空間，來到風亦飛前的上空。一時間眾人目定口呆。風亦飛身後的奪劍者冷哼一聲，大鳥般騰身而起，直往飛來的白雲迎擊，瞬眼間撞在一起。

「轟！」悶雷般的聲音響徹全場，空氣中鼓蕩著奇異的氣流。空中的奪劍者和白雲乍合又分，向相反方向離開。奪劍者躍回風亦飛身後，滿頭白髮無風而動，神態威武萬狀，大異先前的鬱鬱寡歡神態落寞。白雲躍回四丈外的轎前，距離雖遠，卻和奪劍者同時落地。這時轎破彈出的木屑碎片，才灑落地上，在寂靜的大街上，發出雨點般的聲音。

白雲落在地上，化作一個瘦高的白衣老者，鬢髮烏黑發亮，面容卻清白乾淨，不見一絲皺紋，容貌奇偉，只是高聳的鼻梁彎鉤如鷹，高額深目，予人一種冷酷無情的感覺。同一時間風亦飛感到身後的奪劍者深呼吸一口氣，退後了小半步。

白衣老者雖在四丈之遙，冷厲的目光射至，像是在咫尺外望過來。老者仰天長笑，笑聲一收，立時面寒如冰，冷冷道：「想不到今次剛離道山，便遇上故人，宋別離你還未死，我定要破戒痛飲三杯。」奪劍者宋別離悶哼一聲，道：「我宋別離怎能比你『萬惡魔尊』先行一步，要死也要找你一同上道。不過你奸淫擄掠，無所不為，何戒之有。」

萬惡魔尊怒哼一聲，道：「閒話休提，速速定下地點時間，讓我歐陽逆天了卻心願。」宋別離仰天一笑道：「這也好，你我間事始終要解決。明天卯時，我在城南『觀潮亭』恭候大駕。」又再一陣長笑，負起雙手，大步離去，走時向風亦飛使個要他跟隨的眼色。

風亦飛叫一聲等我，跟著去了。兩人一先一後，直至走出城門口，宋別離才停下來，背著他道：「小兄弟你我到此為止，不過日後可要小心點，這些人本已勢力足可威懾當今朝廷，現在加上歐陽逆天，江湖上也沒有甚麼人可以惹得起他們。可避則避。」風亦飛奇道：「你剛才不是想知道誰給我鑄造這把劍嗎？」

宋別離轉過身來，落寞地道：「宋某從不強人所難，你不想說，便不用說了。」風亦飛道：「我不但告訴你，還要帶你去找他。」

宋別離道：「你不怕出賣了朋友嗎？」風亦飛昂然道：「剛才我不知你是當代大俠，還請恕罪。」語氣慷慨激昂，倒有三分江湖豪氣。

宋別離仰天一哂道：「甚麼當代大俠，白道黑道，還不都是那些人。」一望天色道：「好，讓我賭一賭機緣，看宋某是否命不該絕，不過現在先找個地方，好好吃上一頓。」

這番話聽得風亦飛糊裡糊塗，不過對吃上一頓卻大有同感，骨嘟吞下口中涎沫，興奮帶頭行去，叫道：「讓我帶你去蕭大叔的長醉居，他煮的生麵，遠近馳名。包保回味無窮。」兩人穿徑過山，走了個多時辰後，來到一座路邊孤伶伶的食鋪，裏面擺了十來張桌子，鋪門的橫匾上，寫著「長醉居」三個大字，龍走蛇游，筆法爽健有力。

夕陽西下，店內空無一人。風亦飛熟門熟路，帶頭走進店內，高叫道：「蕭老頭，客人來了，你在那裏？」回頭一看，宋別離抬頭望著那寫著「長醉居」三字的橫匾，臉上劃過一絲訝異的神色。

風亦飛拉椅抹台，招呼這時才走進來的宋別離坐下，又嚷道：「蕭老頭！蕭老頭！有人來了。」幾聲乾咳在鋪後響起，一個老邁的聲音沙啞叫道：「小飛你終日大驚小怪，每次來都是撿我睡大覺的時間，罰你下次摘三百斤龍尾根我浸酒。」一個小老頭模樣的人弓著身走出來，左手不斷捶著腰脊處，一副行將就木的行藏，看也不看兩人一眼，徑自走到店前煮食的火爐旁，也不問人家吃甚麼，只管生火煲水。

宋別離眼睛一亮，卻不言語。風亦飛一見老人，跳了起來，道：「讓我幫你。」走過去拿起放在一旁的柴枝，擲進爐裏，一邊道：「今次我請客，你最緊要弄兩碗最好的生麵給我們。」

蕭老頭兩眼一翻，斜斜瞄他一眼，怪聲怪氣道：「請客？錢從何來？」風亦飛臉色一紅，回頭看了宋別離一眼，幸而後者似乎毫無所覺，凝視著遠山萬道斜陽，不知在想甚麼，連忙壓低聲音，道：「下次再計數好嗎？我一定給你弄幾斤龍尾根來。」

蕭老頭一邊燒水，卻不放過他道：「哈！你以前的龍尾根都是免費的，甚麼現在變得值錢起來。」風亦飛有點手足無措，幸好蕭老頭將一壺酒塞在他手裏道：「拿去招呼你的朋友吧。」

風亦飛如奉聖旨，另外取了杯，把酒拿到宋別離前，滿滿為他斟了一杯，宋別離毫不客氣，連盡三杯，才發覺風亦飛酒不沾唇，只是用崇敬的眼光看著他，用心侍候，奇道：「你不喝嗎？」風亦飛抬頭道：「我從不喝酒。」

蕭老頭正在弄麵，聞言笑道：「你不怕娘親罵嗎，喝酒？給個天他做膽也不敢。」風亦飛氣得回頭瞪了他一眼，又發作不出，他絕不想宋別離把他看低了，不懂喝酒的算那一門子的英雄好漢。宋別離的神情很奇怪，眼光緊跟著蕭老頭的每一個動作，任何細節也不肯放過。

蕭老頭端了兩碗香氣騰升的麵過來，看到宋別離盯著他端麵的雙手，臉上現出一道難以覺察的驚異。宋別離淡淡望了蕭老頭一眼道：「老板高姓大名。」

蕭老頭轉頭走了開去，道：「山野村夫，何足掛齒，這碗麵能否果腹，才是要緊。」跟著唱了起來道：「世間事，何必說，說得清，又如何。」居然有板有眼，唱罷坐到一角，取了支精鐵打造的煙槍，呼嚕呼嚕地吞雲吐霧起來。

宋別離再飲一杯，肅容道：「山林中每多臥虎藏龍，想不到我宋別離一生闖南走北，到今天才知此言非虛。」

蕭老頭聽到宋別離之名，身軀微微一震，瞬即恢復，冷冷哂道：「甚麼龍龍虎虎，這裏甚麼也沒有，除了一條魔豹。」深吸了兩口煙，乾笑幾聲道：「就算以前是虎是龍，現在也變成臥蛇伏犬，動物會變，人也會變，時代更是在車輪般轉動不停。唉！人老了，不中用啦，甚麼也懶得想了。」

風亦飛聽得一頭霧水，這兩人的對答如猜啞謎，宋別離且莫說他，連一向熟悉的蕭老頭也變得話裏藏針，莫測高深起來。宋別離長身而起，向蕭老頭抱拳道：「好一個龍變蛇，虎變犬，酒麵之交，也是有緣，痛快呀痛快。」大步走出長醉居外。風亦飛心想離去也應向自己打個招呼嘛，不過高手行藏，想也就是這等飄忽難定，連忙追了出去。蕭老頭自管自在吸著長煙，悠悠自得，就像宋別離從未來過。

鐵錘不斷敲在燒得通紅的劍身上，奇異的金光在劍體上流動，熊熊爐火也不能蓋其顏色。風亦飛領著宋別離踏進工場時，心下奇怪萬分，因為鐵隱每次鑄劍失敗，最少兩三個月不踏入工場裏，這種立時再投入工作的情形，未之有也，難道在鑄劍術上有了甚麼突破，鐵隱閃亮的眼神，似乎證實了這一點。風亦飛和宋別離站在鐵隱身後，一時間不敢打擾。

鐵隱像是背後長著眼睛，平靜地道：「飛兒，帶這位朋友離去吧，荒山野地，不宜待客。」手腳絲毫沒有慢下來。風亦飛極是乖巧，看看勢頭不對，連忙為火爐加柴，火燒得更旺了，乘機道：「鐵大叔，這位宋別離大俠──」

鐵隱打斷道：「不要多言。」宋別離一聲長笑，跟著又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宋某大有緣分。連遇高人。更親睹『兵甲派』傳人練劍秘術，夫復何求，夫復何求，只是閣下手中之劍，已是人間絕品了。」

鐵隱頭也不回地冷冷道：「你既知『兵甲派』之名，顯是非凡之士，當知我派歷代祖師遺訓中，首要戒律在於置身於江湖紛爭之外，你想說的話，不說出來，豈非更好。」風亦飛站在一旁，手足無措，今天似乎一切事情，人與人間的對話，都離奇古怪，枝節橫生，大異於平時的合情合理，難道一些難測的命運，來到了他身上？

宋別離沉吟片晌，喟然道：「宋某一生在江湖中打滾，哪能有閣下般的心胸情性，且我與生平大敵決鬥在即，個人雖不把生死放在心上，可是道消魔長，總令人意氣難平，宋某不敢奢求神劍，只求借閣下手中鑄煉之劍一用，若能不死，這當歸還。」鐵隱舉起長劍，細細審視，只見金光燦爛，流轉不停。鐵隱淡淡道：「恩恩怨怨，何時方了，先生請回吧。」把劍放在鐵砧上，敲打起來。

風亦飛叫道：「鐵大叔，這位──」鐵隱喝道：「飛兒，住嘴，送客。」

風亦飛自鐵隱於七年前遷入雲上村後，從未見他如此疾言厲色，嚇得不敢吭聲。宋別離仰天一陣長笑，聲震瓦礫，抱拳道：「如此宋某告辭了。」大步踏出工場外，飄然而去。

風亦飛追了出去。宋別離腳步極快，直到走出村口，風亦飛才追上他，這還是他故意停下步來，讓風亦飛趕上。宋別離轉過身來道：「小兄弟曾否跟人習武？」風亦飛估不到他問句這樣沒頭沒腦的說話，愕然搖頭。宋別離仰首望天。皺起眉頭，好一會眼光又回到風亦飛身上道：「奇怪，你的體質骨格非常特別，假設我明天幸而不死。或者能把你造就成不世出的高手，一剎當今江湖上瀰漫的魔氣妖氛。」

風亦飛關心的卻是另一件事，問道：「明天的決鬥，你有多少把握？」

宋別離眼中精光一閃，旋又暗淡，緩緩道：「二十年前，我兩人武功所差無幾，當時他創立『七殺教』，肆意橫行，我聯同當時名門正派七個最傑出高手，公然找上門去，把七殺教殺得七零八落，瓦解冰消，可是歐陽逆天仗著初練上手的『逆天不敗神功』，硬捱我們一劍一刀兩拳一掌，仍能負傷逃去。這二十年來，我不斷苦練，滿以為即管再遇上他，也可穩操勝券，豈知今午一會，知他潛修二十年後，已練成魔教傳說的『逆天不敗神功』，不但能以意馭氣，接木移花，令全身刀槍難入，且能上窺武道之極峰，當今之世，恐怕無人能制。」

風亦飛擔心地道：「真的沒有法子殺死他嗎？」宋別離道：「天地之理，陽極陰生，陰極陽生，歐陽逆天魔功也難逃其理，至強之處，必乃至弱之點。」

風亦飛喜道：「只要找到那點，不就可以殺死他嗎？」

宋別離苦笑道：「哪有這麼容易，即管給你知道，歐陽逆天魔功何等凌厲，豈容你隨便攻入，唉，假如我能借劍一用，或者還有一線之機。」望了望天色道：「好了，你我一聚，總算有緣，目下我要找個清靜之地，調神養息，以備明天一戰。」大步去了。

風亦飛看著他的背影，心胸間燃起一股火熱，心想這才是大俠的風範。和宋別離分手後，風亦飛躡手躡腳，走回家裏，母親風大娘和風玉蓮正在廚房裏清洗碗碟，飯桌上有一份飯菜，留給他這遲歸人。

二哥風亦樂在廳中把玩著自製的小弩弓，不斷練習著快速上箭的技巧，假想敵當然是那隻使他雙目失明的魔豹了，這袖珍弩設計巧妙，每次可發兩支弩箭。風亦飛踏進門檻，風亦樂耳朵一動，叫了起來道：「阿飛，回來了嗎？」風亦飛作了個禁聲的手勢，風大娘的聲音從廚房中傳來道：「飛！人來。」

風亦飛苦著臉，來到廚房門口，風大娘一手扶著拐杖，另一隻手扶著灶頭，風玉蓮捧著一盆井裏打來的水，倒進浴盆裏。風大娘瞪了他一眼道：「到了哪裏去？換到錢沒有？」風亦飛硬著頭皮道：「藥交去了，不過錢還未收到，明天才可取錢回來。」

風大娘嘮嘮叨叨一番，風亦飛總算搪塞過去，出到廳來，風亦樂一手拋來個拳頭般大的沙袋，叫道：「好兄弟！幫幫我。」風亦飛記掛著明早宋別離和歐陽逆天決鬥的事，心下煩惱，一手將布袋拋回去，道：「今天很累！」

風亦樂雖是雙目失明，手腳卻非常靈快，一手接過布袋，走前扯著風亦飛，硬把他拉到後院的空地裏去，布袋塞回他手裏，道：「好兄弟，不要和我玩意兒了，擲個布袋也會累，快點。」跟著將那個不及一尺闊的小弩弓，平放胸前，雙耳一動一動，全神監聽。

風亦飛沒有法子，走遠了幾步，忽地將布袋往一棵大樹擲去，沉甸甸的沙子布袋，呼一聲掠過空中。風亦樂神情一緊，拉動開關，小弩箭化作一道寒芒，筆直趕往兩丈多外正在空中的布袋，眼看要射中，豈知還是差了一點點，在布袋下掠過，射往後面的大樹。大半枝沒入了樹身內。布袋掉在地上，啪的一聲，風亦樂懊惱地道：「沒有可能的，怎會不中，怎樣練也射不中。」風亦飛安慰他：「有甚麼關係。那魔豹大得多了，你一定可以射中。」

風亦樂臉上泛起恐懼的神情，搖頭道：「不是的，那天和阿爹上山捕獵魔豹，不是也全神貫注，持弩待發，可是它快似旋風，只是黑影一閃，我便給它撲倒地上，後腦枕剛好撞在一塊大石上，若非阿爹，我──」風亦飛不想他勾起往事，道：「二哥，你知不知道城中來了個大人物？」

風亦樂一怔，待要答話，一聲女子的嬌呼，夾雜在混亂的雞鳴裏，不一會一位十八、九歲的妙齡女郎在一隻走脫的公雞後追趕著，向著他們走來。少女雖是村女裝扮，淡掃娥眉，可是自有一股高貴典雅的氣度，明眸皓齒，麗質天生。不要看風亦樂眼盲，反應之快連風亦飛亦感不如，趕了上去道：「青思，雞走了嗎？讓我來助你。」風亦飛哂道：「神箭大俠，你的弩還有一支箭，不是要改變目標吧。」

風亦樂不理風亦飛嘲諷，他一見慕青思，便連練習也放棄，豎起雙耳，徑自往亂跑亂跳的雞追去，驟眼看去真難知他雙目失明。慕青思來到風亦飛身旁，淺淺一笑道：「整天不見你，到哪裏去了？」風亦飛想起一天的遭遇，嘆了一口氣。慕青思何等細心，奇道：「甚麼事，為何一臉煩惱？遇上不開心的事嗎？」

風亦樂一邊捉雞，卻不忘偷聽，遠遠叫道：「啊！難怪我射不中，原來根本是你另有心事，所以隨意敷衍。」他對慕青思一言一動，特別關心。慕青思回頭看他一眼，失笑道：「休想有一點聲音能漏過樂大哥的耳朵。」她笑起來如盛放鮮花。可惜風亦樂看不見。

風亦飛隨口道：「慕老師還未回來嗎？」慕青思道：「昨天有人找他，請他往張家村看病，我看最快也要在後天早上才能趕回來。」

風亦飛沉吟了一會，抬起頭來，看著眼前這位美麗的少女，自七年前她隨父親慕農遷居村內，兩人便非常相得，風亦飛遇上心煩事時，總愛找她傾訴。風亦飛道：「假設你要為朋友做一件事，而這樣做卻會令另一個朋友不快，應該怎麼辦？」

慕青思想了想，柔聲道：「這確是個令人苦惱的問題，不過，假設能深一層去看兩件事的比重，何者為輕，我們便可以決定怎樣做，例如你偷了朋友甲的一隻雞，自然令朋友甲不快，可是這隻雞卻是用來給快要餓死的朋友乙，這便情有可原了。是不得已才這樣做嘛。」風亦飛精神一振，道：「我明白了。是不得已。」

風亦樂在遠處叫道：「青思，我捉著了。」公雞給他抓得拼命啼叫。

※※※

熊熊的火焰，顯得鐵隱的身形更是雄偉，鍛燒著的劍不斷給拋上半空，再落到大鐵砧上，讓大錘猛打勁敲。「叮！叮」離天明只有個多時辰了。風亦飛伏在一棵大樹上，心急如焚地等待著。金光在劍體游走不停，比之往日任何一次更光燦十倍。鐵隱今次會成功鑄造出心目中的理想神器嗎？風亦飛無暇多想，因為他的心全放在天明時與歐陽逆天在觀潮亭決鬥的宋別離身上。

時間一點一滴在溜走。焦慮像毒蛇般咬著風亦飛的心，甚麼獵人的冷靜都給拋到九霄雲外，鐵隱仍是那樣漫無休止地在工場中忘情地打造神劍。

※※※

宋別離從禪坐中醒轉過來。寅時未了，還有大半個時辰將天明。整個人的心神清平如鏡，一點波動也沒有，在刀鋒上活了這麼多年，多少次入死出生，勝敗生死早已看淡，每次當死亡臨近時，都令他對生命有更深一層的體會。

四周林木婆娑，在微微的曙光下格外清麗感人，他站起身來，望往半山處的一塊平地，一個孤伶伶尖頂的紅色小亭，獨自俯瞰著遠處的海和近處的山。觀潮亭。他和歐陽逆天決戰的地方。若能埋骨於此秀麗處所，也算不負此生。

※※※

鐵隱呆呆凝視著手中的劍，像以往一樣，金光流動了一段時間便色光暗淡，再不能轉回金色，根據師門自古秘傳，金光若能由光至暗，由暗轉光，如此來回往復七次，便可以煉成自古相傳具有玄靈異性的「靈烏劍」，若能駕馭，將可如傳說中御劍傷人的劍仙之流了。他長長嘆了一口氣，頹然放下劍，往後院走去，穿過後院，回到臥室，就在這時，輕微的足音從工場處傳來。鐵隱微微一笑，他早知道有人在窗外向他窺視，搖頭道：「這孩子！」

# 第二章 道消魔長

歐陽逆天卓立亭外，眼中神光閃閃，向悠然坐在亭內石凳上的宋別離道：「宋兄真是信人。」宋別離望往天上晨早的天色，道：「宋某一生裏幾曾幹過背信棄諾之事。」

歐陽逆天仰首長笑，宿鳥驚飛，山林震動，沉聲道：「少說廢話。」眼光在他身上轉了一轉道：「奇怪！宋兄之『悲天劍』從不離身，可是今番兩次見臉，總不見宋兄之劍，難道竟是由有入無，棄劍不用。」

宋別離知道歐陽逆天雖是為人高傲，卻絕非粗心大意之人，這樣說乃一試他的虛實，他為人光明磊落，即管是仇家，也不想欺騙對方，坦然道：「歐陽教主好說了，宋某之悲天劍隨身四十年，助我轉戰天下，三個月前與『大力鬼王』白芒的決鬥中，為其以兩截棍生生絞斷，不過，宋某的斷劍亦刺進了他的胸膛內，斷我劍者，理遭此報。」歐陽逆天道：「可惜可惜，宋兄『悲天劍法』名動江湖，當年歐陽某便曾受一劍之恩，沒齒難忘，今日若不能討教，確是遺憾，不如另訂約期，待宋兄求得名劍，再作一戰。」

宋別離心中一凜，這魔君當年性情暴躁，動輒殺人，今番再見，胸襟眼光大勝從前，令人驚異，想了想道：「今次宋某特來此地，正是聽說有兵甲派鑄劍高人隱居於此，可是有緣相見，卻無得劍之緣，令人惋惜，若非好劍，不如不用，當日斷劍之後，宋某沉劍大海，立下誓言，若非與『悲天劍』相符的寶劍，絕不再用，唉，名劍難求，你我一戰，勢在必行，動手吧。」

歐陽逆天仰首一陣長笑，髮鬚一齊豎動，全身衣接卻緊貼身上，兩眼射出凌厲光芒，深深望進對方眼內，形相威武。宋別離吸一口氣，苦修多年的真氣剎那間走遍身內的奇經八脈，歐陽逆天連指頭也沒有移動，可是已發出一股強大有若實質的殺氣，將他籠罩在內，現在即管逃也逃不掉，因為只要一動，氣機牽引下，歐陽逆天立時生出感應，對他施以雷霆萬鈞的殺著。兩人陷入至死方休的局面。

宋別離全身顫動起來，衣衫拂拂飄揚，獵獵有聲，跟著腳步緩緩移動起來，繞著歐陽逆天打起轉來。歐陽逆天雙目低垂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靜立不動。一動一靜，對比強烈。宋別離有苦自己知，他是在氣勢對峙上落了下風，故惟有以動作來消解對方利比鋒刃的精神和殺氣。假若歐陽逆天從此站立不動，他便要一直這樣打轉，至筋疲力竭而亡。

當宋別離轉至第七個圈，來到歐陽逆天背後時，歐陽逆天動了。他先向前跨出半步，身形微側向左方，臉卻向右方別轉過來。宋別離向後退了一步，擺開架勢，左手鶴嘴離舉，右手平放胸前，歐陽逆天這下動作雖只是一點點，卻包含了生生不息的奧妙殺著，將身後方圓十丈內的範圍包容在他的攻勢裏。

宋別離長嘯一聲，搶先出手，歐陽逆天的氣勢有增無減，若任由他蓄至圓滿時，不用動手他宋別離便要認輸投降，多年不見，這魔君已成為宇內最可怕的高手。歐陽逆天悶哼一聲，一閃身，鬼魅般來到宋別離身後。宋別離不慌不忙，轉身一拳向對方擊去。歐陽逆天「噫」了一聲，臉上泛起凝重的神色，原來宋別離這拳擊出，登時生出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慘烈味道。

歐陽逆天何等精明，一見宋別離的「拳意」，知道對方有了以身殉戰的決心，大凡像宋別離這個級數的高手，一旦以性命相博，威力將以倍數增強。歐陽逆天一面招架，一面向後退開去，同時大笑道：「估不到宋兄的拳腳功夫，一點不遜與手中長劍，不知宋兄是否早有傳人，若讓這絕學失傳於世，實在可惜。」

宋別離愕了一愕，想起昨日遇到的風亦飛，正是個好的人選。悲天劍法是他在山中苦思十年所創成的，這數十年來奔波各地，的確沒有時間找個合適的傳人，假設今日自己戰死於此，這套曠世劍法將會湮沒無聞，想到這裏，拼死之心，減弱大半。

歐陽逆天奸計得逞，發出一聲震耳長笑，右手化作漫天爪影，水銀瀉地般攻來，另一隻左手卻無聲無息的平劈過去，這是極度怪異的事，他的左手迅若狂風舞落葉，另一隻手卻緩慢而沉穩，活像兩隻手分屬兩個完全不同風格的人，可又偏偏由一個人使出來，使人感到非常不自然和難受。宋別離狂叫一聲，衝入漫天爪影，手指合聚成鋒，以掌作劍，使出「悲天劍法」十大殺招第一式「洞穿乾坤」，向歐陽逆天的左手刺去。

歐陽逆天轟然叫好，要知宋別離拼著受他右抓之擊，卻全力向他真正含有殺著的左手攻來，是宋別離高明處，因為宋別離氣勢已弱，敗勢一成，無有翻身之機，這一下死裏求生，是唯一圍魏救趙的方法。歐陽逆天沉哼一聲，收回右手，將功力集聚左手，化掌為拳，直向宋別離聚指成鋒的鋒尖擊去。

「砰」一聲清響，就像兩人以兵器相擊一樣，這一擊雖只一觸，卻是全身功力所聚，抵得平常高手百招以上，是精氣神和心理策略的全面交鋒。人影乍合倏分。歐陽逆天退開尋丈，全身陣青陣紅，獨門「逆天不敗神功」不斷運行。

宋別離向後疾退，一連十多步，來至丈許遠時，停了下來，微微氣喘，血氣翻騰。心下更是駭然，這一下試出了歐陽逆天比他原先估計有更大的進步，只可以用深不可測來形容，自己這些年來戒絕六欲，專心練武，豈知比起他來至少要低了一籌。要知宋別離是宇內罕有身負先天真氣奇功的白道高手，假若連他也不是歐陽逆天對手，便是白道當災的時間了。

兩人遙遙相對。歐陽逆天搖首嘆道：「宋兄這般高明，身負不世絕學，若是這樣埋骨荒山，的確可惜，若宋兄能立下誓言，答應以後無論直接或間接，均不干涉本人之事，可以放你一馬，意下何如？」

他並非是這樣好相與，只是見宋別離武功大進，足可與己有一拼之力，於是故作言語，只要宋別離一答應，氣勢立時減弱，他便可以乘機出手，在對方悔恨交集中，殺死對方。即管對方拒絕，也會向著這個方向想一想，生出求生之念，亦一樣可大剎對方以死殉道的勇氣，此人心腸之毒，舉世無匹。宋別離仰天大笑道：「縛手縛腳，生不如死，歐陽兄小心了。」

天地色變。兩人運聚功力，作最後一擊。「嗨！劍拿到了。」狂叫從山下響起，一個人影往這處奔來。歐陽逆天和宋別離兩人一動不動，連眼睛也不眨一下。這一刻誰敢分心。

來人奔行甚速，原來是風亦飛，手中握著把閃閃生光的長劍。他筆直向宋別離奔去，到了宋別離十多尺處，忽地慘叫一聲，一連向後退了三步，呼呼坐在地上，面色青白。

歐陽逆天冷冷一笑，將手收到背後，道：「有人給你送劍來了。」

他雖是臉無表情，卻是心中暗喜，適才兩人陷於對峙局面，他雖然勝面居多，但這種交手毫無轉折餘地，恐亦難免負傷，這種先天真氣造成的傷勢，將使他費上一大段時間才能復原。第二，宋別離初得新劍，必會因未能掌握劍性，發揮不出原有劍法的威力，致功夫大打折扣。第三就是宋別離一劍在手，信心大增，同時也生出求生之念。第四，他的逆天不敗神功不畏刀劍，只懼怕先天真氣那類奇功，對方用劍，他反而大有好處。所以讓宋別離暫時抽身，正是禍心包藏。

宋別離來到坐倒地上的風亦飛旁，拿起他的手，三根手指搭在他手腕的寸關穴處，臉上現出奇怪的神色。風亦飛遞起長劍，喘著氣道：「拿到了。」

宋別離何等胸襟，看也不看這把有關生死的寶劍，向風亦飛道：「你的身體內有一種極為奇怪的真氣，潛藏不動，一遇外力，便竄了出來，否則你剛才撞上我們布下的氣牆，早已七孔流血而亡。」跟著兩眉一蹙，道：「不過，這股氣完全不受控制，若任它竄流過心脈，輕則八脈錯亂，重則立時身死，為甚麼不早兩天遇上我，可惜呀可惜。」

風亦飛茫然把劍遞給他，道：「我不明白你在說甚麼，我身體一向很好。」宋別離長笑而起，接過長劍，舉在空中，全神貫注在劍體上。歐陽逆天雙目一閃，眼光越過三丈多的空間，忽地嘆道：「好劍！好劍！想不到世間仍有如此寶物，不過要來對付我，仍有未足。」

宋別離口中發出低吟，由細轉大，直至長鳴高嘯，聲震山谷，內中無限歡愉，失劍得劍，其中悲喜，唯飲者自知。風亦飛站起身來，眼中射出激動的神色，宋別離將是他一生中最崇敬的人，他願為他做任何事。

宋別離一振手中寶劍，寒芒暴射，天地陷進森嚴肅殺中。風亦飛吃過苦頭，忙向後退開。歐陽逆天臉上閃過驚異的神色，宋別離手中長劍發出的劍氣，猶勝他當年使用的悲天刃，不過，殺氣卻不及剛才，顯然他估計不錯，宋別離已生起求生之念，貪生怕死，人之常情。豈知宋別離非是為自己之命著想，而是希望性命得保，助風亦飛渡過難關。歐陽逆天老謀深算，也算不到這裏，因為他自己並非這種悲天憫人的俠士。

宋別離身子微微弓前，陣陣強大凌厲的劍氣，向歐陽逆天迫去。歐陽逆天那會讓他蓄滿勢子，狂笑一聲，左右手化作滿天掌影，向宋別離捲去。風亦飛呆在一旁，目瞪口呆，宋別離手中幻出萬千劍影，把歐陽逆天包裹在內，一時難知誰勝誰負，剎那間兩人交手已近百招。就像還未開始一樣，劍光掌影全部散消，剩下兩人遙遙對立。

歐陽逆天忽地向前踉蹌半步，臉上掠過一絲灰白，淡淡道：「劍好，人更好。」一提右手，只見從鐵隱處偷來的劍，給他拿在手中。風亦飛連歐陽逆天何時奪去長劍也弄不清楚。宋別離微微一笑，若無其事地道：「人死如燈滅，此劍既蒙歐陽兄看在眼內，便請拿去，只希望能放這小兄弟一馬。」原來他知道歐陽逆天為人毒辣陰險，風亦飛目睹他受傷，可能被殺滅口。

歐陽逆天向宋別離弓身一禮，正容道：「如此一言為定。這一拜是謝你當年一劍，使我拋開世間一切物欲，戮力潛修，致有今日成就，通向魔界極峰。」說完掉頭而去，山風拂袖，似欲乘風飄去。風亦飛撲上前去，興奮地叫道：「他走了！他走了！你打走了他。」

宋別離眼神一黯，嘴角牽出一絲苦笑道：「我五臟六腑全被震碎，大羅金仙也救不回。」血絲忽地從眼耳口鼻滲出來。風亦飛大駭，剛好扶著他跌下來的身子。

宋別離嘴唇顫動，似是有話要說。風亦飛湊上頭去，只聽宋別離道：「記著，是天靈穴。」頭一側，一代大俠，終於與世長辭。

※※※

蕭長醉一隻腳踏著椅子，另一隻腳悠閒地搖搖晃晃，嘴上吸著手中的長煙桿。一個人腳步浮浮地衝進居內，連續撞翻了好幾張椅子。最後撿了牆角的椅子坐下來，呆頭呆腦，雙目通紅，眼皮浮腫，悲憤交集，蕭長醉嚇了一跳，眯著眼走過來道：「乖乖不得了，平日給人割一刀眉頭也不皺一下的小飛，竟然弄至如斯田地。」風亦飛垂頭：「他死了，給人殺死了。」

蕭長醉嚇了一跳道：「誰死了？」風亦飛把臉埋在手掌裏，兩肩抽搐哽咽道：「宋別離大俠給那惡魔殺了，我親手把他埋葬的。」

蕭長醉臉色一變，脫口道：「以他的武功，誰能殺死他？」風亦飛沉沒在悲傷裏，一時沒有留心到他為何知道宋別離的高明，應道：「那魔君叫歐陽逆天！」

蕭長醉失聲叫道：「是他？他還未死嗎？」風亦飛終於注意到他的異樣，奇道：「蕭老頭，你不是說從未涉足江湖嗎？為何又知道歐陽逆天是誰？」

蕭長醉乾笑幾聲，含糊地道：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人不在江湖，亦不是身不由己嗎？我這長醉居人來人往。耳朵又不是塞著，總會聽到點東西吧。」諷刺的是現時偌大的居內只有他們兩個人。

風亦飛霍地站起來，臉上現出堅決的表情。蕭長醉奇怪地問道：「幹甚麼？」風亦飛斷然道：「找歐陽逆天算賬。」

蕭長醉故作不解地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風亦飛道：「他殺了──殺了我的朋友。」

蕭長醉一把按他坐下道：「一旦入江湖，便避不了槍頭刀嘴的生活，今日你殺我，明天我殺你，何時方休。來！這麼有志氣去送死，讓我敬你三杯酒。」滿滿為他斟了一杯。風亦飛遲疑道：「我不懂喝呀──」

蕭長醉哂道：「送死也送了，何況喝杯酒。」強要他喝一杯。一股火辣箭矢般射入喉嚨去，風亦飛頭腦昏沉起來，不斷喝著蕭長醉遞來的液體，開始時還是難以下嚥，後來則變成甘甜清美，喝到第五杯時，忽然一股熱氣由尾脊處升了上來，由脊骨直衝後腦的玉枕關，風亦飛劇痛下狂喊一聲，昏迷過去。

蕭長醉以為他不勝酒力，搖頭道：「想不到這樣牛般精壯的人，四杯就昏了過去。」跟著露出沉思的表情。眼中射出了恐懼的神色喃喃道：「那惡魔又再出世了，宋別離被譽為正道第一高手，也死在他手上，還有誰能制他。」

※※※

川南府。皇爺朱勝北皇府的大堂內。二個不怒而威、身材雄偉、氣勢非凡、年約五十來歲身穿錦袍的男子，暗自沉吟。日前在街上跟風亦飛動手的「追魂太歲」楊武和另一個虎背熊腰、骨格粗豪的大漢，侍立一旁，態度恭謹。楊武恭身道：「皇爺，未時了，歐陽宗主早應回來了。」語氣中帶有幾成幸災樂禍，要知他和身邊另一位高手戴虎一向以來在皇府中排行最高，地位尊崇，可是歐陽逆天一來。立時把他們兩人比了下去，怎不教他們氣憤。

戴虎冷笑道：「悲天劍宋別離被白道推崇為中原第一人。豈是好與，歐陽逆天多年前曾飲恨他劍下，七殺教煙消雲散。我看今次他能幸以身退，便上上大吉了。」他和楊武站在同一陣線，都希望歐陽逆天受辱而回。皇爺朱勝北乾咳一聲，微笑道：「歐陽宗主今戰必勝無疑──」

他還想說下去，歐陽逆天的聲音在大堂外響起，語氣平和地道：「歐陽某不負皇爺厚望，宋別離由今天開始，除名武林。」朱勝北仰天長笑，連說幾聲好，然後道：「本皇早知宗主定是旗開得勝，所以今晚備下酒宴招待，順便為宗主洗塵。」

歐陽逆天淡然自若道：「多謝皇爺厚待，不過本人要先回房內，打坐調息，今晚自會準時赴會。」朱勝北眼中閃過一絲奇怪的神色，道：「宗主請便。」像歐陽逆天這般高手，每日坐上一個半個時辰便足夠，除非受了內傷，才要增加用功的時間。

楊武和戴虎互望一眼，同時有悟於心，假設歐陽逆天能毫無損傷幹掉宋別離，那他們只好死了條心，可是現在卻燃起希望之火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模糊間感到給人背在肩上，在山路間顛簸而行，想叫，可是聲音來到喉嚨間，變成了困獸般的低吟。一般蝕心鍊骨的火熱，在他的丹田裏不住竄動，有時往上鑽，到了心房時停了下來，向四竄去，有時竄到丹田下的氣海，無論一動一靜，都帶來撕心裂肺的痛苦。

風亦飛雙目緊閉，以堅強的意志，對抗著這股能銷熔鐵漢的火毒，他直覺知道只要他一鬆懈下來，死神便不放過他，他不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，卻記起了宋別離的說話，指出他體內有股奇怪的真氣，若流過心脈，必死無疑。

時間一點一滴在龐大的痛苦中緩緩流動，徘徊在死亡邊緣，風亦飛模糊間感到給人從背上放了下來，幾隻溫暖的手扶到身上。一個似乎在遙遠的地方響起的聲音道：「早叫你們放心。三弟在樹林間跑得比猴子還快，兼且皮厚肉粗，不要說魔豹拿他不著，拿著也倒了胃口。」跟著聽到他母親風大娘道：「你給我少說一句吧，在蕭老板前失禮了，唉！這孩子不懂喝酒，偏要學人喝。蕭老板，喝杯茶吧，這麼遠的路，虧你送他回來。」

大姊風玉蓮的聲音道：「快扶他入房歇歇，看他的表情像很辛苦。」一隻柔軟的手摸上他的額頭，忽又縮回，風玉蓮驚叫道：「咦！這麼燙手，唉！誰教你喝酒的。」

風玉蓮一句無心之言，惹到蕭長醉作賊心虛地道：「好事要人教，壞事卻天成，好了！小老頭也要走了。」接著是一輪客氣的對答。

風亦飛很想叫出聲來，可是連動一動眼皮和手指的力量也沒有，偏又沒有昏迷過去，活受著痛苦的煎熬。糊糊塗塗裏給人放在床上，額頭給敷上冷水巾。人聲漸去，門關上。周圍寂靜起來，只有屋外的蟲鳴蟬唱。風亦飛身體內絕不平靜，火熱的氣流在身體內滔天巨浪般澎湃著，似要撕裂他的經脈，痛得他痙攣起來。忽然間火熱尖矛般直刺心房，風亦飛暗叫一聲完了，昏迷過去，全身由火熱轉向冰冷。

天地間事物極必反，當火熱陽氣去至極盡時，會化成陰寒之氣。陽氣進速退速，陰氣卻是進緩退緩，比之陽氣更是危險，風亦飛現在已一隻腳踏進了鬼門關內。

這裏風亦飛在死神的獰笑下掙扎，朱勝北皇爺府內卻是燈火通明，晝夜不息。主殿內正南和正北兩個主客位坐了朱勝北和歐陽逆天，兩旁的席位分別是當地主班的知府莫心言大人、川南府首富唐登榮、朱勝北的兩名主將「追魂太歲」楊武和「奪命邪神」戴虎，以及另外幾位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，氣氛熱鬧。

酒過三巡後，侍女川流般獻上美食，眾人放懷大嚼起來，只有歐陽逆天酒不沾唇，筷子不動。朱勝北奇道：「歐陽宗主，莫非是食物不對，這裏聘有從京城請來的第一名廚張妙手，你即管盼咐下來，只要不是龍肝鳳膽那一類傳而未見的東西，保證可立刻弄到。」歐陽逆天臉無表情地道：「皇爺費神了，這數十年來本人潛練武道，戒絕飲食之欲，每天只進鮮果數枚，便已足夠。」

財主唐登榮奉承地笑道：「果然是當代高人，連飲食也是非同凡響，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若是這樣，恐怕不要說數十年，就算數日也一命嗚呼了。」眾人笑了起來。「奪命邪神」戴虎忽地站了起來向朱勝北道：「皇爺，小人久聞歐陽宗主大名，今日有緣相見，怎能放過請益機會，還望恩准。」

朱勝北一皺眉，他何等精明，一看戴虎神情，知道新舊人間生出權力和地位的傾軋，剛要好言解圍，歐陽逆天仰天長笑起來道：「好！好！後生可畏，想我歐陽逆天二十年前，江湖人聞風遠避，今日畢竟不同了。」戴虎抱拳道：「宗主言重了，晚輩麤疏教益。」言語雖是客氣，卻帶有明顯挑戰的味道，一提放在一旁的長槍，大步走到殿心。

朱勝北一來想看看這位千請萬請弄回來的黑道霸主，究竟有何驚天藝業，另一方面也想他露上一手，鎮住府內高手，日後好齊心合力，並謀大業，肅容道：「歐陽宗主，這件事由你作主，不過還望點到即至，免傷和氣。」說完向戴虎打了個眼色，表露出這只是場面話，要他不用介懷。

戴虎見皇爺鼓勵，大為振奮，手中長矛幻出千道金光，大殿一時間殺氣騰騰，寒光飄閃。歐陽逆天微微一笑，不見任何動作，身影一閃，鬼魅般離席而起，站在戴虎矛尖前三丈許處。眾人屏息靜氣，緊張地等待。坐在席上作旁觀者的另一高手楊武，卻是大吃一驚，他已是第二次目睹歐陽逆天出手，第一次在鬧市中見他破開轎頂，突擊宋別離，現在則是第二次，便每一次都看不清楚他的身法，試問連敵人怎樣動作也看不真，還如何動手，不禁暗自慶幸站在場中的不是自己。

戴虎站在場中亦是一陣心寒，而且歐陽逆天雖在三丈之外，可是一對眼神罩定了自己，而自己則似乎沒有一點動靜──包括毛孔的顫動、呼氣的強弱，能瞞過對方，有種赤裸裸的難受感覺。不過現在勢成騎虎，怒吼一聲，運集全身動力，宛如馳雷掣電般向歐陽逆天衝擊。

朱勝北眉頭大皺，這哪還是宴中較技，分明是以生命相搏。其他人沒有那種眼力，見到戴虎威武萬狀，忘情喝起采來。戴虎的矛以精鋼打製，長度只有六尺，比平常的矛要短一半，反而予人一種實用凌厲的殺傷感。瞬眼間，有力和穩定的腳步使他迫近至對手身前十尺處。

歐陽逆天凝立不動，忽地閉上雙目，手負身後。眾人驚得叫了起來。戴虎暴雷般一聲大喝，矛尖向對方胸前要害力挑過去。有若閃電。眼看血肉飛濺。歐陽逆天動了，一動，他已來到戴虎的左側，鐵矛刺空，戴虎眼前一花，失去對手影蹤，剛要變招，鐵矛紋風不動，原來槍尖給歐陽逆天的手抓著。他的手晶瑩通透，色白如雪，手指修長優美，就像一隻來自魔界擁有異力的神手。

戴虎大驚失色，遠力一抽，長矛應抽而脫，剛要連打，一股大力從矛上傳來，戴虎雙手有如觸電，幾乎鬆手棄矛，剛堅持過去，另一波力道從矛上傳至，胸口如遭重擊，支撐不住，一步一步向後退去，退了七步半，才化去力道，收住勢子，胸口急起急伏，狼狽不堪，以他的身手，居然一個回合便吃了敗仗。

朱勝北大喜站立，打圓場道：「兩位令人大開眼界，請回席繼續今晚的節目。」楊武雖是旁觀者，臉色卻不比戴虎好看，因為歐陽逆天剛才鬆開矛頭後，竟然能將兩股不同的真力留在矛身，待自己退回席內後，第一股內力才傳到戴虎持矛的手上，令戴虎幾乎鐵矛墮地，跟著第二股力道，又令戴虎向後一連退了七步半，當場出醜。這種留下力道、延遲少許才分先後襲敵的功夫，真是聞所未聞，登時襟若寒蟬。

豈知歐陽逆天本人也大不好受，他本以為第一股力道足可讓戴虎當場棄矛，第二股力道要他退後八步，但戴虎矛既不脫手，又退後少了半步，知道宋別離刺中他天靈穴一劍，雖是皮破之傷，可是劍氣已浸入穴內，破去了他至少五年的功力，可能還留下一些難以預測的後遺症，於是登時起了閉關之心。

戴虎僵在當場，臉上陣紅陣白。朱勝北怕他落不得台，向他道：「戴老師，讓本皇敬你一杯。」戴虎毅然向歐陽逆天弓身道：「宗主武功蓋世！獨步天下，戴虎拜服。」

朱勝北大喜道：「好！好！讓我們連乾三杯。」戴虎回到席上，宴會繼續進行。歐陽逆天道：「皇爺，今早本人自悲天劍客宋別離處，得來一劍，想轉贈皇爺。」

朱勝北笑道：「怎敢受！怎敢受！宗主有緣得到，還請自用，但既能入宗主法眼，必是非凡之物，則要一看究竟。」歐陽逆天淡淡道：「本人自習逆天神功，早入無器勝有器之境，皇爺不要推辭。」伸手取出長劍。

自有人將長劍遞上皇爺。朱勝北看了一會，神情一動，向眾人道：「這裏有位鑄劍大師，說到鑒別寶劍，捨他其誰，來人，請『神仙手』宗丹先生。」知府莫心言責怪道：「皇爺，這就你不是了，這樣一位人物。怎不早請他共來一敘。」

朱勝北道：「莫大人有所不知了，這位宗丹先生技絕天下，卻不喜熱鬧，終日躲在鑄劍室內，謝絕一切應酬，若非論劍、本皇絕不敢勞他法駕。」

不一會一個人走入殿內。來人身形高瘦，兩頰深削，眼睛挺有神采，使人感到乃非凡之士，身上一襲長衫，頗有幾分道骨仙風。朱勝北道：「宗先生，今晚請大駕出來，是想憑你的一對銳目，鑒別一把寶劍的質素。」宗丹淡淡一笑道：「四十年來，我見盡所謂著名寶劍，但真正當得上寶劍之名的，不出三把，世人每喜誇其談，殊可笑也。」

朱勝北長笑道：「人來，將這劍拿給宗先生，看看這是否宗先生看得上眼的第四把劍。」當即有人拿劍過去。眾人都大感興趣，想知道宗丹如何品評。

歐陽逆天心中不大舒服，以他武林宗師的地位，說出來的話自是一言九鼎，這宗丹語帶驕傲，一副不把他看在眼內的神氣，使他不喜。不過他人極陰沉，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來。宗丹接過長劍，仔細品評，他看的方法極端奇怪，舉高放低，又不斷用手指彈動劍身，發出一下一下的金屬鳴聲，清音餘韻，非常好聽。眾人緊盯著他，看他有何話說。

宗丹臉上不露半點聲色，忽地將劍平捧胸前，仰首望天。眾人正不知他所為何事，宗丹長嘆一聲，跟著又長笑起來，聲音隱帶氣震，可知他也是高手一名。宗丹仰首道：「師兄師兄，你終於找到了。此物隱帶劍罡，非爾何人能成。」這幾句話沒頭沒腦，眾人都大惑不解。歐陽逆天卻知他是識者，因為，若非此劍有罡氣，宋別離也不能以先天真氣催動來傷他。

朱勝北奇道：「宗先生是否有特別的發現？」宗丹眼光連閃，射出熱烈渴望的光采，大異於先前的冷漠，好一會子才平復下來，道：「皇爺，請恕宗某失陪。」

眾人大為不滿，楊武道：「宗先生未說出心中之言，怎可就此拂袖而去。」宗丹道：「宗某認出此劍為誰所鑄，可是其中牽涉到敝門一個歷代相傳的秘密，請楊兄放過小弟。」

歐陽逆天神情一動，道：「宗先生是否兵甲派的傳人。」宗丹首次露出注意的神情，向歐陽逆天拱手道：「敝派每代只傳兩人，所以名不顯於江湖，宗主真是見聞廣博。」

歐陽逆天仰天長笑：「如此，這劍當為貴門另一位傳人所鑄，只不知比起閣下，鑄術誰高誰低。」宗丹臉上泛起驕傲的神色，冷然道：「此事只有留予公論。」跟著向朱勝北道：「皇爺，請容宗某告退。」

眾人望著他的背影，大不是味兒，他欲語還休，說及這個以鑄劍獨步武林的門派，勾起了眾人的好奇心，而且，他始終沒有直接說這把劍是好是壞。朱勝北向侍從打個手勢，輕聲道：「請宗先生在書房等我，本皇宴後即來。」說完臉上現出一個高深莫測的微笑。他想到了甚麼？

# 第三章 魔豹疑雲

「砰！砰！砰！」夜深人靜。震天動地的鑼聲在雲上村村尾處爆響起來，不一會蔓延到每一個角落，整條村翻騰起來，睡夢中的人驚醒過來，無論老少男女，拿起放在身旁的刀叉矛箭，湧往鑼鳴的方向，「魔豹！」「魔豹出現了！」

村人早有約定，每家備有銅鑼，遇有魔豹來襲，立即鳴鑼示警，守望相助，風亦飛同時醒轉過來，心中一股熱血湧起，竟然坐了起來，睜開眼睛，屋外火把熊熊，所有人都往村尾的方向走去；雖仍頭疼欲裂，可是能重新動彈，已是天大的喜悅，他不知這鑼聲來得合時，救回了他一條小命。

只要知道方法，人體內的真氣是可以用意志駕御的奇異氣流，假設他一直昏迷下去，陰氣愈盛，陽氣愈退，便會無聲無息地死去，這一陣鑼聲恰好喚醒了他的神志，而魔豹正是他刻骨銘心的事物，使他身體內陽氣復回，抵銷了陰寒之毒，做成一個暫時的平衡，故能坐起身來。房外傳來物件跌倒的聲音，二哥風亦樂焦急叫道：「袖珍弩在哪裏，在哪裏？」風玉蓮叫道：「在那裏嘛，看你急成那樣子。噢！娘，你不要出去──」

風亦飛站起身來，一個踉蹌又跌倒地上，心中叫道：「為甚麼你這畜牲偏要在這時間來？」在火把閃動的光芒下，山野被照得火紅一片，村民們持刀提矛，向著村尾的惡獸林湧去，若潮水湧往沙灘。村尾住的除了鐵隱外，另一家是何寡婦和三個兒子。村民趕至時，雞欄已被撞個稀爛，十多隻雞狼藉地陳屍地上、血跡一直往惡獸林而去。

眾村民面面相覷。何寡婦站出來道：「我們正在睡覺，忽然欄內的雞亂叫亂跳，出來就是這個樣子了。」村長李昆道：「有沒有見到那條畜牲。」

何寡婦的大兒子道：「太快了，甚麼也看不到。」以狩獵為生的祈大叔蹲在地上研究泥土上的足跡，沉聲道：「看來不太像，不像豹的爪印，可能是野豬來覓食。」

村長李昆凝重地道：「無論如何，也要舉行祭豹的儀式，以往三年我們每年都祭豹，獨是今年沒有。」驚懼的村民一齊點頭稱是。

次天早上。風亦飛來到廳裏，只有風大娘一人坐在椅上，不知在想甚麼。風亦飛垂頭道：「昨晚──」風大娘搖首道：「昨晚怎睡得好，那畜牲一來，便有災禍了。」

風亦飛其實只是想為自己昨晚飲醉的事說上幾句好話，但風大娘被魔豹重臨的威脅所困，反而丟淡了他的事。風亦飛暗叫僥倖，腳步往大門移去。風大娘臉色一沉，喝道：「到哪裏去，我還未──」風亦飛腳步不停道：「娘，不要想這麼多了，我要往城中收錢。」

風大娘叫之不及，氣道：「這孩子，真是。」風亦飛還未走到村中的祠堂，遠遠看到祠堂前的空地聚集了數百村民，一個大祭台搭了起來。台上有位身形修長的儒衣老者，五柳長鬚，自有一股出塵脫俗的氣度，在台中讀著祭文。風亦飛喜叫道：「噢！慕老師回來了。」風玉蓮、風亦樂等雜在人群裏看熱鬧，風亦樂旁立了個俏佳人，一見風亦飛，立時招他過去，巧笑倩兮，正是慕農的女兒慕青思。

兩名青年見風亦飛走來，忙迎上道：「小飛，這幾天滾到哪裏去了。」風亦飛見是村中的好友阿海和阿貴，走上道：「幹甚麼？」

阿貴身材短小精悍，生性樂觀，促狹道：「還不是見你失蹤多日，以為你死了，所以祭上一祭。」風亦飛氣結，旋即明白：「哦！早應想到，是祭豹啊！」

他的腦筋還不太清醒，四肢疼痛，一時省不起昨晚的事。阿海氣鼓鼓地道：「照我說，應把搭祭台的精力省回，改去獵豹，唉，昨夜我們幹足了一晚。」阿貴人較細心，細看風亦飛的臉色，驚道：「小飛，你的臉為甚麼這樣難看。」

阿海也叫了起來，事後聰明地道：「我早看出來了，最好讓慕老師給你看看。」風亦飛道：「不！還有很多事幹。」

阿桂道：「病向淺中醫，你也不想明年今日我們祭豹般接你吧。」風亦飛仍想抗議，給兩人一左一右架了起來。這個病是看定了。

慕農把完風亦飛左手的脈搏，又探右手，如此反覆幾次，臉上現出了凝重的神色，長身而起，走到窗前，望往外面婆娑的竹林。風亦飛知道每逢慕農思索時，都是這樣，眼光四處溜覽。這是慕農的書齋，陳設簡雅，牆上接了一把形貌高古的四尺長劍。村中的青年間盛傳慕農是個退隱山林的武林高手，但卻從沒有人敢直接向他求證。慕農的儒者風姿，從容淡薄，都使人生出敬畏之心。

慕農搖了搖頭，嘆氣道：「蕭長醉，蕭長醉，你知否險些害了一條性命，不過這也好，總算把熱毒引發開來，勝比以往潛伏不知。」轉過身來道：「你快些告訴我，在山間採藥時，有沒有甚麼特別的遭遇，例如服食過甚麼奇怪的東西？」

風亦飛想了想，搖頭道：「沒有吧，我每天都吃上些花草，試其藥性，不過都立時吐出來的，唉！真想不起來，慕老師、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？」慕農拈鬚微笑，他每一個動作都風神優美，令人生出孺慕之情。

慕農道：「你身體內有種奇怪的熱毒，在丹田和氣海間滯留不消，換了是普通人，早便七孔流血，一命嗚呼，可是你的體質非常特別，竟然把這股熱毒逐少吸收入體內的精氣裏，所以熱毒潛而不發，當然，假設這熱毒竄入心脈，華佗祖師復生亦無法可施，蕭長醉給酒你飲，酒性剛烈，引發了熱毒，幾乎要了你一命。」風亦飛嚇了一跳，呻吟道：「現在怎辦？」

慕農微笑道：「教你一個呼吸的方法，每晚臨睡前和早上起來，都做一次。三天後再來見我。」風亦飛性命攸關，連忙點頭答應。慕農詳細說了打坐的姿勢，道：「呼吸貴在似有若無，才能不落下乘，留心了，一吸由背脊督脈上頂門，二呼由頂門下任脈──」

風亦飛閉上眼睛，凝想著體內的氣流轉動，走遍任、督、帶、陽脈、陰脈等奇經八脈，全身暖洋洋，說不出的舒服，他不知慕農教他的是道門正宗上乘法門，令他奠下日後的根基。慕農道：「記著調息時一定要心息相依，勿忘勿助，堅持正覺，心死神活。」又詳細解釋一番。他早放下爭霸江湖之念，打算不收徒弟、這下為了救人，反而傳了風亦飛上乘心法。

風亦飛離開了慕農書齋，精神奕奕，頭痛全消，只走了兩個多時辰，便來到川南城，他此來名為收錢，事實上卻茫無目的，街上行人如昔，教他哪裏去找那盜藥青年。想到這裏，腦筋立時活動起來，他雖本性善良，卻絕非愚魯之人，只是長居深山，缺乏處世經驗，這數天接連發生的事，啟動了他的靈智，他首先推想，這少年樣貌如此俊俏可愛，又頑皮愛玩，定是城中的「著名」人物，人人認得，當然，假設沒有人認識這少年，那便代表他只是路過此地。

當日他在病除軒從風亦飛手上搶去草藥，藥店的老板和那小伙記，當然認得他是誰，一問便知，風亦飛大為興奮，忙往病除軒走去。冤家路窄，剛轉出街角，迎面便見那搶藥少年一蹦一跳向他走過來。風亦飛看到他的同時，他亦看到風亦飛。兩人同時一怔。風亦飛怪叫一聲，向他奔去。那少年呆了一呆，尖叫一聲，回身便跑。

風亦飛何等迅捷，眼看追上，忽然迎頭有兩名大漢閃了出來，恰好攔住去路，非常無禮。風亦飛心切追那少年，豈會計較，一側身想從兩人身旁溜過，但那兩名大漢亦把身軀移了一移，依然擋著去路。青年借這點緩衝時間，轉入一道小巷，消失不見。風亦飛望向兩名大漢，他們臉上接著不懷好意的笑容，冷冷地望著他。在此同時，四面八方都有大漢圍了上來。

風亦飛冷靜一看形勢，每個去路都給人封鎖起來，獨在左側留下了一處空隙，若非自己臨危不亂，也不易察覺。他按撩著逃生的喜悅，作了個向右側衝刺的假身。眾大漢低叱一聲，一齊動作。風亦飛倏地改變方向，閃電般從空隙處一衝而去，逸出重圍，恰好見到眼前有條橫巷，風亦飛毫不猶豫，奔了進去，估量以自己縱躍如飛的身手，對方怎也追不上自己。

狂奔了不到小半刻鐘，巷子到了盡頭，原來是個死胡同，剛要越牆而去，異變已起。十多名大漢同時在兩面牆邊現身出來，把四周上下圍個密不通氣，來個瓮中捉鱉。風亦飛立時明白，剛才大漢在街上圍迫他時，是故意露出空隙，讓他從一個陷阱逃往另一個陷阱，這其實很難怪他，因為到底缺乏江湖經驗。

風亦飛一咬牙，從那急就章的原始劍鞘中，抽出長劍，向來路衝去。眾大漢知他的劍鋒利，紛紛抽出武器，一時殺氣騰騰。一名矮壯大漢躍下牆來，手持鐵鑄短棍，迅速迫近，驀地擊出。風亦飛一劍劈擊，正中棍頭，他雖從未習武，可是資質過人，整天在山中與猴兒嬉戲，甚麼招數未見過，兼之吸收體內熱毒，自然而然化為體內精氣，已到達了武林人夢寐以求進軍先天真氣的初步階段，所以劍勁自然有力。

劍棍相交，火花進現。持棍大漢武功高明，怒喝一聲，變招攻來，剎那間連續十八擊。風亦飛連擋他十八下，去勢完全被阻，退回死角內。持棍大漢並不迫近，把鐵棍拿視察，臉上現出驚異的神色，他的棍以上佳鋼粹焠煉而成，現在居然清清楚楚多了十九道劍痕缺口。風亦飛嚴陣以待，毫不氣餒。

持棍大漢眼光望往他的長劍，精光閃爍，夷然無損，而且適才風亦飛施劍時，一股股冷冽的氣流，在空中滑溜而過，似乎是傳說中劍氣一類東西，幸好對方不懂運用，否則自己能否全身而退，亦是問題，這等寶劍確是罕有。持棍大漢止住要衝下來的其他大漢，向風亦飛點頭道：「小兄弟手中利器確是非凡，本人『瞞天棍』夏其陽，今日來此只問你一句說話，老實回答了，即時放你歸去，此後各不相干。」

風亦飛見這夏其陽人如其棍，乾淨利落，大生好感，點頭道：「問吧！」夏其陽一指他手中長劍道：「鑄此劍者現在何處？」

風亦飛斷然道：「動手吧，絕不會告訴你。」夏其陽一看對方堅毅的神情。知道事無善罷，眼中凶光畢露，一步一步向他迫過去，其他大漢齊振手中兵器，形勢一髮千鈞。「停手！」隨著一聲輕喝，一位高瘦的中年人，從巷的另一端現身出來，他的身影很快，才見他出現，已到了夏其陽的身後。

那人微笑道：「有種！臨危不屈，異日前程無可限量。」風亦飛仔細打量了對方一遍，在山野裏，捕獵猛獸，最緊要是掌握對象的特性和習慣，才能針對弱點，定下計策，這時形勢危急，他自然而然用上了這慣用的一套。

風亦飛有種野獸般的直覺，就是對方並不是個蠻不講理的人，而且看其他人的神態，這後來者應具有最高的地位，坦然道：「閣下強人所難，那是君子所為？」他在村間常跟慕農認字念書，說起話來倒冠冕堂皇。

那人從容道：「小兄弟不說便罷了。」向其他人道：「我們走。」轉身便去。

風亦飛怎估到雷聲大，雨點小，如此草草收場，叫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人頭也不回道：「記著了，我就是神仙手宗丹。」

風亦飛來到病除軒前，腦中仍是亂成一片，他終究江湖經驗淺薄，一點摸不清神仙手宗丹那批人目的未達，為何卻輕易放自己離去。踏進病除軒，陳老板正為一名中年女人執藥，小伙記坐在一角，捆藥分類，見他人來眼中射出特別的神色。風亦飛有事求人，立在一旁，想起當日這陳老板的嘴臉，心下惴惴。

豈知陳老板一看到他，立時換上笑臉，放下工作，拿了一袋東西過來，道：「風兄弟你好，錢在這裏。」將沉甸甸的銀子塞在他手裏，風亦飛呆道：「我──我的藥給人搶了。」秤一秤手上的銀子，最少有五六兩銀，那足可買六至七倍他交來的分量了。

陳老板一反常態恭敬地道：「你的藥，交來了。」風亦飛道：「也不用這麼多錢。」

那小伙記在一旁怪聲怪氣地道：「現在時世不好，百物定貴，一切都漲價了。」陳老板責備地看他一眼，轉過頭來堆出笑容道：「風兄弟，拿錢回去吧，代我問候風大娘。」

風亦飛糊裡糊塗步出病除軒，糊裡糊塗走出城門，往雲上村走去。這幾天發生的事太出乎他生活的範疇，使他如在夢中。

穿進一個樹林後，忽有所覺，想了一想，閃身沒入林木內。不一會，一名少年躡手躡腳現身出來，四處看視，似乎為失去風亦飛的蹤影煩惱。三丈外傳來一聲輕響。少年臉現喜色，向著聲響的來源走去，轉過了一叢雜草，忽然驚叫起來，腳上一緊，嘩啦嘩，整個人給倒吊在半空中。他頭上的帽子跌了下來。奇景出現。隨著帽子的墮下，一頭秀髮散垂下來，就像一道瀑布在空中灑下。

少年尖叫道：「放我下來！」努力想彎起身體，可是吊在空中毫不受力，立時搖搖晃晃，秋千般蕩來蕩去。風亦飛走了出來，神情不比對方少半分震駭，看著這隻給樹藤吊起的獵物，吶吶道：「原來竟是隻母的。」

少女氣得尖叫一聲，道：「甚麼公的母的，快放我下來，讓我拆了你那一層皮。」風亦飛奇道：「既然要拆我的皮，為甚麼還要放你下來。」

少女氣得俏臉通紅，索性放軟身子，不再出醜掙扎。風亦飛這時才看清楚她的模樣，只見她俏麗絕倫，眉目如空雨靈山，尤其動人的是她在明媚中另有一股溫婉的氣質，綽約動人，分外扣人心弦，一時看得呆了起來。少女緊合櫻唇，氣得天也塌了下來。風亦飛向她走近，想將她放下，少女尖叫道：「不要過來！」

風亦飛好心遇雷劈，他亦是少年心性，氣道：「好！我看你怎樣下來。」心想換了是自己，只要使勁蕩上幾下，攀附上附近的樹，其難自解。少女倔強地道：「你走，我不要你這壞人在看我。」

風亦飛氣道：「好，我是壞人，你是搶人東西的好人，那麼失陪了。」轉身便去。

看著風亦飛的背影逐漸消失在林木間，少女幾次想張口喚他回來，都欲叫還止，最後氣得尖叫一聲，但那壞人已聽不見了。少女並不驚惶，她終究有武功底子，剛才事起倉促，一時手忙腳亂，其實要解開腳上的結子應該可以辦到。

正要行動時，一名男子大模大樣地走出來。少女嚇了一跳，以為是那壞人回心轉意，回頭來向她賠不是，一看之下，原來是另一個人。這人三十來歲，灰布長衫，蓬髮亂鬚，一副窮途潦倒的模樣，眼睛似閉非閉，神情似笑非笑，令人虛實難明。他活像睜眼盲人，橫衝直撞地走過來，眼看要碰到倒掛著的少女。

少女忙尖喝道：「喂！你。」那人嚇了一跳，撫著心口連退數步，跟著驚奇地弓身細視少女垂下的身體，由上望向下，由腳望落頭。少女窘迫萬分，怒道：「看甚麼！」

那人又嚇了一跳道：「這位小姑娘如此凶，哦！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和你練這種倒掛金鉤神功的關係，一切也倒轉過來，倒行逆施，神功自成；倒行逆施，怪不得這麼凶。」少女又好氣又好笑道：「誰有時間和你瞎纏，我練功練累了，不想花力解開吊索，看你人還老實，就讓你給我來解吧。否則小心我倒行逆施。」

那人驚叫道：「不！不要對我倒行逆施，來讓我看──」伸手便想去碰少女腳上的結。少女驚呼道：「不！不要碰我。」

那人呆道：「不碰你怎樣解索。」少女氣得雙眼翻天道：「解另一頭呀！」

那人如夢初醒，走到樹那一邊，花了半天工夫，笨手笨腳下，才放了少女下來。少女一聲多謝，掉頭就走。那人追上來道：「小姐！我為你做了這麼多工作，功勞沒有也有苦勞──」少女不耐煩地轉身道：「你想怎樣？」她在風亦飛處受了一肚氣，現下又給這古怪的人纏著，不光火是很好脾氣了。

那人上下打量著她道：「小姐氣質高貴，一定出身大富人家，我田仲謀落難此地，還望能高抬貴手，賞份甚麼總管主事的差事我，小人就感激不盡了。」少女嘩然道：「好大的胃口，看你剛才笨手笨腳的樣子，到我阿爹的鹽場幹份粗活倒差不多。沒時間和你說廢話了。」一聲再見，揚長而去。

那自稱田仲謀的人在後高呼道：「到了鹽場，我說是誰介紹的？」少女高呼道：「就說是本小姐吧！」

田仲謀一臉狐疑，喃喃道：「本小姐，哪有這樣的怪名字。」這時風亦飛到了蕭長醉的長醉居。蕭長醉一見他來，臉上泛起奇怪的神色道：「咦！估不到你昨夜才爛醉如泥，今天居然生龍活虎，來，再喝三杯我看看，讓我造就出另一個酒林高手。」

風亦飛嚇得搖頭揮手道：「唉！蕭老頭，你差點累得自己以後也沒有龍尾根浸酒喝了。」蕭者頭愕然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

風亦飛悠悠坐下道：「慕老師說我體內藏有一股熱毒，不斷積聚，一過了某一個上限，火熱攻心，立時死亡，幸好少爺我體質過人，將熱毒一點點化進精血內，變成真氣，否則早一命嗚呼，你昨天灌我喝了幾杯，引發了熱毒，不是差點害了我嗎？」蕭老頭臉色一沉道：「那老色鬼教了你些甚麼？分明是要我面上不好看。」

風亦飛奇道：「老色鬼？誰是老色鬼？」蕭長醉暴躁地道：「我在問慕農那老傢伙教了你些甚麼？」

風亦飛露出謹慎的神色道：「應不應該告訴你呢──」蕭長醉換過一臉陽光般的笑容，一把摟著風亦飛肩頭，以最真誠的語調道：「一世人兩兄弟，有甚麼事不可說，快告訴我，保證你有益無損。」

風亦飛看了看這麼老的「兄弟」一眼，嘆了一口氣，將慕農教的呼吸方法，告訴了對方。蕭長醉跳了起來，仰天一陣咬牙切齒，轉頭毅然道：「小飛！我教你一套手法，每天早、午、晚練一次，包保比那老傢伙教的有效得多。」他硬要風亦飛多練一次，否則便不安樂。風亦飛像是第一次認識這個人，指著他道：「你真是武林高手，那天宋大俠早看出來了。」

蕭長醉露出一絲傷感的神色，道：「宋別離是非凡脫俗的人物，那天只看我寫的牌匾，便推測出我的武功路子，哲人早逝，令人惋惜。」跟著精神一振，做了幾下手法道：「我這一手是由我『煙桿十三手』第一式變化出來，你不要以為只是一些簡單動作，其實每個動作也牽涉到體內真氣的運轉，精氣神的配合，你看清楚了。」風亦飛聚精會神，這樣的機會，怎肯放過。

風亦飛回到家時，已是黃昏時分。家中非常熱鬧，阿貴阿海和另幾位青年玩伴，都走了過來。風亦樂大模大樣，帝皇般坐在椅上，手中卻做著江湖術士的勾當，拿著龜殼在空中猛搖，銅錢在內滾動發響。眾人精神凝注，連風亦飛回來也不知道。

封排了出來。風亦樂乾咳一聲，以最權威的語調道：「這枝是游魂封。自身動，顯示有變，這應了你往鹽場工作，開始新的生活。噢！」臉色微變。眾人大為奇怪，紛紛追問。阿貴身為求封者，更是緊張，以最謙卑的語調道：「樂哥，怎麼樣了？」

風亦飛在這時插入道：「不用說了，一定是他看到你飛黃騰達。妒忌得臉色也變了。」所謂英雄慣見是常人，他一向對二哥風亦樂的封理毫無信心。眾人無暇理他，注意力集中在風亦樂身上。

風亦樂沉吟片晌道：「這校封動而化絕，又是游魂封，所謂魂游怎回鄉，阿貴這次你往鹽場工作，恐非吉事。」

阿貴猶豫道：「沒有那麼嚴重吧，這麼辛苦才央人求得這份工作，而且鹽場又不是龍潭虎穴。」

眾人同時附和，說實在的，占封對他們只是一種遊戲，好話聽上兩句，到了這種時刻，眾人一哄而散。

風亦樂臉色深沉，還為方才的封象擔心。

風亦飛道：「二哥，留些精神想想隔鄰的慕小姐吧，你的封有哪次是準的。」

風亦樂剛要抗議，忽地神情一怔，把臉移往門口的方向。美麗可人的慕青思，盈盈立在門後，手中拿著一包藥，道：「大娘在嗎？我弄了藥來給她，爹說有舒筋活絡的神效。最合她現在的情形。」

風亦樂不知對方有沒有聽到風亦飛先前那句話，耳根紅了起來。恨不得掘個地洞鑽進去，愈深愈好。風亦飛也有些手足無措，慌忙接過藥來。到慕青思去遠了，風亦飛回過頭來，只見風亦樂臉上一片愛慕之情，心中嘆了一口氣，自己的二哥若非盲了，那有多好。一定要殺了那魔豹。

次天太陽出來前，風亦飛起來練功，先依慕農的方法呼吸了數百遍，又照著蕭長醉的手法練起上來，只覺心與神會，歡欣無限。他的視力出奇地清晰，遠遠近近，甚至林木間飛動的小蟲，亦不能瞞過他的眼睛。傳進耳朵聲音亦比前豐富和有層次了許多。

風亦飛心情振奮拿起藥籮，要往山上採藥，可是腳步來到鐵隱鑄劍室的樹林前，不由自主停了下來。

「叮！叮！」打鐵的聲音傳了出來。他便是那個怕大人責怪做錯了事的小孩，想回家卻又不敢回。風亦飛天人交戰，最後嘆了一口氣，往鐵隱的工場走去，到了工場門外，勇氣消失，靈機一觸，解下竹籮，取出長劍。走往較遠的樹林，伐木破柴起來，他每一劍劈下，柴木都從中裂開，從心所欲，一時忘形起來，長劍閃電從不同角度斷樹開柴，立時枝木四飛，從中他似乎掌握了一些運劍的心得。但只是模糊不清。

用樹藤捆了兩大紮柴，風亦飛惴惴然步進鐵隱的工場，叫道：「大叔，柴來了。」

「叮！叮！」鐵隱背著他打鐵，全無反應。

風亦飛放下柴枝，手足無措，想了想，醜婦終須見家翁，於是道：「我知道是做錯了事，把劍拿了去，不過──不過他還是死了。」

鐵隱打鐵的手，停了一下，才繼續打下去。風亦飛見他如此，嘆氣道：「知你不會原諒我了，我走了。」鐵隱臉無表情地道：「火慢了還不給我加柴。」風亦飛大喜過望，如奉綸旨，幾乎要將所有柴一股腦兒塞進爐火裏。

跟著的幾天平靜無波，風亦飛每次見到慕農和蕭長醉，兩人都分別教他一點東西，左右逢源，大感快慰。慕農和蕭長醉的武功路子截然相反，前者陰柔，後者剛猛，但合在一起練，卻是出奇地相輔相成，互補不足。

一天晚上，風亦飛準備上床就寢時，阿貴在屋外輕喚他的名字。風亦飛心想這麼晚了，還來找我幹什麼，走了出去。阿貴堆起笑容，奉承地道：「小飛，你一向都說自己最有義氣，又肯幫朋友，是好漢一名，不知這些優點，現在改了沒有？」

風亦飛又好氣又好笑道：「說吧，我風某人一向行俠仗義，朋友有難，怎會見死不救。」跟著壓低聲音道：「難道好的不靈醜的靈，今次讓二哥算準了你。」

阿貴破口罵道：「去你的大頭鬼，我阿貴福人福相，德澤深厚，怎會有事。不和你胡扯，讓我介紹位朋友你認識。」

風亦飛呆了一呆，只見一人從林木後轉了出來，一副窮途潦倒的身世，神情卻偏偏像個剛贏了大錢的人。

阿貴道：「這位是田仲謀，落難至此，希望風大俠你大發慈悲，讓他借宿一宵。」跟著低聲道：「這人往鹽場求職，被人趕了出來，我見他可憐，便帶他回家吃飯。」

風亦飛奇道：「那為什麼你不收留他在家？」

阿貴老臉一紅，低聲道：「都是我娘不好，一見他的尊容便倒了胃口，硬不肯收留在家裏，好了！這件事拜託你。」風亦飛連叫幾聲，阿貴頭也不回，急步走了。那田仲謀神態輕鬆，伸了個懶腰，打個呵欠，拍著肚皮道：「吃得真飽，餐餐也這樣，神仙也不做了。」跟著一對眼左望右望道：「風兄弟，我睡在哪裏？」

風亦飛無奈道：「你等一等。」走回屋內，家中其他各人早已入睡，咬了咬牙，心想唯有讓出床來，讓這人睡上一晚，不過明天可要將所有被鋪洗個乾淨。走了出去。庭外不見人影。風亦飛大奇，忽然聽到柴房傳來異響，走往一看，原來田仲謀早四平八穩，攤睡在柔軟的禾草上，鼻中還發出震耳欲聾的酣聲。風亦飛暗叫僥倖，這位田老兄鼾聲如此，如果睡在屋內、包保一家人休想入睡。

第二天清早起來，練完功後，風亦飛上山採藥，直到未時末才下山，這次他又採了幾個赤芝果，回家時順道拿往給鐵隱。還未到鐵隱鑄劍室，竟聽到裏面傳出對話的聲音。風亦飛心中駭然，鐵隱自七年前移居此地，建立鑄劍室，從不見有任何人來找他，甚至村內除了自己外，亦從沒有人會走進他的工場去，這刻他會與誰在對話。

自練功後，他的耳目一天比一天靈敏，此刻還是離開鐵隱處三丈有多，已聽到一個聲音道：「師兄！這數百年來我派只是躲在深山窮谷內，埋頭鑄術，白白將大好人生浪費，為何不能把我派的不世之學，發揚光大，今次師兄更尋得『玄鐵烏金』，師門夢想中的大業在望──」聲音有些耳熟。

鐵隱打斷他道：「人各有志，不容相強，走吧！只要你一天仍堅持這種想法，不用再來見我了。」

那人嘆了一口氣，出門離去。風亦飛一看大驚失色，連忙躲在一旁。那人站在門外搖了搖頭，再嘆一口氣才走了。風亦飛頭皮發麻，這人竟是那天在鬧市中攔截自己的人。當時他自稱宗丹，又大方地放了自己，原來終於踩著自己這條線，尋到了這裏來。

風亦飛躡手躡腳步入鑄劍室內，鐵隱負手站在院落的乾水井旁，仰首沉思。

風亦飛來到他身後，輕聲道：「對不起，禍都是我惹出來的。」

鐵隱搖頭道：「錯了，凡有異寶出世，必經諸般災劫，此乃自然之道，換句話說，我離開成功只是一線之隔，不過問題是怎能逾越此線。」風亦飛打蛇隨棍上，乘機問道：「大叔，我知你要鑄一把天下無雙的寶劍出來，但你上次──上次那把連那老賊歐陽逆天也為之嘆絕，還不合格嗎？」

鐵隱傲然道：「那算什麼？敝派自古流傳一套秘法，能製造出一把具有生命和靈性的異劍，有生命和靈性，這是何等奇妙的事。」看著鐵隱發著光輝的臉，他很想問鐵隱什麼是玄鐵烏金，鐵隱似乎覺得自己說得太多了，道：「回家去吧，我要一個人獨自想想。」

風亦飛回到家中，田仲謀不知去向，問起風亦樂，風亦樂道：「你那位朋友真是滯運，我給他起了一支封，說他目前險阻重重，又看到他的事牽涉到血光之災，唉！禍福無常，唯人自招。」最後幾句他搖頭晃腦地唱出來，風玉蓮忍不住笑道：「你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，當你向田先生說卦象是『貴人落難』時，我看他嚇得目瞪口呆，那模樣真好笑。」風亦飛望向笑臉生花的風玉蓮，心中一動，這時風大娘道：「你不要笑人，田先生雖是癲癲傻傻的樣子，我卻看出他是正人君子。」

「阿飛！」有人在窗外喚他出去。阿貴站在屋外，臉色蒼白，滿懷心事。風亦飛驚道：「阿貴，怎麼了？」

阿貴欲言又止，沉吟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阿飛，我有點麻煩了。」

風亦飛追問道：「什麼麻煩？」

阿貴道：「沒有人可以幫助我，希望沒有發覺我知道了他們的事。」

風亦飛皺眉道：「知道了什麼事，他們又是誰？」

阿貴搖頭道：「告訴你反會惹禍，沒有人能和他們鬥的，阿飛！你和阿海在村中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假設我不在。請你好好照顧我娘和小妹，你答應嗎？」

風亦飛見他愈說愈古怪，一副大禍臨頭的模樣，熱血上湧，一把執著他的肩頭，咬牙切齒地道：「告訴我，他們是誰，你不記得我們曾說過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嗎？而且我們還可以找慕老師和蕭老頭幫忙，還有鐵大叔。」急起上來，他把眾人的秘密也抖出來。阿貴推開了他道：「你不會明白的，不會明白的。」急步走了去。

風亦飛呆站了一會，才回到家裏。次天他放不下心，採藥前一早往找阿貴，準備問他一個水落石出，必要時迫供也好，行刑也好，總之要阿貴盡吐心中秘，豈知還未到阿貴家，聽到了爭執的聲音。

風亦飛加快腳步，離遠見到阿貴家前站了六名彪形大漢，和阿貴在理論，旁邊圍了一些早起的村民，都不敢靠近。風亦飛走了過去，大聲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帶頭的是個粗壯的禿漢，沉聲道：「沒有其他人說話的餘地，給我滾開，否則打斷你的脖子。」

阿貴向阿飛道：「他們是鹽場的人，要我回去上工。」

阿貴的娘衝出來道：「這幾位大爺高抬貴手，我阿貴身體一向虛弱，幹不了粗活。」那禿漢一把推開阿貴的娘，喝道：「好了！告訴我，回不回去，契約你簽了。怎能說不幹便不幹。」

阿飛大感奇怪，鹽場那份工是阿貴夢寐以求的工作，怎麼簽了約畫了押也辭去不幹，而鹽場卻偏為這樣一個無關痛癢的小人物，勞師動眾起來。阿貴嘴唇顫動，垂下頭來，面對惡勢力，他可說是有心無力。

風亦飛已非昔日阿蒙，想了想宋別離的模樣，一把護在阿貴身前，淡淡一笑道：「天下間豈有如此強人所難之事，阿貴這幾天身體不好，要休息一段時間，才能復工，眾位請回吧。」

六名大漢十二隻眼睛，一齊凶光閃閃，盯著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身上，他們平日橫行霸道，哪容得別人在太歲頭上動土。禿漢冷哼一聲，右手前標，叉開兩指向他雙眼插去，狠、准、快、毒。

阿貴和圍觀的村人連驚叫也來不及，眼看風亦飛要步乃兄後塵，風亦飛長笑一聲，不知怎樣手一動，把禿漢的手指夾在右手指隙間。兩隻手定在空中。禿漢大吃一驚，吐氣揚聲，運力抽回，豈知紋風不動，一時僵持不下。其他大漢怒喝連聲、從禿漢身後搶了出來，由風亦飛兩側攻來。

風亦飛依著慕農所傳心法，將真氣由丹田處送至手臂，再傳到禿漢體內，禿漢慘哼一聲，胸前有若被大鐵錘擊中。踉蹌向後退去。立時撞在身後兩名大漢身上。風亦飛左右手同時施出蕭長醉脫胎於煙桿十三手的手法，左右掌分別穿過對方拳勢，印在對方胸膛上，兩人慘叫聲中、向外倒跌，剎那間敵人攻勢煙消瓦解。

換了是一般人，一定難以在短短幾天時間內，將慕農和蕭長醉的武功運用得如此自如，但風亦飛常在山中與猿猴嬉戲，有若每天苦練武功，而且這種練功方法沒有成敗之心，反而更合乎自然天理，吻合上乘武道的旨意。

江湖上一般高手練的都屬後天真氣、若能窺得先天真氣的堂奧，便能晉身創門立派的宗師級地位。先天真氣最難處在於「不經意」三個字，一落意想，便屬下乘。所以修成者多為佛道中的高手，他們戒絕六欲七情，始能進軍先天真氣的無上境界。又或像宋別離這等悲天憫人、以天下為己任的無私人物，也能撇開成敗之心，向這無人領域邁進。即管歐陽逆天，也是險死還生下拋開世情，練成魔教自古以來罕有人練成的「逆天不敗神功」，天下之道，殊路同歸。

以慕農和蕭長醉而言，也屬高手中的高手，不是不知此理，只是知易行難，像風亦飛這樣一開始便走上先天真氣的正確路上，可說是千年難逢的奇遇。

風亦飛望著眼前東歪西倒的大漢，一時驚奇得合不攏嘴，他初時只想阻擋他們一陣子，好讓其他村民加入助拳，哪知這數名大漢竟不堪一擊，教他如何不呆了起來。村民們見他打勝，一齊發喊助威，聲勢大增。阿貴臉上多回了一點血色，卻也添了點憂心，他實在不想這親如兄弟的好友捲入游渦。

那禿頭大漢搖搖擺擺勉力站起身來，臉上泛起一層灰色，指著風亦飛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鹽場的人也敢惹。」這是江湖中交代場面的話，風亦飛不知也不吃這套，這幾天的經驗使他不斷成熟成長，學曉去冷靜分析和應付。

風亦飛眼中寒芒一閃，道：「有什麼現在交代好了，希望以後再也見不到你。」

禿漢氣得臉色發白，跺了跺腳道：「我們走。」氣沖沖去了。風亦飛和阿貴回到屋裏，他自然問長問短，阿貴只是嘆氣，他見問不出什麼所以然來，唯有囑咐他小心點，上山採藥去了。

那天他掛著阿貴，午時便落山返回云上村，來到鐵隱的鑄劍室。心想橫豎阻不了多少時間，進去一轉。外面看去工場一切如常，只是沒有鐵隱打鐵的聲音。風亦飛叫道：「大叔！我來了。」

工場內毫無反應。風亦飛並不奇怪，鐵隱便是這類只應在心裏的人。他從容踏入工場，立時僵住，一股冷意襲遍全身。工場凌亂不堪，椅台碎裂開來，尤其怪異的是鐵隱打鐵用的鐵錘，整個錘頭陷入牆裏，只餘錘柄在外，但牆壁經這般大力撞擊，卻一絲裂痕也沒有，就像有人專把鐵錘埋結牆泥內那樣。

爐火仍在熊熊燒著。風亦飛發狂地奔過後院，推門進入臥室，鐵隱蹤影全無。風亦飛狂叫一聲，衝出門外，心裏不住對自己說，要冷靜。只有冷靜才可以做個好獵人，可是關心則亂，腦中思緒卻是亂成一片。他深深呼吸了幾下，依著慕農教的方法，腦筋逐漸平復下來。

工場內在不久前發生了打鬥，鐵隱失了蹤。一是他成功逃走了，一是給人擄去。現在首先要查明的是誰幹的，他的腦海中立即升起宗丹的面容，是了，現在唯有去找宗丹要人。

想到這裏，一刻也待不了，立時往城中趕去，剛到村口，迎面慕農瀟灑地走來，神態從容飄逸。

慕農淡淡一笑，寬和地道：「亦飛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風亦飛有若沉溺水裏的人，找到了浮木，焦急地道：「大叔不見了。」

慕農神色一變道：「帶我去看。」

風亦飛還是首次見到這淡泊無為的儒者色變，連忙帶路往工場走去，到了鑄劍室內，慕農細察內中的情形，最後來到那插入牆內的鐵錘下，嘆道：「是他！只有他才能做到。」直到這時，他說話仍是漫條斯理，與風亦飛的焦急成強烈對比。

風亦飛道：「是誰？快告訴我。」

慕農輕撫鐵錘的柄子道：「是歐陽逆天，只有他的魔功，才能使內力留至鐵錘頭，碰上牆壁時，才勁到力到，使錘頭埋入牆內，卻沒有造成猛撞的痕跡，就像你將一支釘子按入牆內，和拿釘子往牆擲去的分別，的確高明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鐵大叔和歐陽逆天無仇無怨，難道──難道是因為那柄劍。」

慕農道：「傻孩子！這不關你的事，江湖上沒有什麼道理可講，懷璧其罪，弱肉強食，這七年來我一直守在你鐵大叔身邊，正是要等一件古往今來從未出現過的異寶出世。等於負起護法之務，現在是我效力的時刻了。」

風亦飛恍然，事情並非全屬巧合，而是備有其前因後果，但鐵隱為何要隱居於此，心中一動，升起了個模糊的概念，偏又說不出什麼來，想了想道：「現在怎麼辦？」要是對方是歐陽逆天，十個風亦飛也是白白送死。

慕農按著他肩頭淡然道：「你先回家去，我找一個朋友，假設能把你大叔救出來，立即遠走高飛。」風亦飛抗議道：「我──」慕農臉容一正，語重心長地道：「就是這樣決定，記著每天也要練我教你的心法，假若沒有看錯，你將是繼宋別離之後，成為一代武俠宗匠的人選，將來除去歐陽逆天，也全仗你了，切勿效法那種愚頑之徒，以卵擊石，徒令親者痛仇者快。」

一股熱血湧上心頭，風亦飛道：「慕老師，明白了，放心去吧，小子定會努力的。」

慕農嘉許地笑笑，飄然去了。風亦飛對慕農很有信心，心中稍定，回到家門時，阿海有若熱鍋上的螞蟻，走來走去，見風亦飛回來，一把拉了他往林中，低聲道：「阿貴失蹤了。」

風亦飛大驚失色道：「什麼？」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# 第四章 一儒一偷

蕭長醉剛關了長醉居的門，輕輕鬆鬆吸著煙嘴。一個一個的煙圈，勾起了無數往日的回憶，有些令人傷神。一些令人惋惜。難道人生就是一連串的愧悔和怨恨。蕭長醉驀地面色一沉，低喝道：「誰？」腳步聲音似有如無，筆直向他的長醉居走來。一條修長的人影，穿窗而入。蕭長醉神情一動道：「今天颳甚麼風，居然把號稱江湖第一才子的『蕉雨劍』慕農颳了來。」

慕農氣定神閒，負手而立，就像來此參加琴棋雅集，以文會友，外表一點看不出事情的緊急。蕭長醉見他那副穩操勝券、超然灑脫的神態就有氣，臉色一沉再沉道：「有屁快放！」慕農看看四周，淡淡道：「我倆這些來年比鄰而居，可是在下還是第一次來到這裏，這個情形假設能在二十年前告訴認識我們的人，一定笑掉了牙，任誰也不會信情勝兄弟的焦雨劍慕農和『夜盜千家』蕭長醉，竟會成為陌路人，比鄰若天涯。」

蕭長醉臉上現出嚮往的神色，緬懷著往日兩人快意江湖的日子道：「那時我們共創陰陽壁合大法，一剛一柔，兩個時辰橫掃了『浪子蕩』那班為非作歹的水賊。」失去了心芙，現在還來幹甚麼？慕農長嘆一聲、內中含有複雜之極的感情，包括了友情愛情錯綜難言的恩怨。蕭長醉臉上一陣火熱，喝道：「走吧！我不想再見你。」

這些年他心底下其實很想曾是摯友的慕農見上一見，甚至在此開了長醉居，亦是潛意識中想找個能知道慕農訊息的處所。這種行為難以解釋，儘管當事人也為自己這樣做苦惱，慕農知他武功專走剛猛路子，性情偏向火熱，從容道：「我今次有事而來，希望你拋開人世間的恩怨，仗義出手，憑我們陰陽壁合大法，或者仍有一線希望。」蕭長醉瞅他一眼，哂道：「想不到你這事事不上心的老傢伙，也有關心人的時刻，不用說也是鐵隱出了事，變不成把戲你看了。」

慕農修養極佳，不理他的冷嘲熱諷道：「根據現場的痕跡、出手者九成是『魔尊』歐陽逆天，鐵隱也非弱者，他的『火焰七擊』江湖上可以照單全收的人屈指可數。」蕭長醉聽到歐陽逆天的名，眉頭一皺，旋又泛起強硬的神色，道：「你我間早已恩清義絕，兩不相干。我在這裏清閑快活，只希望能這樣直待到兩腳一伸的時刻，慕才子請回吧。」

慕農想不到蕭長醉怨恨如此之深，喟然道：「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只希望若我有甚麼三長兩短，你能代我負起照顧青思之責，就算看在心芙臉上好了。」一個動作，行雲流水般穿窗去了。蕭長醉跳了起來，向著慕農的方向高叫道：「見你的大頭鬼，青思是你兩人的，關我蕭長醉甚麼事。」

※※※

慕青思把手中的女紅放在一旁，繡了這好一陣子，人也累了，慕農的房早吹熄了燈，上床就被。剛才回來後，慕農便沒有踏出房門一步，這並不似他的習慣，慕農慣了夜眠。有時晨早起來，慕農仍在俯首低回，沉浸在思潮意海裏。屋外響起急劇的犬吠聲。慕青思心中一凜，想起了那出沒無常的魔豹。

「咯！咯！咯！」敲門聲響。慕青思奇怪地站了起來，望了望慕農臥室，一點動靜也沒有，惟有來到門旁叫道：「誰？」

外面沉默了片刻，才有一把蒼老聲音道：「慕農在嗎？」慕青思更是奇怪，遠遠近近的人無不尊稱自己父親為慕老師，這樣直呼其名，還是第一次耳聞，極為刺耳，不過對方還算語調溫和，何況又是老人，把門拉了開來。蕭長醉站在門外。慕青思也曾路經長醉居，只是從未有接觸的機會，想了想，才把他認了出來，輕叫道：「不是蕭老先生嗎？找家父有何貴幹？」

蕭長醉望著眼前清麗的少女，想起了第一次見到她母親心芙的情形，那是一個下著柔柔露雨的春天，就在西湖之畔。心芙泛舟湖中，那美景歷歷在目。慕青思給他深而專注的眼看得一陣心悸，不自然地道：「老先生，家父入睡了，你──」蕭長醉霍然醒來道：「是急事，你去喚醒那老傢伙！噢！不！你醒他吧。」

慕青思見他古古怪怪，猶豫起來，又奇怪父親為何還沒有起來，因為他的聽覺最是靈敏。蕭長醉道：「這關乎人命生死，你進屋看看吧！」慕青思焦急不忘禮數，福一福道：「老先生先入來坐坐。我去看看他老人家。」往慕農臥室走去。

蕭長醉見她連溫柔體貼也學足乃母，更是感慨，暗忖這麼可人的女兒，為何不是我和心芙的，偏是那自命才子的老傢伙的。慕青思驚呼一聲，站在門旁，別過來的臉一片蒼白。蕭長醉是老得不能再老的江湖，跺足道：「想找死也不用這麼心急。」

※※※

風亦飛和阿海兩人找遍了整個山頭，村前村後，找不到阿貴一絲一毫的蹤影，垂頭喪氣回到風亦飛的屋外。村中的車更打響了兩下。夜深了。風亦飛惱怒道：「這傢伙不知躲到了甚麼地方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？鹽場那批人我可以應付，他還怕甚麼，而且沒有不可解的仇怨。」阿海道：「我也想不明，今早他來向我說了些奇怪話兒，說甚麼要我照顧他家人，轉個身就不見了他。」

風亦飛待要再說，一把破鑼級的聲音在身後的柴房響起道：「甚麼見了不見了，剛巧夢到周公的女兒。正向她求婚時，給你們吵醒了，這個賬怎麼算，起碼也應讓我知道她是否答應嫁我。」風亦飛一看，原來是那流浪客田仲謀，心想這人倒怪，白天不知竄到哪裏去了，晚上卻大模大樣入住柴房，就像在客店留下了房間一樣，令人氣結。阿海和他混得相當熟了，罵道：「只知掛著人家的女兒，阿貴失蹤了。」

田仲謀道：「只是失蹤倒沒有問題，最怕是給人找上了。」風亦飛估不到這瘋瘋顛顛的人說起話來有紋有路，奇道：「你也知道這件事？」

田仲謀作了個無所不曉的自負表情，誇張地道：「只要我在那一處，那一處方圓百里內休想有一件事能瞞過我。」阿海道：「希望你是真人不露相，內裏的本事比你的外表要好。而且最少要好十來二十倍才濟事。」

風亦飛給田仲謀一輪打岔，輕鬆了一點，問道：「告訴我，田真人、現在應該怎麼辦？」田仲謀說道︰「把阿貴找出來。」兩人氣得一齊大罵起來，這個答案路人皆曉，問題是如何實行。

※※※

慕農迅若鬼魅在皇府的花園內移動，一遇有巡邏的人立時閃進林木間，他是走慣江湖的大行家，一看皇府的院落房舍分布、便約略估計出哪處是皇爺朱勝北的居所，哪處是內院。哪處是下人住的地方。最後他認定了一幢毫不起眼的建築物，除了房子的結構特別堅固外。最奇怪的是整所房子一個窗戶也沒為，只有幾個氣窗，半尺高兩尺長，最適合囚人，另一個有力的原因、是守衛巡至該房子附近時，總是特別留心細察，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。

慕農計算了距離時間、閃出藏身的樹叢，穿進了建築物外圍的廊道裏、剛巧有兩名守衛轉了出來，慕農手一動，光點滿天。兩名守衛一聲不吭倒了下來，在眨眼間的工夫裏，慕農拔劍出劍、刺中對方穴道，比人的眼睛還快。慕農抓著欲跌地上的兩名守衛，輕放一旁，絕不猶豫地掠到房子的大門前。

大門緊鎖。慕農一劍劈下，劍鎖相觸、卻發出毫不清脆的一下沉響。原來他用了巧勁，力道蓄柔而不猛，卻貫滿了真力，鎖應劍斷開。慕農閃身進入。登時一呆，室內空空如也，甚麼人也沒有，唯是床倚桌一應俱全，被鋪像是剛有人睡臥過的模樣。慕農一摸睡床，猶有餘溫，叫聲不好，身子向後猛退，穿出屋外。

燈火下的院落裏，花叢內一人背著他悠然而立，寬闊的肩膀，沉凝的氣勢，有若一塊風浪不能搖其半分的海中參天巨岩。慕農淡淡道：「歐陽逆天。」那人緩緩轉過身來，高鼻深目，冷酷無情，正是魔道百年來最厲害的人物歐陽逆天。歐陽逆天面無表情陰沉地道：「閣下如此身手，當非寂寂無名之輩，貴友已給本人移至秘處，若閣下能自斷雙手，歐陽某破例讓你見上他一臉。才取爾之命。」

慕農瀟灑一笑，他雖年過五十，但保養得非常之好，丰神氣度無懈可擊，歐陽逆天這樣惡言相向，他仍是淡定從容，沒有絲毫慌張。歐陽逆天一陣長笑，道：「好！歐陽某連遇高人，可解寂寞。動手吧。」慕農一聲低吟，手中劍先灑出一片銀點，跟著銀點驀地擴大，旋風般向歐陽逆天捲去。歐陽逆天低叱一聲，搶入劍雨裏，合指成鋒，連劈十下。

慕農劍雨散亂，腳步連移，行雲流水般向後退去，劍雨收聚變成一圈光暈，護在胸前，歐陽逆天眼力高明，以掌作劍，每一下都重擊在慕農劍上，如千斤重錘，他的動作看似簡單笨拙，實已晉入以簡勝繁、以拙破巧的超凡境界，慕農立時被迫改攻為守。他的蕉雨劍法乃一夜聽雨打芭蕉，有悟而成，善攻不善守。這下給歐陽逆天一上來正中要害，立時縛手縛腳，使不出平日的七成功夫。

歐陽逆天再喝一聲，左手作刀，右手作劍，左手的刀使出一套大開大闔的刀法，凌厲慘烈；右手的劍卻是細緻入微，妙著紛呈，這兩種極端不合的風格，匯流成無可抗拒的攻勢，一波一波向慕農湧去。慕農雖陷於必敗之局，可是依然瀟灑飄逸，姿勢悅目，這是他劍法的特點，即管給人殺死，動作依然優美動人。

慕農突然向後飄退，落地連退數步，臉上抹上一片蒼白，嘴角滲出血絲。歐陽逆天沉聲道：「不愧高手，居然能化去必殺一擊，假若本人沒有看錯眼，閣下當是二十年前與『夜盜千家』蕭長醉並稱為『一儒一偷』的蕉雨劍慕農。」慕農運功內視，知道傷勢不輕，可是歐陽逆天的殺氣緊鎖著他，欲罷不能，逃走無門。

歐陽逆天開始移動，緩緩迫來，他每一步都大有講究。封死了慕農的逃路。慕農放開傷勢，強提一口氣。長劍貫滿真氣，陣陣低鳴。這一戰到了生死立決的時刻。歐陽逆天腳踏草地，發出「赫赫」的聲音，慕農感到對方每一腳踏上地上時，大地都似乎動搖了一下，知道自己精神已為對方魔功所攝，幻象層出不窮，連忙凝神聚志。準備死前一下石破天驚的反擊。

歐陽逆天口中發出奇怪的輕叫，落到慕農耳中，變成了風吹雨打，心頭登時泛起了江湖風雨飄搖的落寞感覺，神志一鬆，墮入對方魔功大法裏。歐陽逆天全力運展魔功，緊攝對方心神，以不同手法挑起對方喜怒驚怖等六欲七情，再乘虛而進，他眼光銳利。看穿慕農對世相的情深，又知道他對風風雨雨特多感觸。以魔境幻聲化出風雨之景，果然令對方心神微分，當下低嘯一聲，一拳擊出，直取對方心窩。

慕農敗勢已成，悲嘯一聲，迎著對方一劍攻去。拳風呼呼，慕農像在狂風暴雨中不自量力逆風而行的人，全身衣衫獵獵向後飄飛，可見歐陽逆天一拳之威。叱喝起身右側，一個人從暗處衝了出來，搶到慕農身側，與他同時出手，慕農也是奇怪，見那人搶出，立時化攻為守，全力為來人掩護，好讓對方將一支煙桿發揮致盡。

要知大凡高手對壘，到了難分難解時，絕不容第三者插入，這人卻像和慕農配合了千百次，一上來就天衣無縫。三條人影乍合倏分。慕農踉蹌後退，鮮血狂噴，另一人較好一點只退了五步、一把扶著了慕農，呼一聲越過高牆，轉瞬沒進黑影裏。

# 第五章 奇謀妙計

圓月高掛天上，色光灑下，把大地披上一片金黃的幻裳。風亦飛挨坐在柴房的門旁，一股深沉的悲哀，侵蝕著他的心靈，他並不只是為好朋友的死亡憂傷，而更是為生和死間的界限而愁思。從沒有這麼接近死亡。宋別離的死，雖令他悲憤，但宋別離始終是個隔離得很遠的形象，而且他的死是浪漫的，死只是武道上自然而然的一個歸宿。阿貴的死卻是凄慘無倫，一個銳意求生的人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，阿貴家人的悲泣，毒蛇般咬著他的心。生命究竟是甚麼？

臥在禾草上田仲謀道：「不要想了，空想何益？」風亦飛眼中閃過仇恨的光芒道：「他們究竟為了甚麼事、非殺他不可？」田仲謀舒一口氣道：「正如阿貴死前說的，是『鹽』。」

風亦飛哂道：「鹽算是甚麼？就算阿貴偷了他們的鹽，或犯了錯，亦罪不至死，而且我相信阿貴不會做這種事，我太明白他了。」田仲謀不能置信地道：「你是扮無知還是真的無知，這處是近海的產鹽區。鹽腳踩即是，當然沒有人會放在心上，但若是運回內陸缺鹽的地方，鹽便像黃金那般珍貴。」

風亦飛一怔道：「你指是偷運私鹽，那是殺頭的大罪。」田仲謀嘆道：「只要有利可圖，誰理得殺頭，而且川南城這幫偷運私鹽的人，勢力四通八達，當今皇上也忌他們三分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剛聽你說話有紋有路，不一會又胡言亂語了。皇帝老兒說要殺誰，誰的頭顱還可保在頸上。」田仲謀搖頭道：「無知少年畢竟不像我這有知成年，皇上要殺個尋常官兒，當然像吐痰般那麼簡單，可是當這牽涉到擁兵自重、勢力與日俱增的皇弟朱勝北時，問題就不是那樣簡單了。」

風亦飛呆了一呆，想不到這件事繞了一個圈，還是回到朱勝北身上，道：「朱勝北充其量只是川南一郡之力，與擁有天下四十九郡的皇上，不啻卵與石之比。」

田仲謀道：「事情豈會如此簡單，皇帝名義上雖是天下共主。可是四方侯王各擁重兵，假設皇上在毫無實據下，貿然向朱勝北施兵，一定弄致天下人人自危，以為皇帝鏟除異己，人心離散，這個皇帝哪還做得成，朱勝北正是看中此點，一方面勾結其他藩主，另一方面，從私鹽中獲得厚利，作為擴軍軍費，一天皇上沒有真憑實據，一天也拿他沒法。」

風亦飛恍然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只要有任何人發覺他私鹽的秘密，他定要殺人滅口，阿貴，你死得真慘。」田仲謀道：「鐵隱被歐陽逆天擄去，若是不出我所料，亦應是與朱勝北密謀造反有關，否則以歐陽逆天的地位，哪會和他幹些漠不相干的事，而歐陽逆天肯為朱勝北做事，亦一定是打得天下後於他大有好處，否則誰請得這魔頭動。」

風亦飛奇怪地望他一眼，好像現在才發覺這個人，道：「想不到你居然有這樣的識見，告訴我，你究竟是誰？來這裏於甚麼？」田仲謀避過他的眼光，正要堆砌辭藻，風玉蓮的聲音從屋外傳入道：「田先生！田先生！」

風亦飛大奇，大姐來這裏幹啥，探頭門外，剛好和捧著一大碗湯的風玉蓮打了個照面。風玉蓮想不到三弟在這裏，立時滿臉通紅，手足無措，不知將湯收在哪裏才好。風亦飛望望風玉蓮，又望望老臉微紅的田仲謀，恍然大悟道：「噢！噢！我有事失陪一會。」微笑去了。在一連串挫折和痛苦後，終於有了點令人溫馨的樂事，人便是靠這一點點支持著活下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風亦飛一起床往慕農處跑，路經祠堂時，那處聚了一大群村人，向著貼通告的地方指指點點，人人神色凝重，像發生了天大的事。村民大多字也不認得一個，慕青思給推了出來，和大家解說通告的內容。何寡婦道：「無論多少錢，我的地也不賣的了，想我何家自十八代遷居此地，我怎可負起放棄祖業的罪名。」村長李昆道：「我們的祖宗山墳全在這裏，人可以搬，但入土為安，墳怎可以動！」

另有人道：「現在時世不好，很多地方都鬧災劫，反而雲上村太平安靜，有那兩個臭錢，便可以怎樣便怎樣嗎？魔豹殺了這麼多人，我們也不肯走。」眾人議論紛紛，都是要堅守祖業。風亦飛大奇，把看熱鬧的阿海拉在一旁道：「甚麼一回事？」

阿海道：「今早官府有人入村貼榜，說大財主唐登榮願以高價收購雲上村二十多方里屋地和田地，想不到我們的地方一下子值起錢來。」風亦飛問道：「收購村地來幹甚麼？」

阿海聳聳肩胛，作了個誰知道的表示。風亦飛大感不妥，隱隱感到有個大陰謀在背後，偏又無法理出一個清楚輪廓，非常苦惱。那邊慕青思向村人解說完畢，完成了責任，記掛著尚在養傷的父親，急步走回家去，剛轉入了通往家門的小道，前路給人攔著，慕青思訝然抬起俏臉，只見一個高大的青年男子，站在路心，完全沒有絲毫讓道的意思。

那男子臉目非常俊朗，氣魄不凡。一對漆黑的虎目精神十足。銳利地盯著她的俏臉，使她的芳心不由仆仆狂跳起來。男子眼中射出欣賞的神色，微笑道：「人說十步之內，豈無芳草，今日才知此言非虛。」慕青思見對方談吐文雅，以芳草暗讚自己，心下稍安，自阿貴慘死後，村內杯弓蛇影，人人自危，當然大部分人也以為是魔豹現身作祟，雖然不能解釋魔豹怎能學曉捏碎人的喉骨。

慕青思低頭想從對方身側走過，豈知對方向旁一移，又攔著去路。慕青思嬌嗔道：「看公子談吐成文，請尊重一點，這樣公然攔截婦女，只是強徒行徑。」男子仰天一嘆道：「聲如空山鳥語，音若仙境天籟，想我朱君宇走遍天下。何曾得聞此清美之音，在下冒昧至此實情切心焦之過，只要姑娘賜告芳名，家住何處，異日自當負荊請罪，任憑姑娘處置。」

慕青思見他言談高雅，不落俗流，配上他單刀直入的追求方式，構成了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，正不知如何是好之處，身後足音傳來，跟著是風亦飛的聲音道：「青思，甚麼事？」慕青思遇著了救星，一縮退至風亦飛的背後。朱君宇眼中寒光一動，看了風亦飛一遍，淡淡笑道：「朋友來得真不是時候，看你神態氣度，也會上兩下子。想不到區區一個山村，居然不乏奇人異士，奇怪奇怪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你是誰？」朱君宇傲然一笑道：「你還沒有資格知道。」轉身便去，虎步龍行，頗具王者之姿。

風亦飛也為對方神采所攝，望向慕青思，她正望著那遠去的男子，眼中現出茫然的神色，大不是味道，道：「青思，你先回家，我要去找一趟蕭老頭，想個營救鐵大叔的方法，沒有事不要隨便出外了。」慕青思感到風亦飛的語氣中隱含責備之意，頭一低、應了聲是，蓮步姍姍去了。風亦飛嘆了一口氣，往長醉居的方向走去，一路走，一路雙手作出各種動作，自從蕭長醉把他的煙桿十三手的精粹傳他後，幾乎在夢中也在練習。

這十三手概括了動作的精華，融會貫通後，不但可以用在拳掌方面，還可以運用在劍術方面，由此可見蕭長醉確是個武學奇人。走著走著，迎面射來黑忽忽的一團事物，風亦飛伸手一接，原來是一張紙包著一樣東西。風亦飛衝前一看，四面盡是叢林高樹。哪還看到人。這是最慣常的江湖傳訊技倆，風亦飛打開紙一看，原來紙內的是條鎖匙。再看清楚，全身一震，又驚又喜。紙上畫了一幅皇府的地圖，其中用紅線圈起了花園內的一個假石山，旁邊註明了囚禁鐵隱的地方。

另有兩行字寫道：「歐陽逆天昨日入關修煉，若要救人。勿失良機。」地圖非常詳盡，連王府內的哨崗也列了出來。風亦飛仰天一陣長笑，只覺多天來，以這刻最為暢快。

※※※

在皇爺的書房，聚集了府內最高級的領導人物，除了皇爺朱勝北，還有王子朱君宇、揚武、戴虎、知府莫心言和鐵隱的師弟神仙手宗丹，但歐陽逆天卻缺席。

朱勝北掃了眾人一眼道：「我們的霸業鴻圖，到了前所未有令人振奮的時刻，一方面，我們請來了當今無敵高手歐陽逆天宗主，聲威大振，其次，今次君宇上京，亦大有收獲，聯結了幾個有實力的人，只要一舉義旗，他們便會伺機而起，裏應外合下，哪愁天下不是我等囊中之物。」他說話清楚有力，不愧領導群雄的人才。眾人點頭稱是，神情大為興奮。

朱勝北自信地一笑道：「另一個有利因素，則完全是機緣巧合而來，可見天命所定，推也推不了。」又是一陣長笑。宗丹臉上劃過一絲不自然的神色，顯然知道朱勝北所說的話，與他有關。朱勝北道：「宗老師從他師兄所鑄的一把劍上，追出一個天大的秘密，這不如由宗老師說比較妥當。」

宗丹漠然道：「敝門歷代相傳，說有一種從天上掉下來的奇異物質，埋地十萬年後，通體變成烏黑而泛點點金光。時間只有百年，便會轉為平凡的黑石，凡能在這百年期內。採這種異物『烏金』，配以適當的鑄煉秘術，能煉成有生命和有靈性的寶劍，即管次一級的，也成無堅不摧的利器。」眾人恍然，這才明白當天夜宴時，宗丹說的奇怪說話。宗丹道：「於是我找上師兄，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，卻為他所拒，唉！」

朱勝北插入道：「成大事不拘小節，宗老師請放心，只要貴師兄吐出烏金鑄造之秘，我保證讓他安然離去。」宗丹無奈點首道：「我當時信計師兄居於雲上村，必有原因，果然在我運用師門秘術，以神龍探測量該地時，發現村下蘊藏了以噸計的烏金礦！」

朱勝北興奮地道：「試想若能採礦練兵，鑄成千百把無堅不摧的利器，天下還不是任我等予取予攜。」莫心言最是仔細，聞言問道：「下官聽上去似乎還有些問題，請皇爺賜知。」

朱勝北嘆道：「休想瞞得過你，當時宗老師使人開採了小量烏金回來鑄劍，豈知烏金見風即成頑鐵，可知其中還有些門路未摸清楚，這才由歐陽逆天親自請了鐵隱老師回來。」宗丹道：「皇爺！」

朱勝北臉色一寒道：「宗老師，本皇對貴師兄已是特別優待，起義之事，如箭在弦，一刻也不能停留，就像在與時間競賽，皇兄目下對本王虎視眈眈，只要一放緩下來，不要說本王，你們每一個也是誅連九族、萬劫不復的死罪，寧可我負人，莫要人負我。宗老師也不是第一天行走江湖的吧。」宗丹沉聲道：「無毒不丈夫，這我明白得很，否則也不會投靠皇爺，只是我師兄──」

朱勝北舉手制止道：「不要費唇舌了。」轉向兒子朱君宇道：「君宇，真辛苦了你，昨晚才從京城趕回，今天一早便到了雲上村去。」

朱君宇微笑道：「比起父親的辛苦，算得了甚麼，孩兒知道雲上村烏金乃成敗關鍵，特別去一看村民的反應。」眾人均露出注意的神色。朱君宇道：「他們是誓死不搬的了。」

戴虎喝道：「哪容得他們作主，這件事請皇爺交由戴虎處理。」朱勝北道：「且慢！君宇你先告訴在座諸君另一個消息。」

朱君宇神情一凝，表示了事情的嚴重性，才沉聲道：「根據非常可靠的線眼，皇上親自派了一個十多人組成的密使團，到山川南來調查我們的事，所以由今天起，一切小心，絕不能給人找到痛腳，以致被皇上先發制人。」楊武皺眉道：「若不能公開來做，有甚麼法子可以令村民遷走。」

朱君宇露出個詭異的笑容，道：「今早在村中看村民的反應時，聽到了些非常有趣的事，關乎到一頭畜牲。」望向宗丹道：「宗老師，聽說貴派不獨精於鑄術，還擅長打造奇兵異器，無所不能，今次要借助宗老師的絕技了。」

宗丹躬身道：「小皇爺請吩咐。」

※※※

同一時間內，蕭長醉的長醉居內聚集了蕭長醉、慕農、風亦飛、田仲謀和阿海等五人。桌上攤開了那幅指示如何拯救鐵隱的地圖，鎖匙壓在紙的一角。蕭長醉故意坐得離慕農遠遠的，以示敬而遠之，眯起一對眼睛在打量田仲謀，看得後者渾身不自在，看了好一會，蕭長醉會心一笑，收回令人感到原形畢露的灼灼目光。慕農臉色回復紅潤，幸他本人精通醫道，否則哪能如此快康復過來。

風亦飛道：「這幅圖我反覆看了十多遍，最頭痛是他們囚禁鐵大叔地牢的入口外，共有七個哨崗，每個哨崗也可以看到另一哨崗的位置，所以只要其中一個哨崗被襲，其他哨崗會立時示警，皇府內高手傾巢而至，那時要另外找人來打救我們了。」慕農點頭讚許道：「亦飛你思路一天比一天慎密，很好很好。」

蕭長醉打岔道：「當然，受了我這麼多年熏陶，沒有半斤亦有八兩，難道是你教導出來的嗎？」慕農知他口硬心軟，淡淡一笑，不與他計較。阿海咀嚼了一番蕭長醉的話，呆頭呆腦地道：「蕭老頭，半斤和八兩不是一樣嗎？」

蕭長醉一手交叉喉，作了個給他氣死了的模樣，一時凝重的氣氛輕鬆了一點，他們都知道緊張是解決不了問題的。慕農道：「首先要決定的，乃這是否個陷阱？」

蕭長醉最愛對他找碴，兩眼一翻道：「那有甚麼意義，若對方要對付我們，只要派上十萬精兵！」乾咳一聲，微現驚容道：「或者只須歐陽逆天親來一趟，我看我們間沒有幾人能直著走出去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無論真假，也要搏上一搏，因為根本沒有另外的選擇。」慕農仰首望上窗外的藍天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只有強攻硬奪這笨方法了，有沒有甚麼方法能把皇府的高手拖上一拖，只要援兵延遲上半盞熱茶的工夫，便有一線把人救走的機會。」最後幾句他只是自言自語，並不祈求有甚麼人能給他答案。

阿海苦著臉道：「若要皇府中人留在一處，讓我們有充足時間救人，除非是皇帝那老小子親自下旨才成。」田仲謀大叫一聲，站了起來，眼光灼灼上上下下打量阿海。阿海目光在自身審巡一次，見到一點不妥當也沒有。衣衫整齊，可是田仲謀依然盯著他不放。人人見到田仲謀舉動奇怪，留心起來。

田仲謀一把拉得阿海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吸一口氣，把肚縮入，臀向後挺，是了，就是這樣。」跟著轉向各人道：「各位，他像不是像太監。」

阿海氣得大罵起來。蕭長醉笑眯眯道：「外貌像極了公公，可是公公的衣飾和聖旨，都有特別規定，外人要冒充也冒充不來。」風亦飛聰明絕頂，只是欠缺像蕭長醉那種被江湖歷練得成狡狐的老辣，這時捉到用神，叫出來道：「甚麼！真是要頒聖旨？」

田仲謀一拍心口道：「這個包在我身上，田某以前曾開過戲班，扮過皇帝，戲服道具一應俱全，現在寄放在朋友處，只要給我兩日時間，擔保可以辦妥。」蕭長醉神秘一笑道：「怪不得！原來是個會演戲的戲子。」

田仲謀尷尬地一笑道：「都是為討一口飯吃吧。」風亦飛奇怪地望兩人一眼，這兩人今天才首次見面，卻總是唇槍舌劍，似乎蕭長醉看穿了田仲謀一點甚麼秘密。不禁心中一動。慕農想了想，搖頭道：「還是不行，阿海一開口便會露底。」

阿海心切救人，急道：「我可以扮女人聲，你聽聽。」捏著喉嚨，陰陽怪氣地說了幾句。蕭長醉笑得彎了下來，上氣不接下氣道：「不是說你的聲音，而是你的京腔。」

阿海恍然大悟，太監由京城而來，自是一口京腔子，這可是他一世亦學不來的東西，向田仲謀頹然道：「都是不成。」田仲謀苦著臉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不成，唯有我成。」

蕭長醉可惡地眯眯笑道：「田老兄，不要這麼巧吧，你開戲班的地方，恰是在京城那處。」田仲謀攤手笑道：「沒有事能瞞過蕭老板，正就是那麼巧。」

慕農道：「我們亦要改變容貌，以免事後給對方認了出來。」

時間匆匆溜走。在風亦飛等定下救人計劃後的第三天，皇爺朱勝北和皇子朱君宇在府內書房密談。朱君宇道：「孩兒吩咐了唐登榮，要他把貨存入倉內，不要起行，待風聲稍平，才運進內陸。」朱勝北點頭道：「大鹽場一定是對方調查的重點，唐登榮乃皇上指定的鹽官，只要拿不到把柄，誰也奈何不了他，所以一定要小心點，不要給人混了進去。」

朱君宇道：「負責鹽場的馬老大為人小心，多天前便有一名小子發覺了我們偷天換日的手法，給馬老大派人結果了小命。」朱勝北獰笑道：「殺得好，你昨天到會留看練兵，情形如何了。」

朱君宇道：「白承宗精通兵法，出色當行，父王請放心。孩兒唯一擔心的地方，就是比起京軍，我們在人數上單薄得多。」朱勝北悶哼一聲道：「所以開始那數仗我們絕對輸不起，一輸將永無翻身機會，只要連勝數仗，聲威大振，與我等有交情的其他藩主，便會乘機響應，而其他中立的郡王。則會看風駛舵，所以一定要挺過開始那場硬仗。」

朱君宇道：「孩兒明白，這也是烏金兵器的重要性，假設有上兩、三千把這樣的利器，加上以烏金鑄成的箭頭又能穿透對方的甲冑，定能殺得對方措手不及，那時天下有一大半已落入我袋裏。」兩人一齊狂笑起來。朱勝北道：「雲上村收地一事進行得怎麼了。」

朱君宇泛出個詭異的笑容道：「計劃已在密鑼緊鼓，只要一出殺手，保證他們雞飛狗走，爭相離村。」朱勝北一拍朱君宇肩頭道：「幹得好，不愧是朱勝北的兒子，將來的天下還不是你的嗎？」

朱君宇躬身道：「父皇誇獎了。」朱勝北話題一轉道：「君宇，有沒有見過唐登榮的女兒，據說生得國色天香，非常貌美。」

朱君宇腦海現出另一位美女的容顏，心想也應該去見上一見，口卻應著道：「父皇當非是隨意提起，我還以為父皇屬意的是陳將軍的女兒。」朱君宇這樣說大有道理，像朱勝北這種身分和野心。兒女的婚嫁都是以政治為主，以之加強聯盟，朱勝北看上唐登榮的女兒，自是奇怪。朱勝北陰陰一笑道：「君宇你的想法太過天真，你把唐登榮的女兒娶上手後，略施小法，他龐大的家財還不是盡歸你有，淨是這些年來他在私鹽上分到的錢，便等於全國一年的稅收了。」

朱君宇恍然大悟，薑畢竟是老的辣，自己還要多多學習。這時書房門連響數下，總管福正的聲音在外叫道：「啟秉皇爺，小人有急事求見。」朱勝北道：「進來，有事秉上。」臉現不悅之色，他很少機會能和兒子促膝長談，怎會喜歡給人打斷。

總管福正跪秉道：「京城來了一位公公和兩位侍衛大人。要見皇爺頒旨。」朱勝北和朱君宇同時諤然。

扮成貌如老人的風亦飛跟在慕農身邊，越過高牆，他這三天來都跟慕農和蕭長醉習技，學曉了提氣輕身的功夫，一向以來在山林中早已習慣縱躍如飛，這時一經兩名名師指點，立時如虎添翼，打不定也逃得了。慕農伏在樹叢內，計算著時間，回頭低聲道：「記著！一聽到暗號，甚麼也不要理，開鎖衝進去救人，遠走高飛。」風亦飛毅然點頭，他第一次參與這種江湖行動，又想到能救回尊敬的鐵大叔，振奮萬分。

朱勝北和朱君宇來到正廳，那名太監大模斯樣站在廳心，拿著聖旨。旁邊是一長一幼兩名宮廷侍衛，年青那個不知是否少見場面，神態有點張惶，楊武戴虎等侍在一旁，神色惴惴。朱勝北銳利的眼睛巡視了三人一回後，堆起笑臉道：「這位公公臉生得很。」他每三年進京一次，和宮內有權勢的太監都曾打過招呼，這句確是實話。那太監臉無表情，高舉聖旨道：「皇爺朱勝北接旨！」拉尖拉長了聲音，倒也似模似樣，尤其一口京官腔音，連精明的朱勝北也給瞞了過去。

朱勝北慌忙跪下接旨，朱君宇等其他人跟從跪下。太監道：「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天下承平已久，國泰民安，國家庫房充足，自應與民同樂，今川南府──」

就在太監宣讀聖旨的同時，慕農一個箭步標出，直往第一個哨崗撲去。不一會一下短嘯傳來。風亦飛知道慕農成功清除了一個哨崗，以暗號通知自己出去，哪敢猶豫，一溜煙往囚禁鐵隱和假石山衝去。哨聲大作，不出他們所料，慕農的行動怎能瞞過其他哨崗的耳目。

這時太監讀到：「故由今年甲成起，稅減一半──」院中示警的哨聲隱隱傳到。朱勝北心中一凜，苦在不敢抬起頭來，因為太監宣讀聖旨時如皇上親臨，若無恩准，龍顏怎可以任君欣賞，其他人見皇爺沒有表示，惟有按兵不動。朱君宇心中一動，暗想為甚麼這麼巧，忍不住抬頭望去。

※※※

喊殺連天，慕農與人動上了手。風亦飛把鎖匙插進鎖裏，輕輕一扭，大鐵鎖應手而開，大喜衝入，一條長長的地道往下通去，兩旁全是空的囚室。到了尾端的一間，一個人垂頭坐在床上，聽到聲音也不抬起頭來。風亦飛叫道：「鐵大叔！」那人緩緩抬頭望來。

※※※

朱君宇抬頭一看，恰好與扮禁宮侍衛的阿海四目交接，阿海聽到外面喊殺連天，已是心驚膽顫，一見朱君宇望來，以為給對方識破，臉色一變，一手抓上正在宣讀聖旨的「太監」田仲謀身上，想叫他注意，這一下犯了大忌，宣讀聖旨者等如皇上自身，試問一個禁宮侍衛如何敢明知故犯。朱君宇跳了起來狂吼：「父皇！是假的。」話猶未已，蕭長醉一揚手，黑忽忽一粒粒東西，被他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眾人射去。

田仲謀低喝道：「走！」一拉阿海，向後急退，身手靈捷。朱勝北一揚雙袖，將射來暗器撥開，叫道：「楊武！戴虎！到外面看。」

楊武一手接著對方射來的暗器，原來是鐵彈子，他身旁的侍衛不比他武功，猝不及防下紛紛慘叫倒地。戴虎道：「我們去。」往廳後掠去，那處另有廊道通往外院。朱君宇抽出長劍，向蕭長醉刺去，蕭長醉見他劍勢凌厲，心中一凜，煙桿閃電遞出，且戰且退。這時田仲謀和阿海早退出門外。朱勝北上了一個大當，氣得臉色發青，指揮手下道：「上！格殺勿論。」

※※※

那囚犯回過頭來，風亦飛嚇了一跳，差點認不出這是鐵隱，他臉色蒼白，兩眼無神，沒有半分昔日的神采。風亦飛抽出鐵隱贈他之劍，全力下擊，門鎖應劍斷開。衝進去道：「鐵大叔，快隨我走。」鐵隱搖頭道：「我被歐陽逆天以獨門手法所制，全身軟弱無力，走不了，你還是走吧。」

風亦飛一咬牙，把鐵隱背在肩上，往來路奔去。這時慕農蕉雨劍法全力展開，守在出口處，皇府侍衛一波一波攻了上來，紛紛中劍退開，慕農為人慈悲，即管在這等關頭，都只是刺中對方無關重要的穴道，雖使對方失去作戰能力，卻於性命無損。他回復了昔年與蕭長醉併肩闖蕩江湖的豪情，劍法愈發精練，忽然一股力道從右方湧至，一枝鋼打重矛，毒龍般向他鑽刺而來。

慕農知道來了高手，運氣下長劍貫滿內力，驀地雨點滿天，寒芒大盛，圍攻的其他侍衛駭然後退，避過他這一輪鋒銳。持矛者狂喝一聲，矛勢加強，依然刺來。慕農滿天劍雨忽地斂去，長劍劈在矛尖上。

「錚！」一聲激響，持矛者向後退了三步，原來是皇府高手奪命邪神戴虎。慕農也向後退了一步，血氣浮動。戴虎天生強悍，武功雖比慕農遜了半籌，其神力和凶強卻補了不足，大喝一聲，另一矛再攻去。慕農暗暗叫苦，只是這戴虎便足可纏他一時三刻，何況還有其他如狼似虎的侍衛，這時身後風亦飛的聲音傳來道：「得手了！快逃。」

慕農往後一看，道：「他怎麼了。」風亦飛道：「受了歐陽逆天獨門手法，全身無力。」

慕農正力拒狂攻勇進的戴虎，另一皇府高手楊武又加入戰圈，雙刀使得風聲虎虎，無孔不入攻了進來，這時能逃命已是上上大吉，哪還能把個全身無力的鐵隱帶走。慕農一咬牙道：「亦飛，放下你大叔。」風亦飛楞然，猶豫了一下，將鐵隱放了下來，他知道慕農對鐵隱的感情，比自己還深厚得多，這樣做必有理由。

慕農狂叫一聲，劍光大盛，灑出滿天劍花，一朵朵向四面八方攻來的敵人灑去，這種打法極耗內力，只能支持短暫的時間。儘管以戴虎和楊武之能，也要避其鋒銳，向後退去。慕農一退後來到靠牆而坐的鐵隱處，以身遮擋敵人視線，手一揚，一支金針沒入他腦門。風亦飛大訝，剛要追問，慕農一扯他衣服，叫道：「聽我說，不要問，走。」兩人騰身而起。風亦飛人在半空，還不忘回頭張望，只見鐵隱側倒地上，兩眼緊閉，像死了一樣。

風亦飛大駭，難道慕農寧為玉碎，令鐵隱賠上了瓦存的命？這等提氣縱身，最重要一口真氣體內運轉，兼之風亦飛初學此技，心中有事，真氣立滯，從半空中墮了下來。一股勁風從後撲來，風亦飛回身運劍，剛好見到戴虎的矛由下而上，直取他喉嚨。風亦飛自恃劍行，猛喝一聲，向矛尖閃電劈下，滿以為至不濟也是可以斬開矛頭一個缺口，豈知一觸尖，對方一捲一纏，以柔制剛，化去了他的力道，就像你雖孔武有力，可是要抓著一條滑溜溜的魚，亦是有力難施。

矛貼著劍身，來勢不止，仍向他喉頭挑來。這戴虎武功高強，當日雖一照面敗給歐陽逆天，故然是歐陽逆天魔功蓋世，另一個原因卻因那只是宴前較技，高低一分即止，非是真的相搏沙場，要是歐陽逆天真要取戴虎性命，恐怕還需一大番手腳，甚至免不了在對方臨死反噬下，受點輕傷，由此可見戴虎絕非易與之輩，兼且他搏鬥經驗極豐，更增其可怕處，故風亦飛一與對上，立處捱打之局。

風亦飛亦有他的本事，就是靈動如狡猴，一縮身，向後一滾，貼著地一溜煙向後退去，這身法不入經典，不載史冊，戴虎長矛落空。戴虎冷哼一聲，貼著標上。風亦飛從地上彈起，依著蕭長醉教下的煙桿十三手第一手，長劍跳動起來，就像火焰在猛風下飄忽晃動，使人難知去勢。

戴虎身形一窒，這一劍精妙絕倫，且定在上身肩膊全然不動，使他無從判斷對方劍刺何處，而己身大穴全被籠罩，猛喝一聲，臉容凄厲，兩眼邪光大盛，化滿天矛影為一矛，分中向對方劍光的中心激刺而去，就像刺向一朵鮮花的蕊心。這一擊以氣勢取勝，證明了戴虎眼光獨到，看出風亦飛信心氣勢未足的弱點。

矛風呼呼。風亦飛果然心中一怯，劍勢減弱，對方矛已破進劍光圈。「叮！叮！叮！」連續十聲脆響，風亦飛虎口爆裂，鮮血從握劍的手流下來，踉蹌倒退，他能劍不脫手，已大出戴虎意料之外。戴虎獰笑一聲，急步推前，想補上一矛，取對方性命。一道長虹從天飛來，戴虎嘆一口氣，運矛擋開。

戴虎和風亦飛這數下攻守，整個過程發生在瞬息之間，這時慕農才返回援手。楊武趕了上來，大刀展開，凌厲的攻勢滔天巨浪般向慕農捲去。慕農知道若讓兩人刀勢矛勁展開，自己休想有命生離此地，阿飛又氣血浮動，一時難以動手，強提一口真氣，蕉雨劍驀地擴大，每一劍都是不求自保，但求傷敵。戴虎楊武大駭後退，誰願和慕農兩敗俱傷。慕農向後急退，一把挾起風亦飛有若大鳥展翅，越牆而去。

# 第六章 惡獸逞凶

朱勝北站在橫臥地上的屍身前，臉色陰沉得像暴雨來臨前的天氣，烏金鐵秘密難道要隨此君永不在世上再現。宗丹跪倒在他師兄旁，臉上現出複雜之極的表情。楊武和戴虎有點垂頭喪氣，眼白白讓敵人溜走，囚犯又給人殺了，教他們的臉放在哪裏。一名手下向朱勝北報告道：「啟稟皇爺，犯人心臟已停，生機全絕。」朱君宇道：「看來是自斷心脈而亡，但他給歐陽宗主以獨門手法制住了武功，如何還能運用內功，自殺身死。」

朱勝北道：「無論如何，人都死了，鑄兵的重責，要落到宗老師身上了，希望宗老師不要令本皇失望。」

宗丹斷然道：「這全包在我的身上，師兄做到的事，我一定能做到。」頓了一頓道：「皇爺，宗某有一事求你，就是希望能領回師兄遺體，讓他入土為安。」

朱勝北道：「死者已矣，如你所願。」扭頭領著眾人離去，剩下宗丹孤伶伶一個人，呆站在屍身旁。

宗丹在墳頭插上三支香，拜了七拜，平靜地道：「師兄，這件事是我對不起你，但我亦盡了力。」長嘆一聲，轉頭去了。

他剛走不遠，樹叢輕動，慕農、風亦飛等五人跳了出來，拼命挖開泥土，很快露出了包裹屍體的草席。慕農一連七掌拍在屍身上天靈、尾枕、湧泉等大穴，跟著用手在鐵隱耳後一陣按撫，兩指一挾，將一支三寸長的金針抽了出來，喝道：「看你的了。」蕭長醉將兩手分按鐵隱額頭，內力源源輸入。不到半盞茶功夫，鐵隱呻吟一聲，重新呼吸，神智仍是昏迷。

慕農吐一口氣道：「總算鐵兄命大，我這『金針定魂』手法，是由一道門前輩秘傳予我，卻未曾一試，危急下匆匆用了。」田仲謀道：「道門秘術，令人難以置信，所做成的假死現象，居然能瞞過皇爺眾多老江湖。」

阿海道：「真怕皇爺下令將他火化了。」風亦飛道：「那時強搶起來，也容易得多，誰會防人搶條死屍，最怕是當場斬上兩刀洩憤，幸好他師弟還有此天良。」

蕭長醉道：「只不知他是否告密之人。」慕農道：「此處不宜久留，還要為鐵兄破去歐陽逆天的禁制手法。」眾人一齊應命，靜悄悄沒進林木裏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將長劍高舉過頭，凝神慮志。心靈平靜無波，時間緩緩流動。大喝一聲，踏前五步，退後三步，每一次衝前手中長劍直劈而下，一退後劍又回復高舉的姿勢，如此一百下後，不但不覺勞累，反而體內真氣澎湃，火熱從丹田湧起，由背脊督脈直上往玉枕關衝去，可是一到了玉枕氣便受阻不升。玉枕像在給千百支針一齊猛刺，痛得風亦飛悶哼一聲，停了下來，知道火通督脈一關，還未曾闖過。

這幾天寧靜的日子，給予了他珍貴無比的靜修機會，每天一早他都來到惡獸林內，苦練直至黃昏，蕭長醉和慕農教給他的東西，給他融會貫通起來。他曾目睹宋別離和歐陽逆天的決鬥，那是百載難逢的奇遇，令他印象深刻無比，自然而然對他兩人的姿勢動作揣摩起來。

「阿飛！」阿海上氣不接下氣地走來。風亦飛還劍鞘內，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阿海道：「皇府派了一批人來，把鐵大叔的工場封了，像在搜查甚麼似的。」風亦飛皺眉道：「回去看看。」往雲上村的方向走去。

阿海擔心道：「你不是要去鬧事吧？不要忘記慕老師吩附，這一輪要韜光養晦，最緊要待鐵大叔完全康復，才決定下一步行動。」風亦飛笑道：「放心吧，你就算跪在我面前叩頭也使不動我去鬧事。」

阿海在後急步跟著道：「你走得慢點好嗎，誰會跪你，除非你扮太監頒聖旨。」風亦飛停了下來，阿海腳步過急，一下子衝過了頭，又走回來。風亦飛恍然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據鐵大叔說，他師弟宗丹還不知道烏金的煉製方法，所以目下唯有到大叔處仔細搜查，希望能得到蛛絲馬跡。」

阿海道：「還有另一件怪事未曾告訴你。」風亦飛道：「你一次全告訴我可以嗎？為甚麼要分幾次來說？」

阿海道：「耐性一點，我是有權不說的。」風亦飛失笑道：「你這人直腸直肚，有甚麼事可藏在心裏，要你不說出來，才難受死了。」

阿海搖頭晃腦，忽又臉色一黯，道：「往你不聽，我可以告訴阿貴，但阿貴──阿貴──。」風亦飛眼圈一紅，一摟阿海肩頭，把他擁著往村中走去，一邊道：「那件是甚麼怪事？」

阿海拭拭眼角，道：「今天早上，城裏來了一隊人，帶來很多名貴的布料絲綢和珠寶，要送給青思姑娘作禮物。」風亦飛愕然道：「有這種事？青思怎樣應付。」

阿海道：「她甚麼也不要。說也奇怪，那領隊連問了她三次，她拒絕了三次後，那些人將所有東西帶走了。到了下午，又有另一隊人來送禮，這次全是書和字畫，我看青思倒很喜歡這些禮物，猶豫了片刻才拒絕，當她說了三次『不』後，那些人又把東西拿走了。之後的事我不知了，你說怪不怪？」風亦飛想了想道：「或者是和那人有關吧。」記起了朱君宇。

阿海道：「誰？」這時兩人剛步進村內，田仲謀迎面走過來，一把拉著風亦飛道：「我從城內帶了個客人回來，飛哥兒可否將你寶貴的時間騰點兒出來。」

風亦飛皺眉道：「誰！希望你不是賣友求榮，私通敵幫，將歐陽老賊帶了回來。」田仲謀怒道：「你也恁地將人看扁了，我田某頂天立地，是正牌鐵漢──」

阿海最愛和他抬扛，扮個鬼臉道：「戲子在演戲了。」田仲謀嘆氣搖頭吟道：「一朝做過戲，再演回自己的真我也沒有人信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回頭已是百年身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少說廢話，人在哪裏？」田仲謀一指五丈外一個小樹林道：「就在那裏。」

阿海伸舌道：「幽會嗎？這麼神秘。」田仲謀道：「你不要在這裏礙手礙腳，隨我來吧！」硬把阿海拉走。

風亦飛心下奇怪，往田仲謀指點的方向走去，在林木間轉了兩轉，林中現出一塊空地來，一個修長苗條的女子，背著他盈盈俏立，右手在摘樹上的松針。風亦飛道：「小姐！」少女輕顫一下，轉過頭來，美麗絕倫的俏臉羞喜交集，見到風亦飛肆無忌憚的直視，立時粉臉一紅，不敵的垂下頭去。唐小姐。不是她是誰。

風亦飛一見是她，也有點手忙腳亂起來，這數天內他亦不時想起她的臉容，可是風頭火勢，怎敢出城，這時她找到此地，不由甜絲絲的，喉嚨火般灼熱，假設這是愛情，滋味倒不錯。唐小姐抬起頭來，緩步向他走來，遞出一包東西道：「這裏有三株上等人參王，我怕上次那些你用完了，特別拿來給你。」風亦飛道：「這樣的重禮怎可以受，上次還欠你的。」

唐小姐烏靈靈的眼珠一轉，可愛地笑道：「問你一個問題，要老實地回答。」風亦飛不知小姐葫蘆中賣何藥，點頭道：「說吧！」，一副嚴陣以待，悉力以赴的模樣。

唐小姐大眼故意不望向他道：「假設這兩條參是你的，而你朋友又需要它們，你會不會無條件地給你的朋友？」風亦飛道：「我明白你在說甚麼，但是──」他本想說我連你的名字也不知道，尚未可算是朋友，話到嘴邊又吞回了去。

唐小姐走前一步，離開風亦飛只有兩尺許的距離，連對方的氣息也可以感覺得到。唐小姐道：「不要迴避這個問題，告訴我，你會不會贈給貴友？」風亦飛無奈點頭，這也是真正的答案。唐小姐喜道：「快接著吧！」將手上包得密實實的參塞進他懷裏。

風亦飛見她一對美目灼灼地望著自己，有些手忙腳亂地一舉手，將遞來的人參拿個正著，心想她的目光像燒人的火焰一樣，令他全身發熱。他不知道同年齡的青年男女，女性往往比較早熟和懂事，歡喜一個人，表現得比男方更主動。唐小姐見他收了，非常歡喜，頭一垂道：「我要走了！」心中卻希望他出言挽留，又或訂下後會之期，這可是一人走一步了。

風亦飛在情場上連新丁也稱不上，生平最熱絡的女孩子是慕青思，但那是由小到大的兄妹情誼，見到眼前玉人一來便走，心中大是失落不捨，那知對方欲拒還迎，以退為進，這等少女心事，教他如何曉得。風亦飛呆頭呆腦地道：「這樣多謝你了。」唐小姐一扭身，走了幾步，又別過俏腦，這個角度恰好讓風亦飛看到她起伏有致的側臉輪廓，美得眩人眼目。唐小姐道：「我們是朋友了。」

風亦飛不自然地舉舉手中人參道：「是──是的──」好像這個朋友是以人參交換來的。唐小姐扭轉身來，邊望著他邊以背往後退，邊退邊道：「那天──那天你很威風，惡人也不怕──心腸又好──」

風亦飛知道她說的是當日追逐她時，從馬蹄下義救老婦的事，傻兮兮不知怎樣對一個美麗少女的讚美作出反應。唐小姐忽道：「傻子！聽著，我叫唐劍兒。」嫣然一笑，一溜煙跑了。

※※※

來到長醉居時，日近黃昏。蕭長醉的鼻子最靈，搶一條人參去浸酒，風亦飛把另一條人參切了幾片，沖茶拿進房內給鐵隱。鐵隱身體恢復了大半，不過卻比以前更沉默了，即是說可以幾天也不說一句話，比以前一天只說幾句話更是不如。見到風亦飛，他依然故我，令人不知他是高興還是不高興。風亦飛坐下道：「皇爺派人來查封大叔的工場──」

鐵隱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想不到我兵甲門一向不捲入江湖紛爭，卻給這叛徒盡毀清譽，名利害人。」風亦飛見他破例說話，大感高興道：「大叔，他們這樣做有用嗎？來，喝口參茶。」

鐵隱道：「先待一會。」風亦飛又再追問。鐵隱道：「師弟是個很努力的人，自少便想超越和爬過我，可是上天可能看穿了他的本性。所以和我在鑄劍上總差一線，他為人聰明機巧，最愛投機走捷徑，所以在機關巧器上，我反而遜他一籌。」低頭沉吟起來。

風亦飛見他繞了一個大圈子，仍未到題，有點著急問道：「現在他這樣到工場來大搜一番，會不會發現你鑄劍的秘密。」鐵隱嘆道：「他一定能發現一些東西，至於他能領悟多少，就要看他的天分了。」心中一陣凄然，假設皇爺真以烏金煉劍，儘管不能到達歷代相傳的「靈劍」之境，已足可製造出一隊無敵的雄師，將天下生靈陷進一個惡夢裏去，他鐵隱成了罪魁禍首。

鐵隱神情一動道：「飛兒，你知否這附近有沒有隱蔽處所，可以讓我另闢工場。」風亦飛皺眉苦思，忽地臉色一喜，叫道：「有了，在惡獸林後的山谷裏，有一棄置了的窯洞和石室，非常隱蔽，是鑄鐵的好地方。」

鐵隱首次露出振作的神氣道：「今次我要個更大的熔爐。」

※※※

從工場的一個角落裏，宗丹找到一桶水，水內有點點閃亮的物質，宗丹雙眼一亮，伸手點水，放在舌頭一嘗。鹹的。是鹽水。宗丹一陣激動，他終於找到處理烏金的初步方法。烏金是藏在地內的異物，見風即化。所以必須浸在鹽水裏，才可施用。這方法簡單之極，但若沒人提點，卻是任人想爆了腦也難知曉。

「宗先生！」瞞天棍夏其陽進來道：「外面院中發現了一個地方，埋了百多把劍。」

宗丹神情一振，隨他出外。侍衛將其中一把遞來給他，宗丹細察劍身，臉色大變。眾人愕然望向他。宗丹作了個奇怪的動作，兩手用力一拗，「啪」一聲，長劍斷開。宗丹廢然道：「這些全是失敗之作，即管要鑄成那把宋別離決戰神劍，已不知經歷了多少失敗和嘗試，唉！這次要看上天是否站在我方了。師兄，你離開鑄成靈劍還差一步，我會很快追上你的。」

※※※

風亦飛回到家時，夜已深沉。鐵隱看他沉默寡言，一想到鑄劍大業，立時刻不容緩。和風亦飛潛往窯屋。弄足了大半天。風亦飛助他清理一切後，才離開該處。田仲謀在柴房內倒頭大睡。這個地方變成了他的安樂窩，他曾出手相助拯救鐵隱，身分地位大不相同，更有道理大模斯樣把柴房據為己用。風大娘對此君甚有好感，風玉蓮更不用說了，風亦飛對他的真正身分早有疑心，但兩人肝膽相照，心照不宣。

風亦飛不想弄醒他，回進屋裏，風亦樂的房中傳來輕微嘆息，顯示他仍未就寢。風亦飛走往風亦樂的房去。風亦樂低聲道：「三弟嗎？」他對每一個人的足音都非常熟悉，尤其是慕青思的足音，聞足音輕重而明辨秋毫，但今次他覺得風亦飛的足音輕巧了許多，似有如無，所以問上一問，他自然不知道風亦飛正以驚人的速度向著武道的高峰邁進。

風亦飛道：「是我！還未睡嗎？」風亦樂默然不語。風亦飛奇道：「怎麼了？」他二哥一向樂觀積極，眼盲志不餒，很少這樣失意頹唐。風亦樂長嘆一聲，滿腹心事，無從說起。風亦飛陪他坐在床緣，心下凄然，假設沒有魔豹，這是個何等幸福的家庭。

風亦樂低頭道：「為甚麼上天對我這樣不公平？」風亦飛愕了一愕，放輕聲音安慰道：「一切都會過去，慕老師曾說過心藥還需心藥醫，你的眼並非天生殘疾，只是受驚過度，心理失去了平衡，暫時失去視力，有一天會突然恢復過來。」

風亦樂將臉埋在雙手裏，激動地道：「暫時！這一天我等了足足三年，就算將來真能康復，我最寶貴的一段生命早已過去，甚麼也遲了。」風亦飛惻然道：「你為甚麼不給自己占一課？」

風亦樂把臉抬起，苦笑道：「只怕好的不靈醜的靈，就像阿貴那樣，連一丁點兒希望也失去。你今天有沒有見過青思。」風亦飛恍然大悟，想起今天有人向慕青思展開送禮攻勢，苦戀慕青思的風亦樂定是大受刺激，以致自怨自艾，笑道：「二哥！在我周圍所有人的心目中，開眼的人也比不上你。」

風亦樂喟然道：「我就是心不盲，才有這麼多煩惱。」風亦飛一拍他肩頭道：「二哥，你最是能人所不能，喜歡青思，放膽和她說好了，起碼讓她知道你對她好。」說這話時，不自禁地想起了美女唐劍兒，揮之不去，心想為甚麼這些天來總是被她不斷的闖進心湖裏。

風亦樂臉一紅，怒道：「誰說我喜歡她！」風亦飛剛要說話，「呀──」一聲凄厲的尖叫，刺破雲上村安寧的晚上。兩兄弟頓然色變。風亦飛一聲不吭，騰身而起，往屋外衝去。整條村沸騰起來，開門聲、撞物聲、拿兵刀棍棒聲、人聲混成一片。

風亦飛聽覺敏銳，直往村口撲去，那是厲叫傳來的方向。撲到村口，慕農和田仲謀先到一步，兩人蹲在伏地的屍體旁，融在夜色裏。風亦飛奔了過去。慕農抬頭道：「是林叔，死了。」風亦飛駭然俯望，地上滿是鮮血，住在村頭的林叔臉上血肉模糊，似是被鋒利的獸爪迎臉抓中。田仲謀道：「死得真慘。」

村人圍了過來，火把光下駭然可怖的情景映進眾人的眼裏，林叔一向早出晚歸，往城中作豬羊買賣，竟然落得如此橫死。屍體上有十多個凌亂的野獸足印，觸目驚心。一個村婦尖叫起來，使人心神顫懼。有人驚呼道：「魔豹！」恐懼波浪般澎湃著，圍攏的人愈來愈多，每一個人都噤若寒蟬，被眼前的恐怖景象震懾。林叔的頭不自然地扭曲著，說明這一抓同時把他的頸骨握斷，可見其一抓之威。

風亦飛一陣激動。好！你終於來了。剎那間，魔豹從眾人的夢魘裏跳了出來，成為活生生的現實。

翌日清晨，雲上村的男丁組織了支近三百人的隊伍，遍山遍野搜索魔豹的行蹤。風亦飛、阿海、田仲謀和另外十多名青年組成一隊，負責雲上村西南方的山頭。田仲謀叫道：「你們過來。」眾人趕了過去，田仲謀指著地上道：「看！」

泥地上有十多個野獸的爪印，比一般貓印大了三四倍，到了山石處失去痕跡，過了山石的泥地處，還有兩至三個足跡，往山上去了。眾人駭然互望，有些足印相距達丈許有多，顯示了魔豹躍遠的距離。田仲謀仔細察視，皺眉道：「所有足痕深淺幾乎全是一樣，看來無論緩行速躍，所需的力道都是那樣平均。」阿海咬牙切齒道：「所以我們才喚它作魔豹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可惜爹不在，否則必能憑他的經驗追到那畜牲。」當年正因他追上那畜牲，才會發生父子一失蹤一失明的慘劇。除了發現到零星的足跡外，一直搜到當天黃昏，才收隊回村，他們是最後回村的一隊，對於黑夜裏的山頭，眾人都有說不出的恐懼。另外也有兩隊人發現了魔豹的足印，人人臉色沉重，當年魔豹帶來的禍害，沒有任何人能忘懷。

在風大娘指揮下，慕青思、風玉蓮一眾女子，做好了飯，等他們回來。風亦樂臉色凝重，把風亦飛拉在一旁，仔細詢問搜索的詳情，聞罷皺眉道：「當年和阿爹追獵魔豹，只會發現過一個半個足印，爹說豹性喜隱蹤潛形，只在樹木和石上串躍，極少留下足印。」跟著神情一動道：「有沒有找到它留下來的糞便？」

風亦飛茫然搖頭，一直以來，他都希望能手刃此獸，可是當它真正出現時，卻像大海撈針，不知從何入手。風大娘走了過來道：「飛兒！小心點，這幾天不要再上山了。」風亦飛一聲不響，要他放棄搜尋魔豹，比殺他還容易一些。

當天夜裏，村人組成了巡邏隊伍，整夜不停巡邏，天明時，眾人都鬆了一口氣。可是慘劇已在無聲無息中發生了。村尾何寡婦一家四口，全遭殺害，何寡婦慘死床上，咽喉有深深爪印，骨也露出來，大兒子和三兒子伏屍屋外的雞棚裏，地上有明顯拖曳過的痕跡，渾身爪痕累累，致命傷是頭骨破裂，二兒子的屍體掛在窗框上，背脊破了開來，腰部留下了深深的血痕。屋內外凌亂不堪，大半的雞都不見了，其他或死或傷，血肉狼藉。何寡婦養的狗亦身首異處。

村人臉如死灰。巡邏隊伍天光前曾巡至此處，那時一切安好，但魔豹竟能趁那段空隙，幹下了如此驚人的暴行。田仲謀臉色出奇地凝重，仔細察看每一寸地方，連破碎了的東西也不放過，其他人包括阿海在內，全失了方寸。慕農把風亦飛拉在一旁道：「這件事頗不尋常，昨晚我放不下心，數次出來巡梭，假設事發時真在近天明的時分，那正是我剛回去休息的時間，一條畜牲怎能把握得這麼準，難道真是只有魔性的異物？」

田仲謀走了過來道：「人和破碎的物件都是被抓死和抓碎，這樣可怕的野豹，確是聞所未聞，而且它似乎是以殺人為樂，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。」慕農望著二十多尺外的狗屍道：「豹來時人或者不知道，狗卻會吠。」

一個村民插入道：「你們有所不知了，當年每逢魔豹來時，村中的狗都驚得夾起尾巴，縮在一角顫抖，哪敢吠半聲出來。」風亦飛道：「今天再上山，定要把那畜牲抓出來。」

慕農道：「你小心點，我也要往窯屋為你大叔療傷，順道送些乾糧給他。」轉身去了。田仲謀叫道：「告訴他也小心一點，說不定魔豹閑逛到那裏去，我也要往城中打個轉。」

風亦飛皺眉道：「這裏發生了這麼大件事，你不留在這裏助我們一臂之力嗎？」田仲謀嘆口氣道：「這幾天我都在查阿貴遇害的事。」

風亦飛一震道：「怎樣了？」阿貴的血仇，他又何能有片刻忘記，但實在太多事暴風雨般吹襲過來，令他無所適從。田仲謀道：「有點眉目了，你先辦你的事，遲些我還要你幫忙。」

風亦飛肅容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？」田仲謀道：「我便是我，我便不是我，問來作甚。」言罷揚長去了。

風亦飛走進驚惶萬狀的村民裏，叫道：「誰隨我上山？」村長李昆道：「亦飛！這裏的事我已使了人往川南報官，看來我們要理也理不了。」

風亦飛眼目一掃眾人，只見年青力壯的一群，紛紛避開他的眼光，眼前的慘象太過震撼，試想何寡婦三個兒子都是孔武有力的壯漢，昨夜還興致勃勃參加了早更的巡邏，現在像一點還擊的力量也沒有便慘死了，誰還敢去找死。阿海道：「飛！還有我，我和你去。」站在他身旁的海媽一聽，眼淚嚇得流了出來，悲叫道：「甚麼？我只得你一個兒子，你去了，我怎麼辦，死我也不讓你去的了。」

阿海呆道：「娘！我──」村民中有人道：「唉！我們鬥它不過的，它是山中妖魅的化身，當年死了這麼多人，還不是因為我們要追獵它嗎，這種妖魅愈迫得它緊，愈是凶狠，愈殺得多人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那怎麼樣？難道等它來逐個殺害我們嗎？」這時全村能動的人都聚攏了在這村尾的慘案現場，卻無人回答風亦飛這句簡單的問題。寒了膽的人喪失了抗爭的鬥志。風亦樂比較遲才到達現場，臉色蒼白，很多次欲言卻止，始終沒有作聲。

風大娘站出來道：「阿飛說得對，總不能束手待斃，要想個方法出來。」有人低聲道：「鬥不過唯有走，橫豎唐大財主在收購我們的地。」他的話提醒了各人，立即有人附和起來。

風亦飛知道他們士無鬥志，嘆了一口氣，往村內走去，慕青思追在一旁道：「飛哥！可惜我幫不了甚麼忙，否則一定隨你上山，為世除害。」

風亦飛成長了不少，聞言淡笑道：「青思，你是個很好的女孩。」沉吟半晌續道：「這也好！爹曾說過好的獵人，必須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也不灰心氣餒。」

慕青思蘭心慧質，聞弦歌知雅意，駭然道：「你一個人去嗎？太危險了。」風亦飛笑道：「你為那隻畜牲擔心吧，我不信它可以逃過我的五指關。」手握在劍把上，用力過度下筋脈蚯蚓般隆了起來。沒有任何人能阻止這個決定，他故意走回村裏只是個掩眼法，因為風大娘是不容他一人冒險上山的。

正午時分。阿海一人悶悶不樂，在村口閑逛，找了風亦飛半天，人影也看不見，心中升起一種不祥的感覺，想到風亦飛可能獨自潛了上山，若不是娘親以死相協，他當時一定毫不猶豫衝上山去，而現在即管他要找風亦飛，山區廣闊，不知從那處找起。

「這位大哥，請問你知否風大娘的公子住在哪裏？」嬌柔甜美的女聲在他耳邊響起。阿海嚇了一跳，抬起頭來，接觸到一張秀麗絕倫的俏臉。阿海茫然道：「風大娘的公子？」一時沒法子將「公子」的尊稱和比野人好上只一點點的風亦飛拉在一起。

少女俏臉微紅，勇敢地點頭道：「就是他。」一個黃花閨女，向另一個年青男子，詢問另一個男子，在當時的社會是需要絕大的勇氣。阿海失聲道：「啊！你在找亦飛──」

少女心中念道：亦飛，風亦飛，好瀟灑的名字，就像他的人，旋風般來旋風般去，來去自如，不受半點牽掛約束。阿海苦笑道：「你來得真不巧，他可能冒險一個人獨自上山獵魔豹了。」少女眼中洋溢著的火熱，兼之她心中記著，不自覺地想找人傾吐起來。少女便是唐劍兒，這天她一直盼望風亦飛會到城中去，一時忍不著來了雲上村，她性格大膽熱情，敢作敢為，否則當日也不敢搶去風亦飛的藥籮，弄出那麼多事情來。

唐劍兒愕然道：「甚麼魔豹？」阿海嘆了一口氣，將情形大致說上了一遍，唐劍兒臉色一變道：「你是他的朋友，怎能讓他獨自去幹這麼危險的事。」

阿海泛起羞慚之色，一咬牙站起來道：「好！我去找他。」唐劍兒道：「好！一齊去。」

阿海道：「你不能去，太危險了，我恐怕照顧不了你。」唐劍兒笑道：「誰照顧誰倒難說得很，告訴你一個大秘密，我是個武林高手來的。」

阿海打量了這個武林高手數眼，才留心到這嬌滴滴的美人果有三分英氣，一身武打裝束，背上還有把中看但不知是否中用的長劍，半信半疑起來。唐劍兒催促道：「還不快去！」倒像真是趕去救人的樣子。阿海對接觸這樣的陌生同齡少女，經驗是零，兼之對方又如此美麗，一望她的一雙妙目，心中便仆仆跳起上來，不由自主地聽她吩咐起來，一邊往惡獸林的方向走，一邊道：「我先回家去拿刀和箭，你等我一會。」

唐劍兒陪著他一齊走，才兩步阿海停了下來，唐劍兒心焦如焚，大不耐煩道：「還不快去。」阿海道：「不！不能回家，你在這裏等一會，我到亦飛的家去借東西。」一溜煙去了，他既然決定上山，當然一刻也不想浪費。

不久阿海回轉過來，急得團團轉的唐劍兒大喜過望，幾乎想架起阿海狂奔上山。阿海拍拍背在背後的弓、箭和刀，道：「隨我來！」唐劍兒道：「他會在哪裏？」

阿海邊跑邊道：「你看那個特別高的山，那是阿飛爹追上魔豹的地方，我想他定是到了那裏去。」快到村尾時，一名布衣釵裙，卻不掩其絕世之姿的少女，迎了上來。阿海叫道：「青思！」

慕青思奇怪地望了唐劍兒一眼，憂慮地道：「海哥！我想飛哥定是往山上去了，今早他才向我表示上山殺豹的決心，噢！對不起，這位是？」阿海道：「這是唐小姐，來找──」

唐劍兒花容一變，打斷道：「你──你是風公子的──朋友。」她見慕青思對風亦飛情意關切，而風亦飛又向她說出心中的事，誤會了兩人的關係，一顆芳心登時冰冷了一截，尤其慕青思的美貌氣質，並不比她遜色多少。慕青思怎想到對方朝這個方向去想，點頭道：「飛哥自少都和我很好，但是現在有起事來，我卻半點幫不上忙，唉！怎麼辦呢？爹不在，其他人都給豹子嚇破了膽。」

阿海慚愧地道：「不用怕，我去找他回來。」「阿海！阿海！快回來！」三人回頭一望，一名婦人氣急敗壞地追上來。阿海臉色一變道：「慘了！是我娘。」

※※※

風亦飛站在一塊突出的石上，靜靜地俯察眼前峰巒迭起的山區，雲上村在下面遠方寧靜安詳，誰人會想到這世外桃源居然慘禍連連。他仔細搜尋了整個上午，除了那天找到的足印外，再沒有發現任何新的痕跡。他拔出長劍，陽光下劍身閃爍生輝，心中出奇地平靜。大自然壯觀美麗，令他湧起一種難言的感受，似乎捕捉到天地間一些超然的法則，心中一動，長劍往前劈出，到和身體成九十度角時，長劍倏止。

他奇怪地想道：蕭老頭的煙桿十三手總括了天下招式的精華，變成簡單有用的動作，慕老師的蕉雨劍法，聽雨打芭蕉有感而成，可見武學的最終目的，不在守成不變，而在創出最符合自己的武技。當宋別離決鬥歐陽逆天，兩人戰來不見一絲斧鑿之痕，妙著天成，由有招入無招的境界，自己為何不可以像他們那樣。

風亦飛大喝一聲，長劍幻起一朵朵劍花。他想到山野中盛放的鮮花，草叢裏星星般分布的小野花、石隙中長出來柔弱但堅強的花兒。花兒迎風舞動，百態千姿。他的劍舞得更急了，心中想到形狀，立時從劍中幻化出來，意到劍動。千百條劍影又變回一把，呼呼地在空中橫掠來回。他想到掠過原野的山風。長劍由上直劈而行，就如瀑布傾瀉。長劍劈至低盡，又化成數千道劍芒，有若瀑布瀉地，水花四濺。

突然間，風亦飛闖進了武道的新境界裏，如醉如痴。身體內真氣運行，就像大自然的勃勃生機，令萬物茁長壯大。他體內的熱毒一點一滴被身內的精氣吸納。風亦飛終於到了突破的時刻，奠下了他以後大宗師的身份基礎。

# 第七章 陰謀敗露

慕青思回到家中，慕農尚未回來，剛才那位唐小姐見阿海因母親阻止，不能上山，竟獨自一人去了，令她非常不安。「砰！砰！」敲門聲。慕青思一喜，難道是風亦飛回來了，打開門一看，原來是風亦樂。

慕青思道：「樂大哥！甚麼事？」風亦樂期期艾艾道：「青思！我去了。」

沒頭沒腦的一句，慕青思聽得糊塗，道：「甚麼去了。」風亦樂道：「阿海來我處借了刀箭──」

慕青思道：「是的，我遇到了海哥。」風亦樂臉上現出堅決的神情，道：「沒有甚麼，只是想來聽聽你的聲音，我是懦夫，每天也想──想──可是，到了它真來時，卻嚇得只會躲在屋裏，就像其他人一樣，青思！沒甚麼，我只是想來聽聽你的聲音。」

慕青思給他糊裡糊塗的說話弄得糊裡糊塗起來，道：「樂大哥！你怎麼了？」風亦樂突然道：「青思！你會不會嫌我是盲子？」

慕青思一呆道：「怎會，在我心中，你比任何開眼的人更明理和樂觀，人又好，以後不要再說這樣的話了。」女性的敏銳，使她接觸到風亦樂的深心處，體會到風亦樂的含意，一向以來，和風亦樂的相處都是愉悅的。卻沒有想到其他，這時風亦樂大膽地說出了心中的說話，芳心起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和顫動，就像心湖給投下了一顆石子，蕩漾起來，現在漣漪正在擴大。

風亦樂滿足地嘆口氣道：「這句話便夠了。」轉頭拿著盲公竹快步走了，他的步法速度，一點不使人看出是個盲人，由這一點可知道他與殘疾抗爭的毅力和勇氣，只是這點，便使他成為一個可愛的人。

慕青思見他忽然而來，忽然而去，有些不知所措，關上了門，猛然省起剛才看他遠去的背影時，印象中他背上了那把日兒苦練的袖珍弩，叫聲不好，打開門追了出去，她知道風亦樂來幹甚麼了，因為他決定上山，才特來向她道別。正是因為他估量這次有去無回，便放膽向自己說了這番話。

※※※

唐劍兒在山野間穿行，四周林木深處魔影幢幢，似乎任何一刻，魔豹將會從暗處撲出來施襲。她愈走愈怕，可是恐懼卻遠遠及不上她想找到風亦飛的熱情。她的心情非常複雜，既想見到風亦飛，可是想起慕青思，又希望永遠不要再見到他，在這種矛盾裏，她失魂落魄地往山上走去。驀地異響傳來，枝葉聳動。唐劍兒尖叫一聲，拔劍出鞘。原來只是一隻鹿從木間竄過。嚇得她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※※※

慕青思離家走上幾步，一個高大的人影閃了出來，使她幾乎撞進他懷裏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那自稱朱君宇的英偉男兒。慕青思捧著心口，一時不知如何言語。朱君宇瀟灑一笑道：「小姐！行色匆匆，不知芳駕何往？」慕青思道：「不要阻我，我有急事要辦。」

朱君宇道：「想追剛才那盲子嗎？何用理他，只要小姐一點頭，我朱君宇保證你榮華富貴，一生享用不盡，而且還有朱某陪侍在側，終日和你談詩論畫，日觀潮夜觀月，雨夜聊心，不是挺美嗎？」慕青思原本對他的一點好感，消失無蹤，心下頗厭，不悅道：「請讓開！」

朱君宇見她怒起上來另有一種美態，更是心癢難制，道：「不是說笑吧，盲子一個，有甚麼值得你苦要追去。」慕青思神情一正道：「你怎能侮辱他！他或者有很多方面及不上你，但他的內在和人格卻比你高尚得多，那才擁有永恆的價值，其他一切只像過眼雲煙，彈指間灰飛煙滅。」

朱君宇臉色一變道：「竟敢對我說這樣的話。」慕青思嬌軀一挺，道：「雖千萬人吾往矣，只要合乎正理，甚麼話不敢說，不可以說。」

朱君宇眼中光芒暴閃，緩步向她走來，一副不懷好意的神情。慕青思終是弱質女流，見他目露凶光，不由自主向後退去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閉目捧劍，感到天上射下來的陽光與身體內的真氣，似有一種同流合匯的傾向。心中一動，那種奇異的感覺立時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就在這時山腰處傳來一聲女子的尖叫，風亦飛一怔後，往聲音傳來的方向奔去，身體比以前更輕巧和靈活了。

※※※

風亦樂在惡獸林內一步一步走著，他失明後並不像一般人躲在屋裏，而是時時往山林處走動，他並不想自己變成了廢人。他喜愛山林裏的氣息，畢竟他是長年住在這裏的人，六歲開始他便隨父親風山登山涉水去打獵，若非忽然失明，他不信自己的身手會弱於三弟。他用耳朵去聽，用鼻去嗅，每一個傳進他耳內的音響，都被分類和分析。他熟悉這裏的一草一木，只要魔豹出現，他的弩箭一定能先一步射進它的身體內。

他的弩經他精心特製，可以連發兩箭，希望風亦飛說得對，魔豹的體積，較他平時屢射不中的沙袋為大。他並不想深進山裏，對一個雙目失明的人是非常危險。所以他要守在惡獸林裏，等魔豹的出現。他自己便是魚餌。

※※※

慕青思往後退去，朱君宇動了真怒，嘿嘿冷笑，一步一步向她迫來。對朱君宇來說，家中美婢還不是任他採摘，對慕青思是破天荒的尊重和客氣，豈知對方不知好歹，大怒下撕下了面具，決心強來。慕青思再退一步，踏在一塊石上，嚶嚀一聲向後倒下，心知要糟。

「怎麼一回事？」聲音從後傳來。慕青思大喜回頭，見田仲謀趕了過來，心下稍安。朱君宇眉頭一豎，兩眼射出深冷的寒光，罩定奔來的人，殺機大盛，誰敢阻他好事。田仲謀擠出一臉笑容，眯著眼道：「噢！原來是小皇爺大駕光臨，幸會幸會。」朱君宇臉容冰冷道：「誰和你幸會，你是誰？怎會知道小王身分？」

田仲謀道：「我是村野小民，小皇爺當然不識小人，但是小人亦常往城中走動。小皇爺威武過人，在街上走時前呼後擁，令人印象深刻，深刻之極。」慕青思爬了起來道：「田叔叔，他不是好人，他──」

田仲謀打斷她道：「大人不記人小過，村野小民怎能高攀皇府貴客，青思姑娘，我們走吧。」他的說話語帶相關，既像要慕青思不記朱君宇之過，又像不要朱君宇記他們之過，含含混混。朱君宇想要發作，忽爾心中一動，想到另外一個更毒辣的方法，長笑一聲道：「好！好！」轉身去了。

慕青思氣得臉色發白道：「上天容許這種人存在，真是沒有道理，難道強權真可以決定一切。」田仲謀嘆道：「暫時的世界便是這樣的，你怎會遇上他。」心想他居然離去，大為不妥。

慕青思驚叫道：「田叔叔，你快些追樂大哥回來，他一個人到山中找那魔豹去了。」田仲謀一呆道：「甚麼？」

※※※

風亦飛迅速在林木裏移動，利用無處不在的樹藤從一棵樹躍往另一棵樹，有時雙手緊抓橫伸出來的樹枝，借力一蕩，凌空一個跟頭，便飛越了三四丈的距離，疾若奔雷。在慕農和蕭長醉兩大高手栽培下，他在山中猴跳虎躍時，更是得心應手。當他從一叢林木衝出一片空地時，但聞嬌叱一聲，劍光從右側劈來，這下事出意外，換了是昔日的風亦飛，肯定就算能避過不死，一點傷卻是難免。但他已非是昔日吳下阿蒙、輕喝一聲，身子硬往左方移開一尺，右手一拔，劍已在手。

「啊！是你！」風亦飛定神一看，驚喜道：「唐劍兒──唐小姐，原來是你。」

唐劍兒一見是他，兼之風亦飛一上來衝口叫出她的名字，表示對方並非對她沒有印象，心下欣悅，但旋又被另一種失望頹喪的情緒替代了，花容一黯，垂頭道：「是我，那又怎樣？」風亦飛見她忽喜忽怒，搔頭道：「你──」一時找不到言語。

唐劍兒別轉臉道：「快些回去吧！免得你的慕小姐擔心了。」她本來想轉身就走，可是一對修長的美腿卻不聽吩咐，原地生根似地動也不動，美麗的櫻唇更不爭氣，滿江醋意地吐了這兩句話出來。風亦飛一怔道：「是青思叫你來的嗎？」

唐劍兒聽他叫慕青思叫得這麼親密，更不是味兒，心中凄苦，就若天地雖大，卻無容身之所，以往她覺得令她滿足的家庭至親和朋友忽地變成無關輕重的東西，一跺足道：「我走了。」回頭便去。風亦飛一個跟頭，雙手張開，把她攔著，唐劍兒幾乎撞進他懷裏。唐劍兒臉色一沉，強忍著眶中淚花，道：「還不讓開。」心想全天下都是壞人當道，眼前正有一個。

風亦飛道：「你可以走，不過要和我一道走，唉！山中危機四伏，那畜牲凶性大發，已殺了幾個人。」唐劍兒氣在上頭，哪聽得入耳，叫道：「我不要和你一道，你省回些氣力去保護你的青思好了，讓那豹吃了我！」

風亦飛呆了一呆，終於捕捉到眼前這可愛美女的心事了，呆了眨眼工夫，仰天長笑起來，無限歡悅。唐劍兒見他居然在人家悲苦的時刻，仍能如此快樂，氣得轉身再走，也不管是甚麼方向。風亦飛一閃身，又攔在她身前，眼裏射出一股令人震慄的深刻感覺，愛情像風暴般到來，吹襲著他每一條神經，柔情蜜意洪水般淹遍了心靈的大地。唐劍兒一把抽出劍來，怒叫道：「讓不讓開！」風亦飛笑道：「聽我說三句話，好不好？」

唐劍兒沉著臉道：「第一句。」風亦飛有好氣沒好氣地道：「這怎麼算。」

唐劍兒道：「第二句。」風亦飛愕然，想了想才道：「慕青思和我只是兄妹一般，我們由小到大都是鄰居，喜歡她的是我二哥而不是我，唐大小姐你明白沒有？」

唐劍兒聽得呆了起來，跟著紅霞爬滿粉臉，進退維谷。風亦飛道：「這算否是一句？」唐劍兒手一軟，劍垂地下，垂下了頭，一跺腳道：「你不是好人。」轉過身去，耳根紅了起來，愛郎如此向自己解釋，不用說是大有情意。

風亦飛道：「你來此做甚麼？」唐劍兒不敢回頭，嗔道：「人家──關──人家──人家聽到你這傻蛋一個人上了山！」

風亦飛走近她背後，柔聲道：「我不是問人家為何上山，而是問人家為何到雲上村來。」唐劍兒道：「人家想拿一樣東西給你，不可以嗎？」知道自己在風亦飛心中有分量，說話自是嬌嗲起來。

風亦飛感激地道：「上次那些人參還未吃完！」唐劍兒急道：「今次不是人參，而是這樣東西。」終於轉過身來，手上有條金鍊，繫著那隻旋動時發出蟬鳴的金蟬，以前的白帶子換了金鍊。

風亦飛一陣感慨，想起當日道左相逢，就是這隻金蟬引動了生命的一段樂章。唐劍兒有些緊張地看著他，一向以來她都是眼高於頂，一點不把世上的男兒看在眼裏，但那天親見風亦飛義救老婦，不畏強暴挺身和皇府的人爭鬥時的威武不屈，一顆芳心便緊縛在這青年男子的身上，她生性大膽，敢愛敢恨，不理世俗的眼光，主動來找風亦飛。這是兩人間決定性的一刻。

風亦飛緩緩取過金蟬，戴在頸上，凝望著唐劍兒閃動著欣悅淚花的眼道：「這隻蟬我會一直掛在頸間，蟬在人在，人亡蟬亡，此志不渝。」唐劍兒淚珠串流而下。只要有這一刻，此生不負。

※※※

風亦樂一片祥和，忍了三年的說話，終於向慕青思說了出來，三年前，慕青思還是個小女孩的模樣，今年她十八歲了，不知變成了甚麼樣子，當時大家一齊玩耍時，他總是站在她那一邊，盡心盡力保護她，看見她笑，他很開心，看到她哭，他戚然不樂，可是他還不知這是愛情，雙目失明後，他勉力振作，有大半是為了她。想著想著，忽地全身一震。他聽到了聲音。

異晌從十丈外的林木傳來，樹葉搖動，似是有物體在林木間經過的聲音。寒意湧起，蔓延至全身，深深吸一口氣，從背上取下袖珍弩，平放胸前，對正聲音傳來的方向。聲音愈來愈清晰，愈來愈接近。風亦樂戄了下來，握弩的手直冒冷汗，使他感到連握緊弩弓也是一種困難。

「啪！」樹枝折斷的聲音在三丈外響起，魔豹筆直向他走來。風亦樂心中狂叫：你一定要鎮定，這是最關鍵的時刻了，你一定要為所有被魔豹殘殺的人冷靜下來。想是這樣想，一雙手卻不由自主顫動起來，魔豹的可怕，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深刻無比的烙印。

驀地四周同時響起物體在枝葉走動的聲音，風亦樂呻吟一聲。一切都像在重演著當日的惡夢。三年前那天他和父親風山，緊跟著魔豹，直到夜幕低垂，就在他們力竭筋疲時，魔豹從林裏竄出來，一下把他撲在地上，父親風山狂叫怒喝，與那渾身充滿了力量的畜牲在山石上滾動搏鬥。他倒在地上，想爬起來幫手，可是魔豹那一擊使他全身乏力，他看到父親渾身鮮血，仍然以匕首和魔豹死命打鬥。

魔豹的吼聲，暴雨般打擊著他的心神。眼前的一切逐漸模糊，人獸生死爭鬥的聲音逐漸遠去，眼著是一片漆黑，甚麼也看不見，然後昏了過去。再醒來時村民把他救回村內，可是他已失去了敬愛的父親，也失去了眼前的世界。

魔豹正繞著他跑動，尋伺出擊的機會。風亦樂瘋狂跳了起來，狂叫道：「來吧！畜牲！出來吧，殺掉我吧！」一邊叫，一邊轉動著身體，手中的弩弓不斷瞄向正在繞著他走動的東西。聲音驟然在右方增強，風亦樂狂喊一聲，第一支弩射出。

「嚓！」風亦樂呻吟一聲，弩箭射在樹身上。四周的聲音愈來愈急，那東西在繞著他奔走，弄得樹枝草葉沙沙亂響。風亦樂狂叫一聲，射出第二支弩箭。在他來不及聽的時刻裏，風聲從後面壓來，風亦樂大驚失色，一滾往地上滾去，心想我命休矣。後背一陣劇痛，已給利爪生生撕下幾條肉。風亦樂在地上反過身來，勇氣忽然回到身上，抽出匕首，狂叫道：「來吧！畜牲來吧！」

那東西逐漸接近。風亦樂全身大震，這次卻並非恐懼而來，而是眼前出現了一些奇怪色光，似乎眼前有一個高大的人形，逐步向他迫近。三年來，他還是第一次能看到東西，即管是如此模糊的景象。風亦樂呆了起來，難道我又能看見東西了嗎？求生的意志一下子回到心裏，他死命往後一個倒翻，向後滾去，左肩一陣劇痛，又少了幾條肉。背後風聲迫來，風亦樂死命向前再滾，身軀突然向下墮去，避過了另一猛擊。

「蓬！」掉在鬆軟的泥土上。原來他滾進了風亦飛布下的獸阱裏，這用來對付魔豹的深阱，暫時救了他一命。風亦樂跌得全身酸軟，連一個指頭也動不了。眼前的東西愈來愈清晰，他幾乎看到了泥土的顏色，為甚麼是在這可恨的時刻，自己才恢復視力。

「亦樂！風亦樂！」聲音迅速接近。風亦樂振起最後的力量，狂叫道：「啊！我在這裏。」

風聲遠去。那東西走了，難道它也怕人，風亦樂想起一件事，心中一動。這時一個人跳了下來，焦急道：「你怎麼了？」風亦樂勉力提起頭來，看到一個陌生的男子，聽聲音正是那田仲謀，沙啞著呻吟道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說完這兩句話，風亦樂昏了過去。

慕農右手三指搭在風亦樂的手腕上，沉吟不語。慕青思關切地問道：「爹！樂大哥怎樣了？」她比站在一旁的田仲謀、阿海、風亦飛更是緊張。慕農道：「內臟沒有甚麼事，雖然抓傷深可見骨，卻沒有損及重要經脈和血管，休息幾天就可以起床了，我給他扎上兩針，定經定神，好讓他睡個大覺，青思，給我取針來。」

慕青思應了一聲，興奮地去了，經此一難，這可愛美麗溫柔的少女，對風亦樂起了微妙的變化。田仲謀向風亦飛和阿海使個眼色，三人走出屋外。風亦飛道：「田兄，你倒懂得給二哥撿地方，居然將二哥搬上了慕小姐的床，他不知要給你上上多少支封，才足夠謝你。」心中卻另外盤算如何向風大娘交代。

屋外蟲鳴蟬唱，一彎新月在東方的天際，一切是如此美好和寧靜。阿海道：「你兩兄弟的家山風水好，否則怎能有如此艷福，你那位唐小姐送了回去吧！她回到家時怕天已黑齊了。」風亦飛想到唐劍兒，心中一熱。阿海忽地驚叫道：「田先生田大俠，今天怎麼了？平時總是我說一句，你說十句，為何忽地沉默寡言起來？」

田仲謀道：「我趕到現場時只看到樂哥兒躺在陷阱內，口中不斷叫道：『不是不是』，那是甚麼意思。」風亦飛一怔，也呆了起來。阿海道：「『不是』，難道不是魔豹，但那明明是獸爪所傷。」

田仲謀搖頭道：「這件事我一直有懷疑，在兩個凶殺現場，四周都布滿了獸足的痕跡，但卻奇怪地沒有人的足印，林叔年紀老邁不用說了，但何寡婦的兩個兒子都是壯健如牛，起碼也會掙扎上幾步，這是第一點奇怪，其次剛有人要收購村地，立即發生這樣的事，不是太巧合嗎？而且猛獸並不會無故襲人，多是出於本能的存在需要，例如飢餓驅使，可是死傷者身上全無咬噬之痕，這是甚麼道理。」

阿海道：「假設是有人假扮魔豹，目的已達到了一半，今天村中最少有一半人已和唐財主簽了賣地的契約，十天內遷出。」風亦飛沉吟道：「唐財主，又是姓唐的。」

田仲謀臉上閃過一絲不安，道：「我忘了告訴你，唐財主是唐小姐的父親。」風亦飛恍然大悟，難怪病除軒的陳老板這樣買她賬。一個陰影投射在他和唐劍兒間。田仲謀一拍他肩頭道：「父歸父，女歸女，而且我看唐財主只是個出面的人，弄這陰謀的一定不是他，甚至他可能並不知情。」

阿海道：「這我更不明白了。」田仲謀道：「昨夜我、慕農和亦飛──還有──嘿！還有海哥你，都參與了守夜，除非對方是高手，否則一條畜牲怎能潛入村中殺人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離去。唐財主雖是富甲一方，還使不動這種高手。」

風亦飛點頭道：「背後的主使人不用說是朱勝北那老奸賊。」田仲謀道：「而且樂哥兒出事前，朱勝北的寶貝兒子朱君宇曾出現，之後便發生了事──」

阿海叫道：「難道他就是扮魔豹的人？」田仲謀道：「這要抓到魔豹才可以水落石出了。那次我們假扮欽差劫獄，照理事後朱勝北怎肯就此了事，以他的勢力，一定天翻地覆地把我們搜出來，可是卻一點動靜也沒有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我也覺得奇怪，但會否是因為歐陽魔頭閉關修煉，所以暫時忍上一忍。」田仲謀道：「只是他的手下高手，足可以吃得住我們有餘，那朱君宇英華內斂，氣度沉凝，比之那楊武戴虎只高不低，是更可怕的高手，而且他們還可以運用官府的力量，誰能抗手，所以他一定是為了更重要的事，才無暇兼顧我們，以免節外生枝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他們首要之務，就是購地和開採烏金，這也是說，他們即將舉兵作反了。」忽地神情一動道：「有一個人，我們一定要去請教。」

田仲謀和阿海愕然道：「誰？」風亦飛道：「鐵大叔曾告訴我，他師弟最擅製造奇門兵器，豹爪豹足，只有宗丹這樣的妙手才能弄出來。要對付魔豹，唯有要鐵大叔出馬了。」

※※※

山中的窯屋裡，鐵隱聽完他們詳述後、喟然道：「一向以來，宗丹只是名利求成之心甚重，天良仍未泯滅，自從師傅仙遊後，我負起養育和傳藝之責，後來我見他功利心切。另外也為了幾件事，將他逐出師門，想不到今天淪落至此，助紂為虐，幹這等傷天害理之事，唉！」三人還是第一次聽到鐵隱一口氣說這麼多話，顯然大有感觸。

田仲謀道：「你的『死』一定給他帶來很大的衝擊，你在生一日，他也不敢放手為惡，否則不會冒險通知我們去救你，但你一死，他再無顧忌，所以大幹起來。」鐵隱看田仲謀一眼，暗忖此人非常不簡單，對人性的了解頗為深入。

眾人沉默起來。阿海道：「大叔，有什麼方法可以對付宗丹的奇門利器？」鐵隱道：「敝門除了精於鑄術外，還擅長機關巧器，不過我一向認為那是小道，雖曾涉獵了一段不短的日子，卻沒有像師弟一樣苦心鑽研，但若有高手靈活運用他製造出來的奇門兵器，將如虎添翼，威力倍增，恐怕不是我們能對付得了，除非──」

三人叫道：「除非怎樣？」鐵隱嘆了一口氣道：「當年初來此地，為了試驗烏金的性能，曾打造了一副盔甲，足可抗禦任何利器的砍劈，而且還有很多特別的裝置，可令人縱躍如飛，最適合追蹤搜尋。」

風亦飛失聲道：「會否給宗丹那天搜了去？」鐵隱搖頭道：「不知是否天意如此，我一向除鑄劍外，對其他都無甚興趣，所以事後將盔甲埋在惡獸林內一隱密處所，現在看來可派上用場了。」

阿海道：「盔甲只有一副，怎夠穿？」鐵隱道：「要找一個最熟悉地區的人。因為追逐起來，其他人可能都幫不上忙。」

眾人的目光一齊集中在風亦飛身上。風亦飛一怔道：「我？」

田仲謀道：「正是你，而且是今晚。」跟著肅容道：「記著，只要這次捉不到『豹』，打草驚蛇，他將永不再出現，所以只可成功，不可失敗。」

※※※

風亦飛伏在惡獸林最高的「逃命樹」樹頂，遠眺黎明前的雲上村，他在此苦候了三個時辰，幸好他並不寂寞，不斷溫習鐵隱指示運用身上這副奇怪甲盔的方法。若有人這時望上樹頂來，將發覺在暗藍的星空下，一個渾身閃閃的怪物，全身連頭都裹在以七十多塊烏金織成的甲冑裡，猛獸般俯視著大地。

慕農、鐵隱、蕭長醉、田仲謀和阿海分佈在村裡幾個扼要的位置，是那假扮的魔豹潛入村中殺人可能經過的地方，而且據他們估計，「魔豹」若發覺自己身陷重圍，逃走的路線一定捨其他無蔽無籬的平原而取惡獸林，因為只有這裡才林木敝天，最能發揮宗丹所製的機關巧器，一出惡獸林便是廣闊和地勢複雜的山區，追之談何容易。所以風亦飛這著奇兵布在這裡。

魔豹應會在今晚再出現，因為正如阿海所說，朱勝北已成功了一半，而且購地之事刻不容緩，不可再拖。必須加重威嚇，所以魔豹定會再現身施暴。風亦飛想到這裡，心中有些奇怪，以皇爺雙手遮天的勢力，大可公然驅趕村民，又或出頭施壓，這樣運用陰謀詭計，投鼠忌器，當然是另有不敢公然作惡的原因。那是什麼原因？

蒙著臉的鐵隱守在村頭的位置，他耐性之佳，天下無雙，足足三個時辰，他伏在座背上動也沒動。還有個多時辰便天光了，刻下是人們睡得最熟的時刻，不過他知道雖然再沒有人巡夜，但所有村人都聚集在幾間屋裡，守護相助，想到被殺害的人，誰還有睡意，這是精神的折磨。

「卡嚓！」左邊一個矮樹林處傳來樹枝折斷的聲音。鐵隱霍然望去，恰好見到一個黑影大鳥般從樹叢裡飛出來。「嚓！」黑影身中射出一道光芒，跟著是金屬響聲，光芒的一端閃電般射入村中一棵大樹上，黑影借力凌空改變了方向，一瞬工夫撲附上大樹的暗影裡，靈活自如處令人嘆為觀止。鐵隱心中一凜，暗暗為風亦飛擔心起來。這人扮的魔豹比他估計的還要可怕。

「呼！」魔豹人從一棵樹掠往另一棵樹，這次鐵隱運足夜能視物的目力，看到魔豹人渾身裹在漆黑的鐵甲裡，左右手各持一個豹爪模樣的東西，腳踏處也是有一個物體，當然是能留下豹足印的設計。魔豹人目光閃閃，往他這邊望來，鐵隱立閉雙眼，以免眼珠的反光惹起對方注意。金屬聲動，一道光芒直射進他所處的房舍牆壁內。

「呼！」風聲直向這邊迫來，鐵隱心中一震，猛睜雙目，魔豹人雄鷹下擊般往他置身的屋頂飛來。目標是他身下的一家。鐵隱弓起身子，右手聚握打鐵的鐵錘。魔豹人飛臨屋頂之上，眼看要踏在屋脊，鐵隱長嘯一聲，鐵錐一擊而上，勝比萬馬千鈞，他豈可容對方腳踏實物。

魔豹人猝不及防，眼看要給鐵錘迎頭痛擊，他厲叫一聲，機關聲響，右手魔爪閃電射出，往鐵錘迎上，另一手彈出另一魔爪，直取鐵隱頂門。鐵隱想不到他的魔爪如此厲害，竟能以機括發動，猛脫手射來，力逾手勁，一驚下鐵錘已給魔爪撞上，轟一聲清響，全村皆聞。鐵隱臨危不亂，一抽鐵錘，想回手擋他攻至頂門的一聲，豈知一抽下紋風不動，

原來對方魔爪一張一合，將他的鐵錘緊緊抓著，鐵隱暗叫厲害，一個倒翻滾落瓦面，魔豹人怪叫一聲，一彈而起，砲彈般向他射來，兩隻魔爪一收一放，又向他射來，鐵隱剛想起對方腳底下裝了彈簧一類的設置時，魔爪破空而至，發出尖銳的厲嘯聲。鐵隱一運氣，嘩啦嘩啦，瓦面碎片激飛，鐵隱身子沉入瓦面內，他人急智生，硬生生以內力震穿了一個洞，墮進屋內。

魔豹人獰笑一聲，自恃週身鐵甲護身，轟一聲穿洞直入，只見屋內空無他人，鐵隱正往門外搶去。魔豹人一振右腕，附在手腕的一個圓筒射出三點寒星，品字形往鐵隱背後疾射而去，凌厲非常。鐵隱大喝一聲，轉過身來，手中化起一片寒芒光網，三點寒星一撞光網，立時向四周濺開，寒星力道疾勁，光網一撞下立時斂去，變成一把金光閃閃的短刀。

鐵隱手腕發麻，對方的暗器以機括發射，力道驚人，若非手中短刃以烏金打成，恐怕已斷成數截。魔豹人身形毫不停滯，往鐵隱迎頭撲擊。鐵隱一振手中短刃，化作一道長虹，向魔豹人當胸刺去。魔豹人心想這人敢情是瘋了，自己全身刀劍難入，而且一對魔爪能破天下兵器，對方這樣以卵擊石，還不是找死，正要痛下殺手，身後忽地勁風襲體。知道中伏，毫不驚亂，左手一按機括，一條鐵索直刺往右邊牆壁，借力一帶，硬生生改變了撲向鐵隱的勢道，向橫移去。

向他偷襲的是蕭長醉，他躲在房內，見鐵隱引他下來，乘機運足功力，一掌往魔豹人背後印去，他棄煙桿而用掌，是想以內勁傷對方鐵甲內的血肉之軀，可惜他掌勁剛烈，隱帶風雷之聲，被對方悉破，眼看要印在對方背後，對方忽然橫移，雙掌雖印在對方背上，卻給化去了大半力道。

「轟！」魔豹人撞破牆壁，逃到了屋外，蕭長醉雖未印正他背後，可是掌勁何等厲害，連當日歐陽逆天倉猝下亦措手不及，給他救走了慕農，魔豹人全身一震，氣血浮動，出得屋來已有點踉蹌。寒光一閃，漫天劍雨向他灑來，盡取他沒有黑漆頭盔封閉的一對眼睛。魔豹人傲氣盡斂，知道對方均為高手，若非身上這套裝置，早已當場戰死，按動機括，十數點寒星，連珠射出，直往對方射去。

向他攻來的是慕農，他的焦雨劍法，最能破暗器，可是當第一點寒星撞上蕉雨劍築成的劍牆時，叮一聲激晌，長劍一震，幾乎脫手飛去，劍網散去，空門大露，慕農想不到對方暗器如此強橫，叫一聲不好，向後仰倒，恰恰避過緊接而來的星點。魔豹人身上射出索鉤，直沒進屋旁大樹樹身內，長嘯一聲，大鳥般展翅騰空飛去，剛好避過了撲出來的鐵隱和蕭長醉。

田仲謀和阿海剛趕了來，望著魔豹人在樹與樹間縱躍如飛，往惡獸林的方向掠去，沒進茫茫的黑夜裡。他們的估計不錯，他逃走的路線果然是取道惡獸林進入山區，只有在樹林內他最能發揮他身上的裝置。現在要看風亦飛的本事了。這時風亦飛全神貫注、嚴陣以待，村內厲嘯連連、使他知道預測的事已發生了。

魔豹人裝在手上的鐵索不斷飛出，索的一端是個倒鉤，不同方向的拉扯，可以使鉤子鎖牢射進的物體、又或輕易脫了出來，靠著鐵索鉤搭之力，他迅速在樹頂高處鬼魅似的飛掠。當日宗丹教他運用這套甲冑裝置時，曾傲然道：「即管遇上當代頂尖高手，自保逃走保證全無問題。」他的話果然不錯，今晚圍攻他高手如雲，仍給他逃了出來，他心情興奮，因為他從慕農的劍法，認出了是那天想救鐵隱的人，眼下身分雖被揭露，只要將這消息告訴皇爺，保證是個大功。

魔豹人從一棵樹騰身而起，眼看只要再幾個縱躍，便可進入山區的雨林內，異變突起。左方的樹林密處，技葉碎裂紛飛，一團黑影帶著一道金光，剎那間射至身側三尺處，來勢之快，連思想的速度也趕不上。魔豹人大吃一驚，這一劍羚羊接角，無跡可尋，顯示來人劍術晉至上乘劍道的領域，兼之這樣凌空飛來，虛空擊劍，直是聞所未聞，大駭下躲已來不及，悶哼一聲，左手魔爪迎著對方來劍疾射而去。

「鐺！」一聲響徹黑夜的惡獸林。電芒一閃，來劍有若捲至的旋風，一劍劈下，魔爪竟給砍斷了一大截利爪，劍勁同時把魔爪撞歪，向下墮去。魔豹人魂飛魄散，對方這一劍不但顯示對方手上是一等一的寶劍，劍帶氣罡，還顯示了對方氣貫劍身，才能有此一劍之威，那敢戀戰，全力提氣扯索借力，加速向前衝掠。那人長嘯一聲，機括響動，射出一支索鉤，眨眼間射進同一株樹身，借力急旋，在空中轉了一個彎，緊貼著魔豹人從後追來。

魔豹人心中一凜，對方竟然和自己有同樣裝置，這時他反而心中一安，要知若是對方純憑武功，凌空追來，自己比之萬萬不及，今晚九死一生，可若對方亦是借助同樣的裝置，不是純憑武技，便又不是那等可怕了。登時勇氣大增，快近樹身面去，左手一按飛出數十點寒星，右手魔爪則向敵人的長劍抓去，他的魔爪設計巧妙，可張可合，全賴機括發動，力能碎裂普通兵器。

數十點寒星儘數射中敵人，響起一連串「叮！叮！」之音，反彈開來，墮往下面的林地。魔豹人心中愕然，定神一看，原來對方身上頭臉全穿上了光芒閃閃的奇怪甲冑，和自己身上的異曲同工，暗器一射上甲冑立時反彈開來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他當然想不到宗丹和鐵隱同出一門，自然是大同小異，這時無暇多想，劍爪擊在一起。

魔爪驀地合起，把劍身緊抓。魔豹人大喝一聲，運力一抽，想把劍奪來，可是對方運勁一抽，亦想脫爪而出，兩股力堅持不下，一時定在空中，誰也奈何不了誰。虛空中哪來著力之處，同時向下墮去。魔豹人將左手斷了一截變成廢鐵的豹爪往對方的胸前撞去，對方身手非常了得，借劍爪交纏的力一個跟頭，蕩往半空，變成頭下腳上。

魔豹人搏鬥經驗豐富，魔爪張開，運力一送，對方猝不及防下，連人帶劍給送了開去，同時左手廢了的魔爪脫手射出，「轟」一聲正中對方胸口。對方慘哼一聲，直接地上墮去。魔豹人估不到如此輕易得手，大喜過望，如影隨形，向對方追擊，心想此人第一劍聲勢迫人，隱有高手風範，跟著幾下便差得遠了。

這人當然是風亦飛，他第一劍嚴陣以待，將這些日子來所學一切，全融會在一擊之內，當他騰身攻敵時，物我兩忘，真氣自然流轉，像一陣風向敵人殺去，一切純出天然，精氣神運到顛峰境界，一劍破去對方一爪，跟著敵人連連反擊，他吃虧在經驗不足，心神一驚，體內先天真氣一滯，立時神枯氣濁，由上乘墮至下乘，唯有靠與猴子玩耍的靈活身子，避敵殺著，終不免被敵一擊命中胸口，登時氣血翻騰，往地上墮去，若非鐵隱製的甲冑化去了大半力道，早吐血身死。

風亦飛心知要糟，趁還未觸地的一刻，右手一安機括，裝在左臂上的圓筒射出一條飛索鉤，射入右方丈許外一棵樹裡，借那一點之力，著地前平飛開去，恰好避過對方從上而下的猛擊。魔豹人見他身形微滯，知他仍未復原，射出鉤索，向對方追去。風亦飛一走起來，身內先天真氣運行，氣血登時平復過來，但他卻不肯停下來，繼續在林間飛掠。

魔豹人忽地跳起，腳上的彈弓爪一蹬樹身，驀地加速，一下子和風亦飛的距離拉近至兩丈，風亦飛恰在此時身子一滯，腳步踉蹌，似要跌倒。魔豹人不疑有他，狂喝一聲，魔爪凌空向風亦飛擊去。風亦飛滾往一旁，魔豹人怎肯放過，弓身一彈，再次下撲。

「蓬！」魔豹人腳踏處陷了下去，他不由自主隨著漫天草葉，往下墮去，原來竟踏在一個陷阱上。他處變不驚，一踏阱底，借著腳底的彈力，一躍而起，眼看可離阱而去，一道長虹迎頭擊下。這一劍有若妙手天成。無論時間和速度都拿捏得無懈可擊，魔豹人無奈魔爪上迎。

劍爪相觸時，長劍轉了個角度，避開了魔爪，斜斜削向魔豹人面門，魔豹人魂飛魄散，右手魔抓招式已老，變招不及，左手遠水難救近火，兼之身在空中無處著力，對方這一劍又回復了第一劍的水準，魔豹人大喝一聲，勉力後仰，舉腳往敵劍踢去，豈知敵劍一挑，正中腳爪，一股大力傳來，令他凌空再一個跟頭，跟著頸項處一涼，鋒利的敵劍劈破了甲冑、同時割斷了他的喉嚨，了結了他的生命。宗丹的甲冑始終勝不過鐵隱鑄的劍。

風亦飛揭開魔豹人的甲冑，怒哼一聲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整個陰謀都是朱勝北一手策劃。魔豹人正是朱勝北倚之為左右手的「奪命邪神」戴虎。戴虎一雙眼瞪得大大的，臨死也想不到居然有劍可以破甲而入，割斷他的咽喉。風亦飛站起身來，望上夜空，今夜此戰，令他領悟了擊劍之道。只有心成了劍，劍成了心，心劍合一，無成無敗，才能發揮劍道的極致。劍術和戰略的同時運用，使他擊殺了這個頑強的敵人。

# 第八章 魔功無敵

皇府朱勝北的書房內，朱勝北、朱君宇、楊武、宗丹四人臉色凝重。朱君宇道：「剛才派往雲上村調查的人回來報告道，村民裏盛傳魔豹是由人假扮，昨夜給他們除掉了。」宗丹全身一震，道：「沒有可能的，除非他遇上像宋別離歐陽逆天那個級數的高手，否則打不過也逃得了，除非──」

朱勝北想問除非甚麼，一把冷冷的聲音響起道：「宗兄我們當是有緣人，否則為何甫出關便聽到你提我的名字。」眾人一怔，房門無風自開，一個臉容冷酷的男子施施然負手步進。歐陽逆天。他像年輕了十年，皮膚變得閃爍生光，好像青春一下子重臨他的身上，兩眼掃射間，神芒閃閃，更勝從前。朱勝北長身而起，祝賀道：「恭喜宗主神功大成，此後天下誰不俯首稱臣。」

歐陽逆天無憂無喜，平靜地道：「天下百姓是皇爺所有，武林則本人之物，平分秋色，豈不是美。」

朱勝北拱手道：「請坐。我們恰好遇上一點小問題，宗主此時出關，可見天佑我方。」別過頭向宗丹道：「剛才宗先生言有未盡，還望告知。」

宗丹搖頭道：「那是沒有可能的，人死不能復生。」歐陽逆天目光灼灼，望著朱君宇道：「這位是否萬金之子小皇爺。」

朱君宇肅立抱拳道：「小子朱君宇，見過歐陽宗主。」他還是第一次與歐陽逆天碰面，感到對方身上發出一股股冷冽的氣流，屬先天真氣那類奇功，大為驚凜，他闖南走北，從未遇上如此高手，不禁謙虛起來。

歐陽逆天兩眼電光一現，旋又斂去，道：「好！好！」跟著望向宗丹道：「誰死了？」

宗丹神色一黯道：「敝師兄已然仙逝。唉！」當下楊武將事情始末，向歐陽逆天細說從頭。朱勝北恍然道：「剛才宗先生未竟之語，當是除非貴師兄尚在人間，否則應無人能破先生之藝，不知是否如此？」

朱君宇同意道：「小王和楊老師曾與戴虎反覆練習，宗先生製造的甲冑裝備，確是威力驚人，儘管遇上高手圍攻，保命逃生，諒無問題。」楊武點頭同意。歐陽逆天道︰「鐵隱肯定尚在人間。」眾人愕然。

宗丹一怔道：「我親手將他埋葬了。」歐陽逆天仰首長笑道：「江湖秘術，層出不窮，嘗聞有假死之法，可使人生機暫絕，只要在一定時刻內，施以回生之術，可復原過來，而且當日本人親手將鐵隱擒下，深知其武功底子紮實異常，如何會突然死去，尤其在那樣關鍵性的時刻？」

朱勝北霍地站起來道：「這是容易證實之事，宗先生請帶路。」泥土翻飛，埋葬鐵隱處被翻了開來，當然甚麼也沒有。宗丹臉色陰沉，默言不語。歐陽逆天長笑道：「皇爺，對付鐵隱等人之事，請全權交與本人。」當日他劫來鐵隱，本欲重施酷刑，迫他吐出烏金鑄術，但是宗丹全力護持，令他大為不滿，目下形勢逆轉，他自是占盡上風。

朱勝北道：「如此有勞宗主。」向宗丹道：「宗先生，烏金之法有何進展？」

宗丹道：「只要再給我一段時間，保證能研究成功。」朱君宇冷冷道：「是否成功，仍屬未知之數，父皇，一切問題均因雲上村暗潛高手拼死反抗，孩兒認為須查出內中究竟，然後將反對勢力連根拔起。」

朱勝北道︰「本王一早想及此點，只是礙於皇上派來密使團，不欲打草驚蛇，不過眼前形勢看來事無善了，唯有一切加速進行，皇兒，你即以本皇名義，向雲上村發出最後通碟，限他們十五日內遷出該村，否則後果自負。」宗丹插入道：「宗某熟知師兄情性，寧死不屈，即管將他擒來，也無用處，不如還是寬限宗某一點時間，必能有所交代。」

歐陽逆天冷然道：「宗先生，婦人之仁，能成何事，本人身具『鎖心搜魂大法』之術，可潛進對象心靈，盡悉其心中秘密，只不過因極為損耗真元，故輕易不用，現今形勢危迫，本人不敢藏拙。」

宗丹臉容一動道：「被施術者事後如何。」歐陽逆天道：「腦內神經盡被毀去，生不如死。」宗丹神色大變，正要發言。

朱勝北冷冷道：「一切這樣決定，希望今次能同時將密使團迫了出來，也好應付，只要拖上三兩個月，便可以接舉大事了。」歐陽逆天長笑道：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」眾人一齊大笑起來。只有宗丹低首沉吟，無半點歡容。

※※※

風亦樂呻吟一聲，醒覺過來，眼前一片黑暗，模糊的印象重回腦內，心中一震，難道自己仍是視力未復，這才省起尚未張開眼睛，過去三年，張眼和閉眼一點分別也沒有，所以這種絕不會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，卻在他身上發生。蓮步足音，慕青思走過來，驚喜道：「樂大哥，你醒來了，令人擔心死了，足足睡了兩夜三天，現在定餓極了，讓我弄點東西你吃。」風亦樂正猶豫好不好張開眼來看玉人容貌，又心下緊張，忽地省起一事，叫道：「那魔豹是假的，人扮的，我──」

他剛想說我看到了，慕青思截斷道：「不要擔心，那是皇府的人扮的，給飛哥打死了。唉！不過，皇爺又發下了最後命令，心煩事都不要說了。」風亦樂微微張開眼簾，強光刺進他的眼內，一陣刺痛，嚇得連忙合上，一顆心擂鼓般敲動，沒有聽到慕青思最後兩句話。一隻手溫柔地撫摸他的頭額，慕青思甜美的聲音抱怨道：「你這人也是，話說得不清不楚，否則那天我怎會讓你上山，險些連命也掉了。幸好現在燒退了。」

風亦樂緩緩張開眼睛，強光又再刺激他的眼球，這次早有準備，運力看去，剛好捕捉到一個美好苗條的少女背影，走出了房內。風亦樂抵不住強光，閉上了眼睛，心中湧起幸福快樂的感覺，靈敏的鼻子嗅到陣陣幽香，熟悉的香氣。這是慕青思的閨房，難怪這股香氣襲人。

慕青思走了過來，坐在床緣。風亦樂顫聲道：「青思，假設我這次死了，你會否傷心。」纖手掩上他的嘴，慕青思嗔道：「不准你說這樣的不祥話兒。」頓了頓道：「我──我不知道。」收回了玉手。

風亦樂聽她說不知道，好像由快樂的高峰，一下子墮進痛苦的深淵。慕青思接著道：「我想──我想我會──噢！我真的不知道，那太可怕了，我連想也不敢想。」風亦樂驚喜道：「真的──你為甚麼對我一個失明的人這樣好？」

慕青思道：「開眼閉眼有甚麼關係，我從不覺得你有甚麼地方比不上其他人。」風亦樂猛地睜開眼睛，入目是一張清麗可人的俏臉，看得他呆了起來，慕青思比他夢想的還美十倍百倍。慕青思自然望向他的眼睛，全身一震，呼道：「你──你的眼。」

以前風亦樂雖是張大眼睛，可是總是焦點不聚，茫然一片，此刻神采燦然，射出熱烈和興奮的光芒。風亦樂想坐起身來，背上一陣劇痛，慘叫一聲，躺了回去。慕青思傻子般看著他，不知伸手去扶持。風亦樂呻吟道：「青思！我看見了，我看見了。」眼淚從兩頰流了下來，慕青思興奮得跳起來，蝴蝶般飛出屋去，叫道：「我去告訴大娘。」

風亦樂幸福地嘆了一口氣，殘疾已去，又得美人垂青，人生至此，夫復何求，這時他的腦海編織著將來的美夢。慕青思衝到路上，往風大娘的家走去，她幼年喪母，視風大娘有若自己的母親，知道風亦樂雙眼復明時，第一個想告訴的人就是風大娘。她不但要告訴風大娘，還要告訴村中每一個人，就在這時，她停了下來，全身冰冷。

朱君宇鐵青著臉，攔在路心，目露凶光。慕青思女性的直覺告訴她大事不妙，轉身欲走。朱君宇一個箭步跳到她前面，寒聲道：「那個盲子有甚麼好？你這賤人竟收他在房內。讓我殺了他。」慕青思尖叫道：「不！不可以，難道沒有皇法嗎？」

朱君宇獰笑道：「皇法？我便是皇法。」伸手一戳，慕青思倒進懷裏。朱君宇狂笑道：「我得不到的東西，誰也休想得到，哈！」一個閃身，挾著慕青思掠進了樹林裏。遠處阿海狂叫追來，可惜遲了一步。

慕農臉上陰雲密布，蕭長醉愁眉不展，風亦飛皺起眉頭，三個人愁雲慘淡，默言無語，風亦樂在房內熟睡，眾人都怕慕青思失蹤一事，刺激他過度，所以暫時瞞著他。阿海走了進來道：「找不到田仲謀哪，今早他天未光便進城去了。」風亦飛道：「對於皇爺迫我們十五月後正午前遷離的事，其他人怎樣？」

阿海道：「我是死也不走的了，但大多數人都怕得要命，村尾白大叔和寧興兩家剛才推著東西走了，說先到鄰村親戚家避避再說。」慕農道：「那劫走青思的人，九成是朱君宇那畜生，想不到他好眉好貌，居然幹此強虜民女的惡行，阿海，你也要送食物給鐵大叔，記著小心點。」阿海應命而去。

「咯！咯！咯！」眾人愕然，風亦飛把門打開。一個人大模斯樣走了進來，眾人大為緊張，原來是皇府中與戴虎齊名的高手追魂太歲楊武。風亦飛沉聲道：「你來幹甚麼？」

楊武冷笑道：「我們真是看走眼了，想不到雲上村臥虎藏龍。」眼睛用心上下看了風亦飛一遍道：「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，今天才知此言非虛。」

慕農道：「揚武你在江湖上也是一個人物，擄去人家閨女的手段，傳了出去，恐怕你也聲譽大損。」揚武嘿然道：「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，此乃千載正理，慕兄不是不知吧。」

蕭長醉眯著眼道：「你說得對，老夫也認為不擇手段是千載正理，萬載大道。你看我們這裏三人一齊出手，楊兄有多少機會能生離此地。」楊武道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，況且將我碎屍萬段，慕小姐也不好過。」

蕭長醉道：「有屁就放，不要浪費我們的寶貴光陰。」楊武道：「今次楊某代表歐陽宗主前來投下戰書，明早日出時，宗主在觀潮亭等候你們，屆時任你多少人出手，他只一人應戰。」

蕭長醉仰天笑道：「那有這等便宜事，楊武你省回點唇舌去向小孩說故事吧。」楊武毫不動怒道：「條件當然是有的，就是來人中須包括鐵隱，歐陽宗主保證只他一人出手，假設勝方是你們，慕小姐立即交回，假若你們敗了，不用我說，你們也知是甚麼結果。」

眾人心中一動，假設慕農蕭長醉兩人合壁聯手，配以風亦飛穿上甲冑和田仲謀兩人在旁突擊，未必是全無勝望。慕農沉吟半晌道：「好！一言為定。」楊武長笑一聲，抱拳作禮，轉身去了。沉默一會後，風亦飛道：「難道我們真的要鐵大叔去冒險嗎？」

慕農道：「我並沒有讓他去的打算。」跟著向風亦飛道：「你也要準備一下了。」

慕農沉聲道：「假設今次一戰成功，救回青思，我看唯一方法是遠走高飛，否則皇爺調動兵馬，那時我們逃也逃不了。」蕭長醉道：「假若我們戰勝了，歐陽逆天會否食言。」

慕農搖頭道：「歐陽逆天一代霸主，極重聲名，說出的話，絕不改口。」蕭長醉嘆道：「我就是怕你這句說話，那即是說，他有十成把握可以收拾我們。」慕農也嘆了一口氣，他又怎會想不到這點，但已再沒有其他選擇了。

風亦飛來至窯屋，剛好見阿海出來，連忙截著他，輕聲告知明天決戰的事。風亦飛道：「我有一事托你。」阿海道：「說罷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一定全力以赴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假設明天一戰，不見我們回來，你立即通知我家人和鐵大叔離開這裏，特別是我二哥。」阿海道：「我明白。」語氣中說不出的悲憤無奈，低嘆一聲，踉蹌去了。

風亦飛嘆了一口氣，歐陽逆天武功蓋世，誰敢說有把握去對付他，人到窯屋後，鐵隱在用火磚砌起一個高及人身的大鑄熔爐。鐵隱默默工作。風亦飛道：「鐵大叔，我來看你了。」鐵隱微一點頭，表示知道。風亦飛走出窯屋這個臨時工場，轉進小房裏，拿起一個沉甸甸的大包裹，想了想，打後門往外走去，繞一個圈，才往來路走去，走不了幾步，一個人影在路中心現身出來，風亦飛嚇了一跳，原來是鐵隱。

鐵隱道：「阿海已告知我青思給人擄了去，現在你又來取甲冑，這是甚麼一回事？」風亦飛不擅謊言，又對著自己尊敬的鐵大叔，一時間期期艾艾說不出聲來。鐵隱淡淡道：「你和阿海的話我聽見了，明天早上的決鬥，怎能沒有我。」

※※※

次日清晨。觀潮亭。歐陽逆天坐在亭中，遠眺山外的大海，白浪一波一波打上岸邊岩石，浪花激濺。他似乎真是專程來此觀潮。思潮澎湃，想起了當日與宋別離驚天動地的一戰，以後還怎能尋到這樣旗鼓相當的對手。人生本質上是寂寞的，愈攀往武道的極峰，這種孤獨離群的感覺便更強烈。

「歐陽逆天，我們來了。」歐陽逆天頭也不轉道：「很好，總其是四個人，三個是我手下游魂。」慕農、蕭長醉和鐵隱三人駭然互望，他們的確是四個人來，只是風亦飛穿起甲冑，藏身二十丈外一棵樹上，準備以奇兵突襲，怎知還是給他聽出來，田仲謀一夜未回，沒有參與這次行動。

歐陽逆天道：「只要能勝得本人一招半式，慕小姐立即送回，動手吧。」慕農長嘯一聲，手中長劍綻出萬點劍雨，向歐陽逆天灑去。蕭長醉煙桿化作一道長虹，直往歐陽逆天胸前刺去，煙桿動處，隱含風雷之音。兩人路子一剛一柔，慕農的蕉雨劍有如霏霏霪雨，蕭長醉的煙桿卻如烈雷擊電；一個是空山夜雨，一個是大地炎陽，當慕農劍法繁博複雜時，蕭長醉卻是簡單直接，一柔一剛，配合得渾然無間。

兩人開始主攻，背著他們大模斯樣安坐的歐陽逆天，所有要出手的路子立時完全被封死，他唯一的方法只有暫避兩人的鋒銳。鐵隱手握鐵錘，嚴陣以待，只要歐陽逆天露出任何破綻空隙，他的鐵錘就會乘虛而入，取其性命。

風亦飛全身甲冑，在二十丈外的一棵大樹上蓄勢以待，剛才歐陽逆天點破了他的存在，也暗示了他在伺機偷襲，使他高昂的鬥志、養精蓄銳的氣勢減弱了一半不只，因為偷襲畢竟是迫不得已的行為，假若只是他一個人的事，他一定光明正大和歐陽逆天決一死戰，就像一代大俠宋別離那樣，所以當他猶豫不知應該現身還是繼續隱藏時，體內的先天真氣立受影響，人也煩躁起來，他不知歐陽逆天魔功最講求惹起敵人心魔，當日與宋別離一戰，曾多方設法減滅對方壯士一去中不復返的必死決心，那夜和慕農拼上時，又撩起對方憂時傷懷的情緒，風亦飛這時的情形，恰是他希望引起的效果。

風亦飛心中一煩躁，雜念叢生，立時浮起唐劍兒美麗的倩影，這幾天她都沒有來，自己又不能抽空去見她，不知是否有甚麼事？會否惱他不主動去找她，他甚至可以想像到她惱怒嗔怨的美態。假設自己戰死此地，連臨終的道別也欠奉，她會傷心至何等程度。腳下枝葉顫動，他從戴虎一戰領悟到的心劍之道，大受影響，氣濁體沉，這時不用說對手是歐陽逆天，就是換了楊武戴虎等人，他也應付不了。他初進武道上乘之境，根基薄弱，很容易有走火入魔的情形，目下正處於危險的邊緣。

那邊慕農的劍雨，蕭長醉的煙桿，已迫至歐陽逆天飛身後三尺處，歐陽逆天全身衣衫忽地無風自動，高高鼓起，像一個驀地膨脹的氣球，頭髮散飛半空，形相威武，卻沒有半點起身、轉身或出手的企圖。慕農長嘯一聲，瀟灑地雨點一收，長劍化作一道寒芒，分散的力量凝聚一劍之內，斜斜刺向他的天靈穴，那是宋別離臨死時透露歐陽逆天的罩門。蕭長醉擊來簡單了當的一桿，一顫動下化作十三道桿影，點向歐陽逆天後背十三個要穴。

兩人一由繁變簡，一由簡變繁，令人眼花繚亂。鐵隱也不閒著，閃到歐陽逆天面向的一方，準備這魔君退開時斷其進路，三大高手一出手即聲勢奪人，不同凡響。轉瞬一劍一桿，擊中歐陽逆天頭頂天靈穴和後背十三個穴道。就在劍桿擊中目標的同一剎那，歐陽逆天大喝一聲，平地轟雷，雙手同時分印在觀潮亭四條支柱的兩條支柱，粗逾半尺的兩條石柱立時從中折斷，轟隆轟隆，整個石亭塌了下來，向亭內的三人壓下去。

慕農和蕭長醉武器擊中對方身體時，如碰金石，一點刺入的感覺也沒有，貫注器身的內勁，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，跟著對方碎斷石柱，亭頂下塌，碎石雨點般打下來，駭然退出亭外，凌厲的攻勢冰消瓦解。塵土飛揚，一時看不清歐陽逆天在哪裏。

鐵隱在慕農和蕭長醉擊中歐陽逆天的同時，便欲欺身從正面夾擊，但是歐陽逆天碎柱時用了巧勁，碎石雨點般向他打來，他急忙舞錘封身，碎石打在錘上，每一塊都含有近千斤的勁道，迫得他不斷後退，到擋完碎石，足足退後了十多步，手臂酸麻。風亦飛亦驀然驚醒過來，收攝心神，醒悟到個人榮辱，在面對這蓋世邪魔時，實在無關重要。

塵土漸散，露出了歐陽逆天端坐的身形，髮上衣上，不見一點塵屑，從容安詳。原來歐陽逆天的「逆天不敗神功」，所謂刀槍不入，並非像鐵布衫金鐘罩一類功夫，將渾身連穴道也煉得堅比革石那麼簡單，而是一種借力轉嫁大法，可將對方力道轉嫁入其他物體內，或是種入地裏，除非像宋別離那樣精通先天真氣奇功，內力離體後仍能受本人精神意志控制，意行敵傷，否則一般後天功夫，休想傷他。

慕農等大駭，這歐陽逆天魔功大勝從前，顯是閉關有功，這一戰凶險萬分，難怪對方如此有把握向他們下戰書。鐵隱大喝一聲，主動先攻，大鐵錘不疾反緩，慢慢向歐陽逆天臉門推去，四周空氣急旋，這一錘是鐵隱全身功力所聚，不勝無回。歐陽逆天兩眼神光暴閃，罩定一步一步迫來的鐵隱。

慕農長嘯提氣，蕭長醉暴喝聚勁，一劍一桿同時攻至，兩人後發先至，眼看要擊在歐陽逆天身上。二十丈外一聲長嘯，風亦飛全身甲冑，借著索鉤之力，凌空飛來，手中閃閃長劍，高舉頭上，炮彈般向歐陽逆天頭頂射來。歐陽逆天長嘯一聲，在破亭裏身子一動，已變得臉向慕農和蕭長醉迫至尺半的一劍一桿，鐵隱反而從後背攻來。他兩手一動，慕農的劍已給他挾在指縫處，而蕭長醉的桿頭給他抓在拳內。

同一時間鐵隱的大鐵錘猛轟正他腦後的枕骨上。「蓬！」一聲悶音。慕農和蕭長醉兩人抽回武器，踉蹌後退，鐵隱也一步步向後退去，三人嘴角都溢出了血絲。歐陽逆天的不敗神功，將鐵隱的力道轉嫁到慕農和蕭長醉身上，再以內力震開鐵隱，一照面傷了三人。這時風亦飛的一劍剛當頭下插。

歐陽逆天神情一動，空中刺來那劍，劍未至而劍氣先至，這種罕見情形，證明對方擁有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先天奇功，這類玄門正派的奇功，佛門有三支流傳下來，而道家只有兩支，宋別離便是身具道家先聖「抱朴子」所傳的「先天紫罡真氣」，但頭頂這道劍氣卻不屬這個系統，即管以歐陽逆天之能，亦不敢讓對方一劍刺實。劍形雖不能傷他，劍氣可不是鬧著玩的。

時間再不容許他伸手化劍，歐陽逆天魔功蓋世，猛喝一聲，一頭髮旋風般捲起，啪一聲抽打在劍尖上。風亦飛只覺無可抗拒的大力從對方髮端電流般迫來，全身一震，氣血翻騰，眼前一黑，整個人隨著欲甩手脫去的長劍側飛往兩丈外的空中。歐陽逆天長身而起，也不見任何動作，大鳥般騰空而起，一忽兒便迫近在空中滾飛的風亦飛。慕農三人見狀魂飛魄散，不顧己身傷勢，拼命追來。

風亦飛一昏即醒，耳聽慕農三人驚喝連連，背後勁風撲來，他人極機靈，知道不妥，右手一接機括，一道鐵索射了出來，沒入右邊半丈外的大樹裏。歐陽逆天正獰笑一聲，左掌印往風亦飛背部，對方雖然全身藏在甲冑裏，不見面目，但既知擁有奇功，他怎能再讓對方存在世，後患無窮，眼看印上，對方忽地改變了去勢，向右方橫飛開去。歐陽逆天當機立斷，左掌加速，掃了對方背側一下。

風亦飛慘嘶一聲，身形向下斜墮。幸好鐵隱的甲冑巧奪天工，底面的軟甲裏夾了一層烏金鑄造的軟片，既能抵禦鋒利的兵器，亦能化去高手的內力。兼且風亦飛改變了方向，卸去了大部分的力道，否則這必殺的全力一擊，天下間誰能受得起。

歐陽逆天掌掃處傳入了一股冰寒的陰氣，風亦飛體內先天真氣自然生出抗力，再化去了侵進來的大半內勁，真正到達體內臟腑的勁力已不及原來的半成，饒是這樣，風亦飛仍是神馳氣散，口中一甜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，反而舒服了一點，一觸地滾了開去。歐陽逆天一招未能殺敵，慕農三人已攻過來，三種兵器，漫山遍野鋪殺而來，歐陽逆天冷哼一聲，在劍光錘影中快速閃動幾下，敵方的兵器立時落空。

歐陽逆天冷笑連連，掌拳齊施，分別劈中對方兵器上。慕農最先給他劈中長劍，只覺勁力一般，大感奇怪，滿以為歐陽逆天一掌劈下，必然力逾千兵，豈知只把己劍震開，慕農精神大震，正要變招再刺，劍身處忽地一股內勁傳來，胸口如中重錘，口噴鮮血，向後踉蹌退去。心下大惑不解，對方的手早離開劍身，為何仍可以藉劍身傳來傷敵。只見蕭長醉和鐵隱同時向後倒退，當然和自己同樣情形，吃了他這奇怪武功的大虧。

他不知當日戴虎宴前向歐陽逆天挑戰，正是吃了他這能借物傳力、姍姍來遲的魔功大法暗虧，以致一個照面便俯首認輸，這種奇功脫胎於歐陽逆天不敗神功，將借物傳力發展至出神入化的境界，以之對付自然流轉，天然抗敵的先天真氣自有不足，但應付慕農等卻是綽有裕如。他閉關之後這奇功更是隨心所欲，運轉自如。

歐陽逆天捨開慕農和蕭長醉兩人，身形一閃，往鐵隱迫去，一雙手幻出滿天鬼爪影，無孔不入向鐵隱舞起的錘網攻去。滿天錘影一觸爪影立時潰不成軍，散亂無章，歐陽逆天聚指成力，搶入中宮，閃電間已刺中鐵隱胸前。鐵隱離地而起，倒飛三丈開外。風亦飛這時剛站穩陣腳，心中一動，箭般搶上來，一把抱著鐵隱，見他眼目緊閉，心口卻如常起伏，知他只是穴道被封，歐陽逆天自然捨不得殺他。

慕農和蕭長醉兩人捨命攻來，今次雖是有備而來，仍被歐陽逆天殺得左支右絀，險象橫生，勝望全無，眼看身死當場。驀地風亦飛一聲長嘯，挾著鐵隱往山上走去，投入林內。歐陽逆天狂喝一聲，左右全力一擊，將兩人迫退，大鳥般向風亦飛追去。慕農當然知道風亦飛不想全軍覆沒，故意帶鐵隱逃之夭夭，引歐陽逆天追去，使他兩人有機會逃走，實在是上上之策，可是他又怎能讓風亦飛陷於如此險境，高叫道：「長醉，龍飛九天。」

這麼多年來，他還是第一次喚蕭長醉的名。蕭長醉和他合作多年，一閃身來到他身後，恰巧慕農騰身而起，掉下煙桿，雙掌一托，托正慕農腳底，慕農立時加速，一下子趕到遠去的歐陽逆天背後，一劍刺去。這一劍風雷聲動，是對方全身功力所聚，兼之歐陽逆天一時未及運功護體，不敢硬接，怒嘯一聲，回身全力一指點去。

「叮！」一聲金屬響聲。長劍寸寸碎裂。慕農狂叫一聲，眼耳口鼻鮮血溢出，砰一聲掉在地上，當場身死，歐陽逆天一指之威，是他全身功力所聚，當今之世還無人敢硬攝其鋒。歐陽逆天卓立原地，調息靜氣，這一下含怒出手，極損真元，若不立即調息，日後便費力得多。

蕭長醉悲嘯一聲，煙桿一指，直奔過來，他見慕農慘死，下了死拼之念。歐陽逆天還差半晌真氣便可走遍奇經八脈，完全復原，這時不得不中斷行氣，嘿一聲化去蕭長醉凌厲的一桿。蕭長醉瘋狂出手，招招殺著，全不顧及己身安危，且每一招都是向歐陽逆天雙眼刺去，那是不敗神功也難以顧及的地方，歐陽逆天雖急欲追風亦飛，一時亦不由給他纏了個結實。歐陽逆天大將之風，提得起放得下，收掇心神，專注於蕭長醉身上。

蕭長醉立即陷入苦撐的局面裏。另一方面風亦飛抱著鐵隱，利用鉤索之力，縱躍如飛，他估計歐陽逆天必捨他人而追自己，那敢不盡力逃走，怎知慕農以性命為他攔阻了這魔君。風亦飛穿出了樹林，一個人奔了上來，原來是田仲謀。風亦飛一把將鐵隱塞給他，叫道：「那魔頭利害得緊，我要回去一看。」田仲謀一把拉著他道：「這不是辦法，你趕回去只是送羊入虎口，待我們先避一避，再想辦法。若果能逃，他們也逃了。」

風亦飛一想也對，咬牙道：「好！我們走。」只要鐵隱未落對方手裏，還不致一敗塗地。可是他並不知慕農當場慘死，蕭長醉亦險些喪生。

# 第九章 情深恨重

門開，朱君宇一身華服，龍行虎步走了進來，他外形英俊，氣質高貴，確是少女的深閨夢裏人。可是慕青思只覺世上再沒有人比他更可恨可憎。慕青思別過臉去，不肯看他，這是被囚禁在這華麗別院裏唯一抗議的方法。朱君宇來到她身後，笑道：「我知慕小姐你心中恨我入骨，但你不覺得這太不公平嗎。」慕青思冷笑道：「不公平，假若真是公平的話，我也不會在這裏了。」

朱君宇走到她臉前，道：「是的，人一出生就已經不公平，有人生為王侯，有人卻生為奴僕，但正是因為我手掌權力，才能把你請到這裏來，才使我有公平機會，和那盲子競爭。公平是要爭取的。」慕青思本想說我已心有所屬，又怕他遷怒風亦樂，硬生生把要說的話吞回肚裏，默然無語。

朱君宇最怕她沉默抗議，道：「這樣吧，你留此三個月，我保證手指也不碰，除了離開這裏一事不能答應你外，包保你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三個月後也不能改變你對我的觀感，你便可以任意離開，到你喜歡的人身邊。」慕青思沉默片刻，道：「你出去吧！」

朱君宇愕然，剛想抗議，回心一想，此等男女間事那能猴急，憑我外貌才學，才不信不能得到你的芳心，當你愛上我後，才將你拋棄，屆時看你傷心的樣子，遂道：「好！你休息一會吧，明天我要去練兵，要待後天才來見你了。」慕青思不作一聲，看也不看他一眼。朱君宇踏出門前，心中不忿，回首道：「這別院內並不只你一位貴賓，你爹的另一位好友，亦在這裏。」

慕青思嬌軀一震，顫聲道：「是誰？」朱君宇道：「隨我來吧，見到他不就知道是誰嗎？」

在地牢的密室裏，慕青思見到蕭長醉盤膝坐在床上，臉色蒼白，聽到開門聲也不張開眼來看，直到門關上，慕青思喚他一聲，蕭長醉才全身一震，張開眼來，失聲道：「青思！」慕青思雖和蕭長醉並不太熟，可是在這等環境下見到爹的朋友，就像見到最親近的人，強忍的眼淚，珍珠般垂流而下。蕭長醉泛起慈愛的笑容道：「你連哭也像你的母親。」

慕青思奇道：「你認識我娘嗎？」蕭長醉長嘆一聲，慕農和心芙兩人都已作古人，情仇恩怨，有如昨日黃花，自己亦遭歐陽逆天生擒來此，前途未卜，眼前弱質，自己又無力維護，人生還有何味道可言，再嘆道：「她是我所遇女子中最好的一個。」

慕青思誤會了他的意思，點頭道：「娘真是天下最善心的人，不是她，我可能會餓死路旁。」蕭長醉驚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慕青思奇道：「爹沒告訴你嗎？我是娘在路邊拾來的養女，唉！可惜娘命薄如紙，我十歲時，她染上絕症，一病不起，死前寫了一封信，請來了阿爹，從此我便跟著爹了。」眼淚串流而下，既感懷自己身世，又悲痛眼前自己和蕭長醉的遭遇。蕭長醉手忙腳亂道：「別哭別哭！你娘沒有嫁給你爹嗎？」

慕青思道：「怎麼會！阿娘從未嫁人，她常說她有兩個知己，一位是阿爹，一位是蕭良，噢！蕭伯伯你也姓蕭，噢！你叫我不哭，為何自己又哭了？」

蕭長醉仰天長笑，眼淚卻不停流下，這誤會足有十年，當年兩人同時愛上心芙，心芙亦對兩人難作取捨，慕農自願退出，成全兩人，可是當時仍叫蕭良的蕭長醉，感到若如此和心芙結合，有負慕農。故飄然遠去，後來重遇慕農時，以為慕農與心芙生下女兒，勃然大怒，認為被慕農所騙，慕農高傲之極，不欲解釋，致誤會重重，可恨此結到今天才解，慕農已不能復生，造化弄人，竟至如斯。

蕭長醉不勝唏噓，垂頭道：「老夫原名蕭良，字長醉，唉！希望我真能長醉醉鄉，盡忘此事，青思，你──他們待你怎樣？」慕青思取出絲巾，輕輕為他拭去眼淚，眼中射出一種奇怪和堅決的神情。慕青思步出囚室，朱君宇微笑道：「慕小姐，蕭老先生一切安好吧？」

慕青思露出心力交瘁的神色，倚在牆上，令人我見猶憐。朱君宇一陣心軟，搶過去扶著她的香肩，彈性而充盈著青春生命的女體，在他手下跳動，朱君宇立時心跳加速，唇焦舌燥，從沒有一個女子能像慕青思那樣觸動他的心靈。慕青思出奇地沒有拒絕，閉上眼睛道：「放了蕭老伯，我願意一切都順從你。」

歐陽逆天盤膝皇府內別院的廳中，皮肉不動地道：「是小皇爺嗎？進來吧。」站在廳外的朱君宇嚇了一跳，他已提氣輕步，可是不但瞞不過歐陽逆天，還給他認了出來，自己幼承父命，拜師譽滿江湖長白劍派馬大先生門下，見過能人無數，可是比起歐陽逆天來，都差了一大截。朱君宇步到歐陽逆天臉前，後者雙目緊閉，朱君宇猶豫了一會道：「歐陽宗主，小王有一事求你。」

以他的身分性格，原本只是打算和歐陽逆天打個商量，但面對這魔君時，氣勢為其所懾，商量變了請求。歐陽逆天閉目道：「小皇爺以甚麼身分求我？」朱君宇一楞，迅速咀嚼歐陽逆天這句話的意思，一時間有點進退維谷。歐陽逆天雙眼一睜，兩道神光在朱君宇身上掃了幾遍，仰天笑道：「好根骨，好根骨，想當年收下七個徒兒，雖已入上乘之選，比起你還是差得遠。不過他們在宋別離等人圍攻下，一一身死。」

朱君宇福至心靈，驀地明白了歐陽逆天剛才說話的含意，撲地跪了下來，朗聲道：「師父在上，請受小徒一拜。」歐陽逆天笑聲倏止道：「且慢！君宇你先告訴本人，假設奪得該女身心，你將如何待她？」他的稱謂由小皇爺轉為直呼其名。

朱君宇駭然道：「宗主怎麼會知道？」歐陽逆天莫測高深地一笑道：「這別院內有甚麼事能瞞過我，先答問話。」語氣大為改變，表示了兩人間的關係在變化中。

朱君宇大惑不解，既已看中了自己的資質，自己又甘冒江湖上的大不韙，未經長白劍派馬大先生首肯，轉拜其門下，為何還要諸多問話，不過朱君宇野心之大，不下乃父，當日蕭長醉等冒充欽差，來宣讀聖旨，朱君宇阻攔其逃走，卻為蕭長醉迫退，高下立見，今後若能得傳魔門秘技，日後成就，自不可同日而語，收攝心神，毫不猶豫地道：「我將棄她如敝履，任她傷心哀求，絕不回首一顧。」

歐陽逆天仰天大笑，第一次笑聲中充滿歡愉，非是以往的有笑聲而無笑意。道：「果然是我的好徒兒，魔根性重，本人歐陽逆天在此立下誓言，將你造就成不世出之高手，雄視武林。」朱君宇出身皇室，最懂禮數，當即三跪九叩，進行拜師大禮。歐陽逆天道：「徒兒，蕭長醉交你處置。他只是跳梁小丑，難成大事，無關輕重。」

朱君宇想了想道：「師尊，要不要明放暗囚，又或在蕭長醉身上下點手腳，使他成為廢人一個。」歐陽逆天眼神一閃，寒聲道：「告訴我，這個想法徒兒是一直已有，抑或是剛剛想起。」

朱君宇心中一驚，這師傅事事大異常人，令他有點無從揣摩，唯有老實答道：「徒兒是突然想起，才請示師傅。」歐陽逆天道：「這才對，要知欲領導群雄，必須大奸大惡之士，而非鑽想此等小陰小謀之人，江湖上無信不立，白道中人歌頌之一些情操，為吾人亦屬如是，但我們只視那為達到目的之手段。」

朱君宇愕然道：「那為何有正邪之別。」歐陽逆天道：「天下何有正邪之分，王天下者為正，失天下者為邪，白道中人亦不乏壞事做盡之徒，只不過不像我們打明旗號，放手而為，當年為師創立『七殺教』，曾在眾天魔神前立下血誓，定當將我教宣揚於天下，今日為師與爾父合作，正是完成揚教之手段。」朱君宇恍然道：「徒兒明白了，多謝師父指點。」

歐陽逆天道：「為師出身魔教，但因見魔教人材凋零，日漸式微，已無再起之望，故而叛教自立，但一切法規。仍承魔教而來，徒兒你剛入門來首要知道者，在我教有所謂『一誓一咒』。」朱君宇道：「一誓一咒？」

歐陽逆天道：「誓者如適才為師所言，要在眾天魔神前立下宏願，此志不改地去完成，一咒則是臨死前所下，即管死後也能令敵人不安。」朱君宇道：「徒兒應立何誓。」

歐陽逆天長笑道：「不用心急，待我先傳爾魔功秘技，待你有一定成就，深明魔功心法，才思考這誓言。至於死咒，爾須緊記要己身暴屍荒野，才能應驗。」朱君宇目中光芒暴閃，一種奇怪的快感蔓延全身，從此之後，他就是魔門嫡傳的弟子了。

※※※

阿海走進窯屋內，鐵隱、風亦飛在室內焦急地等待，他一進來兩人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。阿海愁眉不展道：「現場除了血跡外甚麼也沒有，慕老師沒有回家，蕭老頭也不在長醉居內。」鐵隱和風亦飛心中一沉，泛起不祥的感覺。阿海續道：「今天皇府派了一隊人來，逐戶提醒遷離之期，大家都非常害怕，有十多家人都準備走了，我──」

風亦飛道：「你怎樣？」阿海道：「我娘也要我走，不過我已決定留下，可是我不走娘也不肯走──」

風亦飛道：「那班人甚麼做不出來！我娘怎麼了？」阿海道：「大娘已公開說誓死不走，我看像她那樣想的人也有不少。」

鐵隱默然不語，這樣一個和平美好的寧靜山村，被幾個人的私欲弄至如此田地，果是天地不仁嗎？風亦飛道：「我更擔心二哥，他醒來了沒有？」阿海道：「我去看他時還在熟睡，假設讓他知道青思的事，我──我不敢想了。」

鐵隱道：「我看也要把他弄到這裏來，朱君宇那禽獸對他恨之入骨，否則也不會指使戴虎去殺他。」風亦飛道：「朱君宇要殺他，那天擄青思時已動了手，慕老師曾說過歐陽魔極重身分，等閒不會殃及無辜之人，不過小心起見，今晚便讓我們弄他上來。」

這時有人推門而進，原來是田仲謀，眾人鬆了一口氣，禁不住又有點失望，多麼希望來的是慕農和蕭長醉。田仲謀道：「你們的傷怎麼了？」鐵隱道：「沒有甚麼大礙，有沒有他兩人的消息。」

田仲謀搖頭道：「沒有。歐陽逆天全無動靜，我估計一定有更大的陰謀跟在後頭。」頓了一頓道：「為今之計，是絕不能力敵，只能智取。」

阿海道：「誰不知道，問題是如何智取。」田仲謀道：「這稍會再說，飛哥！唐小姐到村中找你，我看她有些心事。」

風亦飛霍然站起道：「她在哪裏？」田仲謀道：「我不敢帶她來此，囑她在逃命樹下等你。」

※※※

蕭長醉醒了過來，發覺自己躺在街上，被人當怪物般圍觀。他定一定神，記憶倒流入他意識裏，記起了在囚室內給人點了睡穴，此刻醒來便在街上。路人善心的便問他為甚麼要睡在街頭，有人甚至擲了一串錢在他身旁，可憐他孤苦無依。蕭長醉運功內視，發覺除了那天和歐陽逆天決鬥時被他震傷的舊患外，再無異樣，一個身法躍了起來，嚇得圍觀的人退後了一大步。

蕭長醉是老江湖，想了想前因後果，已估出了事實之八九，長嘆一聲，拂拂身上的塵屑，投入街上的人潮去。他已估到救他的是慕青思，代價當然是慘痛和令人不敢想像，可惜他卻估不到慕青思離開他只有五丈遠。朱君宇放下簾子，任由垂下，封擋了望往對街的視線，微笑道：「現在安心吧，你也親眼目睹他安然走了。」慕青思道：「你會否使人將他追回來？」

朱君宇道：「慕小姐太小瞧在下了，我朱君宇豈會失信於女子，尤其是我深愛的人兒。」慕青思低頭不語。朱君宇柔聲道：「我們回別院去吧，天色不早了，明天一早我還要去練兵。」

※※※

在逃命樹旁，風亦飛見到唐劍兒，伊人容顏憔悴，秀眉不揚，一反前此的容顏煥發，采光照人。風亦飛歷經生死，看到闊別數天的眼前美女，分外感觸，大步上前，一把將玉人摟進懷裏，摟得緊緊地，可是大腦立不聽指揮地想起她的父親唐登榮，這種矛盾交織成難以抗拒的痛楚，令他呻吟起來。唐劍兒柔順地埋在他懷裏，指尖隔衣輕觸著她送給風亦飛、目下掛在愛郎頸上的鳴風金蟬，幽幽一嘆。

風亦飛道：「你有甚麼心事？」唐劍兒道：「都是我阿爹！」

風亦飛悶哼一聲，輕輕推開了她少許，凝視她抬起來的俏臉道：「你阿爹，唉，你阿爹，劍兒，為何你有個這樣的阿爹。」唐劍兒垂首道：「田大哥告訴了我阿爹收地的事，我想其中一定有些誤會，爹是個很慈祥的人，只不過受到皇爺利用罷了，我會回去問個清楚。」

風亦飛不知田仲謀究竟透露了多少她知道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鹽場又怎麼算！我一位好朋友在那處做了不數天，便因發現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慘遭殺害，這筆賬你爹難辭其咎吧！」唐劍兒掙離他的懷抱，道：「原來你對我爹有這樣的偏見，怪不得你提起我爹時語氣不善，坦白告訴你，阿爹的事我知道雖不多，但他可是老老實實的生意人，鹽官這個職務是皇上賜下，他想推也推不掉，只是個有名無實的官兒，實權都操縱在知府莫心言手裏，他才是皇爺的真正心腹。」

換了是以前的風亦飛，一定嗤之以鼻，但今日已飽經歷煉，智慧一日千里，聞言忖道：唐劍兒這番話不無道理，皇爺朱勝北雄霸川南，這裏的官員名義上是皇上差下來，但是地方勢力蒂固根深，連皇上亦鞭長莫及，像唐登榮這樣的傀儡一定不少，問題是在唐登榮的參與程度，可以這樣說，朱勝北代表了地方上的實權人物，唐登榮卻執財富經濟的牛耳，兩人的合作是最自然的事。唐劍兒見風亦飛頗為意動，心中歡喜，旋又被愁雲所蓋，嘆息連連。

風亦飛道：「這事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。你為何這樣愁眉苦臉。見了我也不開心嗎？」唐劍兒瞟他一眼，似怨似嗔，美態橫生，嬌軀一扭道：「見到你這冤家當然開心，怕只怕沒得見了。」風亦飛訝道：「為甚麼？」唐劍兒背轉身道：「爹要我嫁給皇爺的獨子朱君宇。」

風亦飛跳了起來，一把將她扳過來道：「甚麼？要你嫁給那畜牲。」唐劍兒神色一黯，點頭不語。風亦飛道：「你怎麼想，你知道這畜牲的事嗎？」

唐劍兒道：「田大哥告訴了我，他擄去了慕姑娘，我一定會回去和阿爹說，要他向皇爺說。」風亦飛吃了一驚道：「千萬不要，這件事由我們處理好。」

唐劍兒道：「你的口氣真像田大哥，他也是這麼說。」風亦飛道：「你娘有沒有站在你那邊。」

唐劍兒凄然道：「我娘早便死了，現在的二娘只聽爹的話，家中除爹外，便只有寶兒對我好，他是二娘生的，卻不似二娘。飛！這件事我一定會誓死不從，你──你會支持我嗎？」風亦飛堅決地道：「當然，你放心好了，無論如何，我不會讓你嫁給別人。」

唐劍兒喜道：「真的。」風亦飛道：「時間會證明一切，定了日子沒有？」

唐劍兒道：「還未定，不過我聽爹的語氣，會很快了，飛！我真的很怕。」風亦飛摟她進懷內道：「不用怕，我不信上天是如此沒有正理，讓壞人得逞，就算天意如此，我風亦飛只要有一口氣在，也會對抗到底。」

唐劍兒望向風亦飛，眼中露出崇敬的神色，由第一次道左相逢，到今天的風亦飛，每一天都在成長裏，到今天，他已成了能獨當大任的男子漢大丈夫了。

兩個丫鬟正為慕青思對鏡整裝，慕青思神情木然，像個美麗的玩具般任人擺佈。朱君宇得意揚揚，滿臉春風地走進來，支使了兩個丫鬟出去，來到慕青思身後，兩手扳著她的香肩，伸口上前在她吹彈得破的面蛋上吻了一下。慕青思眼中痛恨的光芒一閃即逝，低頭不語。朱君宇道：「夜了！我們休息好嗎？」慕青思無言站了起來。朱君宇道：「你不開心嗎？我可以改天再來。」

慕青思強顏一笑，道：「不要多心，妾身記掛著阿爹吧了，來！讓妾身和你放好外衣和寶劍。」朱君宇見她柔順可人，心中大喜，任由她脫下外袍，又放下了掛在腰間的長劍，此劍正是當日風亦飛由鐵隱處偷來，送給宋別離與歐陽逆天決鬥之寶劍，後入歐陽逆天手中，轉贈朱勝北，朱勝北知兒子最愛劍，於是又來到朱君宇手中，劍鞘是由宗丹打造，師兄弟如此合作，怕連他兩人也夢想不到。

朱君宇心情大佳，他自負相貌才情，無論在內在外，不知迷倒多少少女，傷了多少芳心，但是慕青思一來氣質麗質都勝過他往日眾多情人，更令他心癢難熬的是她那不可侵犯的聖潔，想到立時可以得到她，看到她在體下婉轉呻吟的模樣，心頭烈火熊熊，燒遍全身。

朱君宇雖是貪花之徒，卻絕非急色之士，深明培養情緒的樂趣，站在一張特別為慕青思掛在房內的卷軸前，道：「青思，你有沒有細看這幅『疏林煙雨圖』，畫上雖無題款，但歷代畫錄均有記載，證明其出自宋代大家李成之筆，乍看似乎不類物象，細看下煙雨濛濛中，寒林遠樹無不呼之欲出，確是神品，令人驚嘆佩──」朱君宇說到這裏，驀地感到一股寒氣從後迫來，大駭轉身，只見慕青思咬緊牙根，一手持鞘，一手持劍，向自己猛刺過來，離自己只有數寸。

朱君宇狂喝一聲，收胸縮腹，同時兩手一動，將來劍挾在雙掌內，劍尖剛刺破了肌膚，寒氣令他打了個冷顫。

慕青思一擊不中，終是弱質女流，一驚下劍鞘掉在地上，向後退了兩步，腳一軟坐倒地上，她抽劍時已極度小心，不弄出半點聲息，將劍緩緩伸至朱君宇背後尺許時，才發力猛刺，可惜鐵隱這把以烏金鑄成的劍，雖未達相傳靈劍的層次，卻已是他所鑄劍中名列第一，猶勝風亦飛得到的另一把烏金劍，所以當她殺意大起，運力猛刺時，寶劍受到氣機牽引，立時劍氣大盛，被朱君宇發覺破去，逃過大難。

只要慕青思真能刺中朱君宇，寶刃鋒利，即管小小力道，也能穿體而過。換了劍在宋別離手上，長劍不用刺人身體，僅是劍氣便可以傷敵之命，那日歐陽逆天渾身無傷痕，但劍氣已傷其內腑，迫得他閉關修煉，因禍得福，攀上武道的極峰。朱君宇從快樂的高峰跌下了怨恨的深淵，切齒咬牙道：「賤人，我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我要那盲子痛苦一生，哈──」獰笑聲中，一步步向臉色蒼白的慕青思迫去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會完唐劍兒，到風亦樂處轉了一個圈，見到田仲謀和阿海兩人都守在他身邊，待他醒過來時便運往窯屋，心下稍安，先一步到了窯屋內，鐵隱坐在大火爐旁沉思，見到風亦飛點了點頭，便不言語。風亦飛道：「大叔在想甚麼？」鐵隱道：「假若青思不是落到他們手裏，我一定會勸你們遠走高飛，有那麼遠躲那麼遠，永遠不想報仇之事。」

風亦飛默然不語，歐陽逆天魔功蓋世，天下間可能已無能奈何他的人，不過無論自己如何氣小力弱，也一定要奮戰到底，不但為了慕農和蕭長醉，又或宋別離，更重要是為了天下蒼生和正義的存在。風亦飛道：「大叔勸我們走，但大叔會跟我們一起走嗎？」鐵隱搖頭道：「不！我不會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我也不會。」鐵隱沉吟半晌，道：「現在唯一生機，就是鑄成靈劍，據我們歷代傳說，靈劍集天地精華而生，乃正義之氣，能克制魔功心法，又可破去所有護身神功，不過──」

風亦飛道：「不過甚麼？」鐵隱道：「即管能鑄成神劍，但我們這數人中和那魔君相差太遠，恐怕難以發揮靈劍的威力。」

風亦飛想起那天歐陽逆天束氣於髮，一揮下自己便一敗塗地，心下駭然，但是他卻不知道那一劍令歐陽逆天吃了一驚，殺機立起，如果江湖知道這事，他便已成名立萬。一把熟悉的聲音在門外響起道：「老鐵何用如此頹廢氣餒，雖知人世間事每出人意外，所謂成事在天，謀事在人，是非成敗，豈是凡人所能估計。」風亦飛跳起來道：「蕭老頭！」

蕭長醉走進屋內，臉色蒼白。眼神卻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堅定，連一向臉無表情的鐵隱也大為動容，霍地站起身來道：「慕先生怎樣了？」他和慕農雖從不有世俗的往還，但神交之切，不下伯樂叔齊之交。

蕭長醉仰天一陣悲笑，老淚縱橫道：「老慕心儀仙鄉，已早行一步，不過他路途將不寂寞，我蕭長醉一定陪伴到底，追到黃泉向他請罪，只希望沒有西天地獄之分，否則他在西天享盡仙福，而我這個罪人卻被刺配到十八層地獄下，受那一生糊塗之刑。」風亦飛和鐵隱當然不明白他和慕農間的誤會，只知慕農已死。風亦飛一掌拍在台上，一聲把台角拍了下來，碎裂地上，悲憤淹沒了心靈的大地。

鐵隱背轉了身，令人看不到他的表情。蕭長醉神情一動，跳到風亦飛身旁，拿起他兩雙手掌，緊握在自己的手裏。風亦飛道：「幹甚麼？」蕭長醉喝道：「不要說話，潛心內守。」風亦飛知必有緣故，依言而行，不一刻蕭長醉鬆開他的手，負手走到窗前，往外望去。兩人大為不解。

※※※

風亦樂從長長的沉睡中醒了過來，身心舒暢，睜眼一看，已是夜幕低垂，房內一盞油燈在柔風下閃跳不停，光動影移。他游目四顧，卻找不到心中的目的物，廳外傳來輕微的聲響，只不知是慕老師還是令自己刻骨銘心的慕青思。風亦樂掙扎著坐起床來，睡了這麼多時間，精神前所未有地充足，慕老師的針療果有奇效，背上的抓傷也不那麼火辣辣地赤痛了，一摸背後，好像還消了腫。風亦樂輕呼道：「青思！」一個人噢一聲走進房內，喜道：「你醒了！」

風亦樂見是田仲謀，奇道：「你怎會在這裏？」泛起不祥的感覺，這終是慕青思的香閨，田仲謀沒理由這樣大模斯樣走進來，忙道：「青思在哪裏？」

田仲謀待要回答，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響起，由遠而近。風亦樂驚道：「難道皇府的人來了。」田仲謀臉色凝重，道：「只得一騎而來。」

一向以來，皇府處理雲上村的手法都輾轉低調，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公然馳馬而來，難道不是皇府的人，但這會是誰，黑夜飛馳山路，非高手是難以做到的。蹄聲直迫而來，蓬一聲圍篱撞破，騎士跳進院中。田仲謀喝道：「誰？」

劍光一閃，房子整個木窗散碎開來，田仲謀大喝一聲，欲穿窗而出，一團黑影穿窗而入，田仲謀待一掌擊上，急忙間見是一張毯捲了一個人，長長的秀髮垂在外面，連忙改擊為接，將來物放在地上，跳出窗外，恰好見到那騎士馳出兩丈開外，以高速沒進黑夜裏。田仲謀知追之不及，反入屋內，一看之下，登時怒火上衝，他知道人間又再添一悲凄之事。毯子張了開來，露出臉無血色的慕青思，伊人血紅的眼一片茫然，喃喃道：「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。」

風亦樂雙目盡赤，跪在慕青思旁悲叫道：「青思，誰把你糟蹋成這樣子？」田仲謀雙拳緊握，沉聲道：「是朱君宇，剛才那人是朱君宇。」

他經驗豐富，一看慕青思的神情，知道她經不起摧殘，陷於精神錯亂的地步，或者，這對她暫時來說，是比較好的情況。

# 第十章 壁合大法

蕭長醉轉過頭來，道：「昔日我和慕農兩人情如手足，但武功卻各走極端，一剛一柔，但並未減其鑽武道之熱情，於研究合擊之道時，偶然悟出陰極陽生，能改變一個人的體質，使能直接攀登武道之峰顛，功力倍增，這我們名之為『陰陽壁合大法』的奇功，必須有先天真氣那一類罕世絕學，才能受法，剛才我見阿飛含怒出手，斷去台角，木屑散飛，屋內寒氣激盪，特別對他加以查驗，發覺他竟然具有先天真氣的底子，確是異數。」

接著把頭一搖，嘆道：「但可惜竟是──」鐵隱道：「可惜甚麼？」

蕭長醉道：「他雖能氣通奇經八脈，還未到火通的階段，若妄然受法，有死無生。」風亦飛道：「我可以躲在這裏苦煉他一段日子呀。」

蕭長醉道：「萬萬不可，你一著意苦煉，便入魔道，輕則功力減退，重則走火入魔，只能順乎天然，咦！有人來。奇怪！腳步為何如此沉重。」鐵隱臉色一變道：「會不會是敵人故意放你，再跟蹤你到來？」

蕭長醉斷然道：「不會，我故意繞了很多圈子，又用不同的手法試驗，除非對方是神仙，否則休想跟蹤我，我連對方會利用畜牲跟蹤也算在內，才遲了這麼多回來，我看是因為青思──」剛說到青思，慕青思便出現眼前，被抱在風亦樂懷內，田仲謀站在背後，目無表情，眼中卻充滿了憤恨，反是風亦樂顯得比較平靜。

眾人看到慕青思茫然的模樣，只覺一股寒意從脊髓處升上來。風亦飛搖頭道：「不，這不是真的，這不是真的，朱君宇歐陽逆天，我風亦飛只要有一口氣在，誓要將爾等碎屍萬段。」最後幾句他是聲嘶力竭地叫出來，他沒有哭，因為眼淚實在沒有意義。

※※※

朱勝北送走了唐登榮，使人召了歐陽逆天和朱君宇到書房來，微笑道：「歐陽宗主現成了小兒恩師、這件事本皇當要先告訴宗主，徵求宗主意見。」歐陽逆天道：「皇爺請勿客氣。」

朱勝北道：「本皇已為君宇選了一門親事，假設宗主並無意見，便擇日舉行婚禮。」歐陽逆天道：「不知所選的是哪一家？」

朱勝北道：「是本地首富唐登榮的女兒唐劍兒。」歐陽逆天過目不忘，立時想起初到皇府時，在席上遇到那笑嘻嘻、逢人奉承的大商賈，奇道：「唐登榮富而不貴，恐怕是高攀了君宇吧。」跟著笑了笑道：「皇爺這樣做必是另有原因。」

朱勝北仰天大笑道：「果然難逃宗主法眼，唐登榮不但富甲一方，尤其難得者是他控制了西北方的河運，只是旗下直屬的大型船隻，便有上百艘之多，假設本皇要用兵北方，唐登榮的助力，勝過十萬雄師。」歐陽逆天道：「三軍不動，糧草先行，唐登榮假設有如此實力，確能迅速將物資運送國內任何地方，但他不早是皇爺的人嗎？何用如此周章。」

朱勝北道：「唐登榮雖對我執禮甚恭，可說是有求必應，甚至以他的名義收購村地，他也不問原因，一口答應，鹽場方面，又任由我們擺佈，但只是基於合作的形式，一旦讓他知道我等密謀造反，他一定退出局外，袖手旁觀，即管用武力將他制服。可是事事仍需他打點照顧，把他囚起來只是廢人一個，所以才利用通婚把他牽連入去。」歐陽逆天狂笑道：「皇爺妙計，只要他和你成為姻親，作反可是誅連九族的大罪，他脫身不得，唯有死心塌地為皇爺效力。」

朱勝北笑道：「宗主智比天高，一聽就明，所以此事宜早不宜遲，孩兒你有沒有意見？」朱君宇平靜地道：「一切但憑父皇作主。但據唐府內我們的線眼說，唐小姐對這婚事非常反對，我們也要小心一點，以免節外生枝。」

朱勝北讚許道：「如此婚禮將在一個月內舉行，待本皇使人查看吉日，這事就此決定，宗主，鐵隱一事不知進行如何？」歐陽逆天淡淡道：「那批人全部露了行藏，本人估計十天之內，必能將此人擒拿。那天本人故意釋放『夜盜千家』蕭長醉，在後跟蹤，豈知此人狡如老狐，我不敢跟近，不過已大約摸到他的巢穴應距雲上村並非太遠，雲上村地藏烏金，鐵隱又怎肯離去，他回村取金之日，便是他落網之時，這日子不會是很遠。」

朱君宇心中一凜，原來歐陽逆天將計就計，另有目的，自己的確尚未到火候。朱勝北道：「這樣要拜託宗主了，此事關係成敗，本皇已召集了遠近鐵匠二百五十多人，收回村地和知曉鑄造之法後，只要再給我半年時間，便可立即起兵。」跟著轉向朱君宇道：「關於皇上派來的密使團，查到甚麼消息沒有？鹽場已積壓了大量私貨，使我們收入驟減，大為不利。」

朱君宇正要答話，一名近身侍衛進來稟告道：「皇爺，京城陸棋瑞大人求見。」朱勝北神情一動道：「立即有請。」侍衛領命而去。

歐陽逆天道：「皇爺，本人告辭。」朱勝北阻攔道：「宗主請留座，陸大人是粵南本皇七弟方面的人，是京中的重要內應，此來必有重要之事，宗主留此一聽，可以給我等一些寶貴意見。」

這時一個身著便服、身材修長、相貌堂堂的人走了進來，一番客氣後，分賓主坐下。敬茶後，朱勝北轉入正題道：「陸大人公務繁忙，今次微服前來，當有天大重要之事。」陸棋瑞道：「正是如此，小官在京城上下疏通，用了近百萬兩銀，才查到皇上派來此處調查皇爺之密使團，是由號稱京城第一掌的布衣狂士方仲田率領，密使團中包括皇上近衛中風、雷、雨、電四大高手和兩個身手高強之御前太監，賜有上方寶劍，只要一查明皇爺起義證據，立即報上皇上。」

朱勝北臉容一冷，嘿嘿笑道：「分明存心整治本皇，豈有如此容易。不過接到消息後，我們已偃旗息鼓，看他沒証沒據，空嘆奈何。只不知有沒有這方仲田之進一步資料。」陸棋瑞道：「在京裏他是個神秘的人物，直接受命皇上，官拜一品，下官曾和他有一面之緣，不過相貌可改，恐怕無多大用處，此人外表似乎對事事粗疏大意，其實精明利害，喜一人獨來獨往。」

朱勝北擊掌嘆道：「早有這句說話，我們便不用走那麼多冤枉路，一直以來我等都著限於找對方一隊人馬，以至摸錯門路，白費功夫，本皇看此人極可能化整為零，隻身潛入此地，果是高明，不過，他的末日亦快到了。」陸棋瑞道：「其次七皇爺要我告知皇爺，川兩的四皇爺和京南的索善聞將軍，都效忠皇上，不賣皇爺的賬，將來起義之時，恐怕成絕大阻力，令皇爺不能揮軍直指京城，曠日持久，於我等聲勢大有損害。」

陸棋瑞雖然說得婉轉，但朱勝北一生在權力鬥爭中打滾，聞弦歌知雅意，知道一向和自己並謀舉事的七皇爺因皇上勢大，心萌退意，如此自己失去臂助，謀反可是有敗無成，這事如何能容許，可是對方說的確是實情，此二人同擁重兵，若不能收歸己方，令人頭痛。正焦急間，歐陽逆天插入道：「此二人既不識抬舉，本人將於十天之內，將他們的人頭呈上，以作君宇大婚賀禮。」陸棋瑞一愕道：「如此再無問題。」語氣中透露出半信半疑。

朱勝北道：「還有一振奮人心大事，要陸大人通傳七皇爺知曉。」陸棋瑞連忙追問，朱勝北遂將烏金鑄劍一事，原原本本說了出來，聽得陸棋瑞面容大開，笑道：「如此何愁大事不成，只是口說無憑，如何入信七皇爺。」

朱勝北道：「這個容易得緊，皇兒腰配之劍便是以烏金製成，只要陸大人取此劍回去，本皇再修書一封，保證七弟信心大增，再無疑問。」陸棋瑞道：「還有一事，就是私鹽斷貨已久，令我們銀錢短缺，所謂坐食山崩，兵糧消耗龐大，雖謂躲避密使團之耳目，總不是辦法。」

朱勝北向朱君宇道：「皇兒你看如何？」朱君宇道：「鹽場足有二千人手，耳目眾多，假設那方仲田確是著眼鹽場，真是防不勝防。尤其現在積壓了十多船貨，運起來格外礙眼。」

朱勝北沉吟半晌，神情一動道：「想到辦法了，就利用你大婚的機會，下令鹽場放假幾天，屆時駐入我們的人手，運走私鹽，有了這個目的，本皇看婚禮須在十天內舉行，陸大人不如留此十天，待一切辦妥，才去覆七弟。」陸棋瑞含笑答應。各人都心情興奮，困阻雖多，總給逐一克服下來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盤膝靜坐，背脊一道火熱直衝而上，沿著督脈竄上玉枕骨，火熱到了該處，立遇阻節，停了下來，冷冷的氣體卻暢通無阻，繞過頭內正中的泥丸宮、兩眉間的祖竅立時跳動起來。風亦飛嘆息一聲，坐了起來，離開與歐陽逆天決鬥慕農身死之日，不經不覺有六天了，在練功上苦無寸進，幸好歐陽逆天方面沒有步步進迫，他當然不知道歐陽逆天已潛離川南，往外地刺殺反對朱勝北的一個侯王和一位將軍，給了他們珍貴的喘息機會。

遠處有人呼喚他的名字，風亦飛走出樹林，大姐風玉蓮在窯屋旁等待。見到他道：「唐小姐的弟弟交來一信，我看出了點事。」風亦飛既驚且喜，這數天他等候唐劍兒的消息，可謂心急如焚，偏是音訊全無，自己又是皇爺欲得而甘心的人，不敢冒險進城，這刻驟有唐劍兒遣弟弟送來的信，怎不大喜過望，可是唐劍兒要以這樣的形式和自己通話，顯然是出了問題。風亦飛接過風玉蓮遞來的信函，隨口問道：「你也識劍兒嗎？」

風玉蓮神情極忸怩道：「是田大哥介紹的，唐小姐人生得美，品格又好。」風亦飛知道乃姐和田仲謀兩人間大有愛意，剛想取笑兩句，忽地臉色一變道：「奇怪，這封信雖封了口，封接處卻有些許碎裂，似乎給人曾經拆開來看。」

風玉蓮道：「怎會這樣，唐小弟仍在村內等你答覆，你要否親自一問？」風亦飛很快將信看完，口中喃喃道：「哪會急成這樣的！」數一數指頭，三天後便是大婚的日子了。

在村中風亦飛見到了唐劍兒的同父異母弟弟唐寶兒，寶兒年紀在十四、十五間，極為精靈可愛。風亦飛詳細問他得信後的種種情形，唐寶兒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只告訴他唐劍兒被唐登榮關在屋裏，由幾個略通武技的婦人看守。風亦飛道：「眼下再無選擇，你告訴劍兒依計行事，我一定會在她說的那個地點等她。叫她放心好了。」唐寶兒領話去了。

風亦飛順道回到家裏，他有多天未見到風大娘了，慕青思受朱君宇強暴一事，他們都不敢告訴她，怕她受不起刺激。風大娘消瘦了不少，但眼神堅定不屈。風亦飛心中感觸道：「娘！此地不宜久留，還是找個地方避一避，看看事情怎樣發展吧。」風大娘道：「你也來勸我，我才不信他們能弄甚麼鬼，難道把我們全殺了。」

風亦飛嘆了一口氣，這時田仲謀走入屋來，見到風亦飛，一把將他拉往一旁道：「小飛哥，我有殺阿貴那凶手的消息了。」風亦飛渾身大震，霍然望向田仲謀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和田仲謀兩人據著臨窗的一張小台子，默默地喝著茶，這間酒樓靠近鹽場，鹽場的人都愛來這裏猜拳喝酒。田仲謀低聲道：「在我們左邊一桌，剛進來那矮漢叫張廣，不過識他的人都慣叫他作張鐵爪。手抓功夫了得，能碎裂金石，只有他的手勁，才能那樣生生捏碎阿貴的喉骨。」風亦飛沉著地道：「為何他的頭這麼難看，沒有頭髮的地方像一個個的腫瘤？」

田仲謀嘆道：「我費了十兩銀才買到這個消息，他年幼時曾因貪玩誤觸黑蜂巢，黑蜂空群而出，他的頭登時遭殃，幾乎小命難保，幸好一個大力鷹爪門的高手路過該地，不但救了他的狗命，還傳了他一身武藝，想不到他現在竟然為非作歹，成了鹽場十大殺手之一，阿貴出事的那日，有人見到他聯同其他殺手，往雲上村去了。」風亦飛低聲道：「他走了。」

田仲謀道：「不用急，每日這時間他都上這裏喝兩杯酒，然後往妓寨找他的老相好，保證他逃不出我們五指山。」

※※※

張鐵爪步下酒樓，心中興奮，秋紅那姬兒答應了今晚特別服侍他，人生快事，莫過於此，不禁樂在心裏，歌在口頭，哼哼唧唧地往怡紅院的路上走去。迎面來了一位十八歲的青年，這人一對眼睛閃閃發亮，身形奇偉，肩膀特別寬闊，使人感到他的不凡，張鐵爪注意這青年的原因，是因為對方正筆直向他走過來，絲毫沒有讓路的意思。張鐵爪在鹽場一向橫行霸道，哪曾讓過誰來，悶哼一聲，一側肩向對方胸前要穴運勁撞去。

對方淡淡一笑，不知怎樣動了動，避過了他的肩撞，來到他背後雙手不及的空門。張鐵爪心中一凜，知道是有意而來的行家，剛才他以肩頭撞進對方懷裏，並不是看輕對方，而是張鐵爪本人身材矮小，故最擅近身肉搏，才能使足十成功力，這時不慌不忙，右腳後移小半步，沉腰坐馬，風車般轉身過來，兩手一上一下，分別向對方喉和下陰抓去，意圖一把廢了敵人，毒辣陰險。

對方冷笑一聲，使出一下精妙絕倫的手法，分別擋格了他上下攻勢，張鐵爪毫不畏懼，低喝一聲，曲起右手，一扭腰右肘乘勢往對方胸前撞去，這也是對方留下的唯一空門，那青年長笑一聲，一指戳在他的肘頭，張鐵爪心中大喜，他這對手可說下了三十年苦功，一指之力又怎能阻擋，理也不理，加重力道撞去。

指肘相觸，張鐵爪有如觸電，全身一震，由肘至膊一陣痠痛，心下駭然，想不到敵人年紀輕輕，功力強橫若斯，待要退卻，腹下一痛，中了對方無聲無息的一腳，慘嘶一聲，整個人倒飛出去，還在空中時，他已決定了一倒地上，立時向左滾進樹林，乘機逃走，哪知，腳才沾地，身後連痛數下，魂飛魄散下才知另有敵人在後暗算，眼前一黑，昏了過去。

當他再醒轉時，已來到一個山頭的空地上，那青年和另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，正目無表情地盯著他，身子一點也不能動，被人封了穴道。這兩人當然是風亦飛和田仲謀。風亦飛沉聲道：「雲上村阿貴是不是你殺的。」張鐵爪骨頭極硬，嘿然道：「老子殺了那麼多人，哪記得誰是阿貴，雲上雲下，要殺要剮，悉隨尊便，不過休想大爺答你。」兩眼一翻，一副從容就死的模樣。

風亦飛笑道：「要死還不容易。」右手拿起用布包著的一大團東西。張鐵爪臉色一變道：「是甚麼？」

田仲謀拍了拍他半禿的頭道：「怎麼？你老朋友的歡呼聲也認不出嗎？」風亦飛搖了搖手上的東西，立時發出濃濃的嗡叫。張鐵爪眼中射出恐懼的神色，顫聲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休想嚇倒我。」

風亦飛緩緩拉開掩著的布，露出了個大竹籮出來，竹籮的間隙處，可使人透視其中正在振翼狂飛的數百隻黑蜂。沒有布的擋隔，嗡嗡聲變成河流衝奔似的巨鳴。張鐵爪全身顫抖起來，牙關打戰地道：「你們想怎樣？」田仲謀慢條斯理地道：「黑蜂又名斧頭蜂，據說被黑蜂蟄死的人，起碼要叫上七日七夜才會死去，所以特來找你作個試驗，看看有否誇大。」

風亦飛將竹籮口移近張鐵爪的頭，籮口設計非常妙絕，以數十條柔軟的蘆草封閉，蘆草柔軟，可容頭穿過，但又不虞黑蜂乘機飛出。事關己身，張鐵爪當然明白對方要幹甚麼，慘嘶一聲道：「你們問吧！我甚麼也說，只要給我一個痛快，快拿開這東西。」田仲謀道：「這東西不能拿開，只要你有一句大話，立即把你的頭塞進籮去。」

張鐵爪嘆口氣道：「說吧！」田仲謀問起話來，先從鹽場人手，包括內裏的人手組織，私鹽的偷運等等，他像是極為內行，深知其中之事，不一會張鐵爪露出驚奇神色，不知此人為何如此熟知他們的秘密，更加不敢編造謊言，怕黑蜂極刑。最後田仲謀道：「為何要殺阿貴？」

張鐵爪猶豫片晌，風亦飛已要將他的頭塞進籮裏，他慘叫一聲道：「不！不要，那是上頭發下的命令，說他發現了我們運上船的是沙而不是鹽。」田仲謀恍然，向風亦飛道：「這是鹽梟的一種手法，以沙代鹽，運上船上，然後報稱遇風沉沒，但真正的鹽卻秘密運了上路，因為鹽上船時有官方的記錄文件，所以事後難以追查。」

風亦飛向張鐵爪道：「誰是你的上頭？」張鐵爪道：「是鹽場總管江游林。」

田仲謀道：「皇爺有沒有到鹽場？」張鐵爪搖頭道：「皇爺怎會來！連唐大爺也絕少出現，一切都由江總管處理，不過小皇爺卻常來找江總管。」

風亦飛恨聲道：「又是那畜牲。」田仲謀知道再也向不出甚麼來，點了他暈穴，道：「明天開始，鹽場放假數天，其中必有古怪。」

風亦飛望了望地上的張鐵爪，淡淡道：「怎樣處置他。」眼中射出森森的殺機。田仲謀道：「這也是一名人証，讓我來處理他。」

風亦飛盯他一眼道：「聽口氣你當是官府的人，否則為何費這麼多功夫去調查鹽場的事？」田仲謀笑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是站在你一邊的，那亦是正義的一方。」

兩人默然不話，道消魔長，皇爺縱使沒有歐陽逆天，但像張鐵爪這類嘍囉可謂數不勝數，何況還有強大的兵力作後盾，不過目下只有見步行步了。

※※※

接著的三天，風亦飛專志在山中練劍，連夜晚亦在山內度過，他聽從了蕭長醉的指示，甚麼也不想。可是即管在寧洽的大自然裏，他還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變成痴呆的慕青思、終日一言不發的鐵隱、沉痛卻無淚的風亦樂、死去的慕農和阿貴，使他無法平靜下來。

這天是朱君宇和唐劍兒的大婚日子，他更是心緒不寧，將慕農和蕭長醉兩人的手法混合使了一遍，總覺心浮氣躁，此時田仲謀摸了上來道：「今天劍兒被迫嫁給那畜牲，你怎樣做？」風亦飛淡淡道：「搶人。」

田仲謀一愕道：「這到底不是辦法，你這樣做了，朱勝北便可以公然動用官府的力量，向我們進行大迫害。」風亦飛哂道：「知府莫心言全是他的人，要迫害早便迫害了。」

田仲謀搓手道：「話倒是這樣說，但──假設我另有妙法，你願不願意做？」風亦飛心中暗笑，他知道田仲謀另有身分，故意拿言語擠他。田仲謀道：「鹽場這幾天藉口朱君宇大婚，所有工人都給趕回家裏，可是我曾數次潛入觀察，發覺內中活動頻頻，顯然另有異動，這個多月內鹽場都規行矩步，拿著運私鹽的證據，窮根究底，一定可以牽連到皇爺身上，那時看他飛到哪裏去。」

風亦飛道：「即管查到私鹽，又有甚麼用，誰相信我們這些平民百姓。」田仲謀一愕恍然，這小子愈來愈利害，把他迫上了絕路，無奈地道：「好！讓我告訴你我的真正身分吧。」

※※※

申時。唐登榮大財主的前院聚滿了人，一乘大紅花轎停在院中。圍觀的人叫道出來了，出來了。新娘在兩位大妗姐的攙扶下步入轎裏，唐登榮和續弦夫人站在轎旁相送。唐登榮心想每個女兒都是這樣的了，一說到嫁時便不依起來，像朱君宇這樣的女婿，自己雖富甲一方，仍是高攀不起，現今有此福緣，實在前世修行，而且朱勝北權傾朝野，現在雖被貶至此地，實力仍不可輕侮，自己又怎可以為小女兒的意向，開罪對方。

樂聲奏起，送嫁的隊伍起行，曾說誓死反對的女兒，現在還不是乖乖地坐進轎內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和田仲謀兩人在船上跳下水去，潛游了近二十丈的距離，才在離開鹽場較遠的地方冒起頭來。田仲謀道：「剛才真是驚險，若非你發出暗號，我一定會來不及躲開。」風亦飛點頭同意，剛才他兩人潛上泊在鹽場碼頭旁的幾艘大船內，仔細搜查，若非他兩人輕功高強，早被森嚴的衛士看到。

田仲謀道：「朱勝北真是狡猾，十二艘船只有四艘是運私鹽，其他的都是掩人耳目，若有人冒然截船，一定會誤中副車，這一次我看他怎麼辦？」風亦飛看了看天色道：「申時了，我有急事去辦。」

※※※

隊伍在鼓樂喧天前進，唐劍兒立即脫下身上的新娘紅袍，露出裏面的短打勁裝，腰上還插上把刀。唐劍兒得意地一笑，拔出小刀來，開始在轎頂界開一個可供她逃出生天的小洞。她非常小心，寶兒說過這幾天府內多了幾個皇府的人，看來是防她逃走，只不知是父親把他們請來，還是皇府方面起了疑心，不過現在沒有時間去想這些了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剛離開田仲謀，迎面撞著一個人，這人剛從林內闖出來，使他避之不及。風亦飛愕然道：「楊武！」楊武見到他也是神色一變，嘿然道：「小子算你命大，今日大爺有事，不與你計較。」

風亦飛喝道：「停步！」鏗一聲把劍從那還未有時間改善的劍鞘裏拔出來。楊武道：「好膽，我不找你算賬已是你十八代祖宗積下來的福，現在──」

風亦飛長笑道：「休想騙我，你一定是發現了我們的事，趕著回報朱老賊。納命來吧。」長劍一動，攻了上去。楊武想不到這小子變得如此精明厲害，看穿自己的心意，心想不如順道殺了他，也好立個大功，兩手翻出雙刀，反攻過去。一連串金鐵交鳴的聲音響起，風亦飛劍光大盛，把楊武迫得連連後退，奮力反抗。

風亦飛心下暗暗焦急，劍兒那封信約好了他接應的地點，可是這刻幹掉楊武牽涉到與朱勝北鬥爭的整個關鍵，勢不能罷手，就在心神一分之際，揚武巧妙地由下踢來一腳，險險令他中招，嚇得他連忙收攝心神，沉著應戰，又把揚武的反攻壓了下去。

# 第十一章 朝廷密使

唐劍兒身子一聳，靈巧地從轎頂鑽了出來，一閃身躍上大樹去，直到隊伍遠去，她才躍了下來。唐劍兒又驚又喜，四處張望，忽地左邊樹葉輕動，唐劍兒喜叫道：「亦飛。」一個英俊的男子走了出來，臉神冷峻道：「姑娘找錯了，我並不是風亦飛。」

唐劍兒愕然道：「你也識他？」那人長笑一聲道：「怎會不識，我未來夫人的情夫又怎會不識。」

唐劍兒臉色一變道：「你在說甚麼？你是誰？」那人一步步向她走來，獰笑道：「在下便是你的未來夫婿朱君宇，過了今晚，你便是我的人。即管做鬼也是我的人。」

唐劍兒尖叫一聲，抽出小刀。鏗一聲小刀墮地。朱君宇的劍已在手裏，快得連看也看不清楚。

皇府的大堂內賓客盈庭，附近有頭有臉的官紳巨賈，全都來了。唐劍兒被點了穴道，在兩個佣婦的扶持下步進大堂，站在朱君宇的身側。唐劍兒的俏臉隱藏在新娘的鳳冠裏，令賓客沒有看到淚水正不停在眼角溢下。風亦飛你在哪裏？

大堂主禮的大聲叫道：「新人交拜天地，請跪下。」唐劍兒被迫跪了下來，心中的悲憤凄苦是不用說了。皇爺朱勝北坐在主位，臉上泛起笑容，剛回來的歐陽逆天正坐在他身邊，他的兩個心腹大患已給送去了見閻皇，即管皇上能另派人手，代替他們的位置，但領兵率將是要長時間去培養。一時間何懼之有，所以歐陽逆天這次出手不啻助他拿了半壁江山，只要婚事過後，再抓到鐵隱迫出烏金鑄造之法，何愁大事不成，想到這裏，笑容更是燦爛。

歐陽逆天臉無表情，教人莫測高深。他下首的是陸棋瑞，今次此來可謂滿載而歸，身上除了烏金劍外，還有皇爺朱勝北托他帶予七皇爺的親筆密函，兼之兩個拌腳石又給歐陽逆天除去，怎能不心情愉快。

「一鞠躬，先拜天。」「二鞠躬，再拜地。」唐劍兒在佣婦半扶半持下，與朱君宇同拜起來，要知當時極重禮節，只要拜過天地，飲過合雹酒，她便是朱家的人，水洗也不清，心中一憤，便欲嚼舌自盡。

「停下！」暴喝自大廳正門處響起，一個青年大步踏進來，他雖是粗布衣裳，可是臉目英偉，肩膊特別寬闊，自有一股富貴不能屈的軒昂氣態。他的衣上還有幾點血跡，顯是經過激烈的搏鬥。朱勝北一看已知是甚麼一回事，喝道：「來人，給我將這無禮之人亂棍打出去。」

「且慢！」正欲抓前的皇府高手，愕然停下。叫的是歐陽逆天，這時他眼光罩定風亦飛，淡淡道：「本人心癢，這事交由我辦。」他正要找尋鐵隱，風亦飛送上門來，教他大喜過望，而且他估到風亦飛便是那天穿著甲冑之人，身具先天真氣奇功，若讓他打得皇府的人人仰馬翻，在賓客前也不好看。

唐劍兒乍聞風亦飛喝聲，心中大喜，旋又大驚，心想這還不是送羊入虎口，但再一想便平靜下來，風亦飛死時，便是她嚼舌自盡的時刻。

風亦飛看著閃身站在面前的歐陽逆天，屹然不懼，一把抽出烏金長劍，斜斜指向對方的眉心處。一股劍氣直迫而來，歐陽逆天心中一凜，知道此子已進入以氣御劍的初步境界、假以時日，將成為另一個宋別離，不禁殺機大起，但旋又壓下，這畢竟是喜慶場面，不宜見血。

四周賓客鴉雀無聲，想不到以朱勝北的權勢，居然在這等情形下，有人敢尋上門來，真是太歲頭上動土。朱勝北心情輕鬆，知道以歐陽逆天之能，定能以漂亮的手法處理此事。朱君宇默然不語，心中卻殺機大盛，暗忖我不但要將你風亦飛凌遲至死，還要虐待身邊這個賤人，使她生不如死、慕青思一事使他大受刺激，加上近日專志習練魔功，更發展了性格邪惡的一面。他雖對唐劍兒未有愛念，但妒忌的天性使他痛恨起兩人來。

歐陽逆天長笑道：「動手吧！婚宴還要舉行下去。」風亦飛從容道：「如此領教了。」他自知不敵，決定戰死當場，勝似看著自己心愛的人兒嫁給自己最痛恨的人。

在這暴風雨來臨前的剎那，「停手！」田仲謀大步踏入。賓客一齊愕然，這婚禮一波三折，枝節橫生，使人不知葫蘆中所賣何藥。朱勝北覺得此人有些眼熟，驀地記起對方那天假冒太監，宣讀聖旨，連自己也被瞞過，心中一動，望向陸棋瑞，後者臉色微變，有點坐立不安。歐陽逆天道：「誰能阻我？」田仲謀大笑道：「朱皇爺在上，朝廷欽賜持上方寶劍御使方仲田拜見問安。」

他一個轉身，將粗布外衣甩脫地上，登時露出一身黃色綢緞精製的官服，腰上配上一把珠光寶氣的長劍，他故意以戲劇化的手法表達身分，以收先聲奪人的效果。朱勝北站起身來，當先下跪，連叩三個頭，原來持上方寶劍者有如皇上親臨，朱勝北尚未謀反，唯有照禮數行事，其他賓客算甚麼身分，嚇得依樣行禮。只有歐陽逆天和風亦飛兩人傲然卓立，動也不動。

參拜後，朱勝北道：「不知方御使大駕光臨，有失遠迎，請就坐。」

田仲謀意氣飛揚地道：「皇爺不必多禮，本官有一事相詢。」跟著眼光轉到陸棋瑞身上，拱手作禮道：「陸大人果然靈通，竟能在千里之外，趕到這裏喝喜酒。」

陸棋瑞乾咳兩聲道：「好說好說。」歐陽逆天見這場仗暫時打不成，心想你既入我眼中，那愁你飛上天去，反回朱勝北身邊坐下。朱勝北笑道：「方御使請直言無礙，本皇光明磊落，何事不可言。」大廳千多人都豎起耳朵，想聽田仲謀說出他的請教。田仲謀一洗以往寒酸之態，朗笑道：「剛才鹽場共開出了十二艘船，其中數艘所裝的鹽，均不記於官冊上，請問皇爺對此事是否有所耳聞？」

朱勝北心中一凜，知道對方把握了己方的虛實，這時船已開出，追之不及，唯有推卸責任，故作驚奇道：「果有此事？」轉向坐在左下方的知府莫心言道：「莫大人，這應如何處理？」

莫心言裝作惶恐地站起來道：「下官立即派人追查，不過鹽場之事，另有鹽官處理，知府素不過問。」他在官場打滾多年，一手推得一乾二淨。田仲謀淡淡一笑道：「截船之事，本官另有專人處理，不用勞心，保你人贓並獲。不過聽皇爺口氣，對此事似乎一無所知，但我卻在偷運私鹽的現場，看到皇府的人從旁協助、這又應作何解？」

朱勝北忽地站了起來，走前了兩步，坐著的歐陽逆天自然變成在他身後，只見朱勝北一隻手放到背後，作了個斬下的手勢，然後大步踏往大廳的另一方，朗笑道：「樹大有枯枝，皇府人員眾多，若其中偶有與奸徒勾結，何奇之有，還請方御使指點出來，本皇必定嚴加查辦。」歐陽逆天趁眾人注意力集中在朱勝北身上時，幾個閃身。退出廳外，跟著一躍而起，踏著瓦背，消失在夜空裏。

田仲謀道：「皇爺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，要知鹽官和皇爺大有關係，是皇爺的親家，恐怕皇爺也難以完全避免牽入。」

朱勝北暗讚對方厲害，當今皇上只是要個藉口來整治自己，唐登榮若真是和自己結成親家，要其他藩主相信自己是完全清白，確是比登天還難，更重要的是唐登榮一知道自己謀反的真相，一定把與自己的關係和盤托出，人証物証俱在、他將立時身陷險境，而且這等不名譽的事，亦對他的聲望大有打擊，幸好早有對策，環顧四周一遍道：「本皇在此宣佈，因唐登榮牽入違反國法的活動裏，故此今夜朱君宇與唐劍兒婚禮宣告取消，此後各不相干。」

眾人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，都想不到如此結果。田仲謀長笑道：「皇爺果是高明，亦飛，還不帶走唐小姐。」他今晚暴露身分，由暗轉明，對他有害無利，不過為了風亦飛，不得不作出重大的犧牲。風亦飛感激不已，筆直往唐劍兒走去，朱君宇一閃身攔著他的去路。風亦飛眼中精芒閃動。手握劍柄，他想殺的人，眼前此君名列榜首，歐陽逆天只能排個第二。

朱君宇眼中舞動著深刻的仇恨，以只有風亦飛能聽到的聲音道：「三日內我要在你身上千萬倍取回今日這筆你欠我的賬。」風亦飛淡淡笑道：「我也企盼著那時刻的來臨。」

田仲謀在後高叫道：「風兄弟快一點，我們還有事要辦。」聲音隱帶焦急，他何等精明，一看不見了歐陽逆天，暗叫不好。

※※※

書房門給撞了開來，唐登榮倒在地上，一把小刀插進了腹內，鮮血流滿地上。唐劍兒撲了進去，搶天呼地哭起來，其他內眷也驚哭起來，喊聲震天。田仲謀風亦飛兩人臉臉相覷，唐登榮雖是一副畏罪自殺的格局，但兩人都想到偷偷離開了大廳的歐陽逆天，這一著給朱勝北險勝了。唐劍兒驀地抬起頭道：「你們走，我以後也不想見你們。」風亦飛愕然道：「劍兒──我──」

唐劍兒悲笑一聲道：「我明白了一切，你一直在利用我，故意不接應我，讓我被人迫婚，又故意在關鍵時闖進來，破壞婚禮，打擊朱君宇，你看，現在連阿爹都給你們迫死了。」田仲謀道：「唐姑娘──」

唐劍兒尖叫道：「你更不是好人，故意接近我討好我，只是想指証我阿爹，你們給我滾。」她陷進歇斯底裏的情緒中。風亦飛還想說話，田仲謀一把拉著他道：「現在她情緒激動，不會聽任何解釋，讓她冷靜一下吧，朱勝北將全力對付你我，不會來煩她的。」

風亦飛嘆了一口氣，強忍著內心的傷痛，和田仲謀離開唐府。府外天上星羅棋布，令他兩人精神稍振。風亦飛道：「田──噢！究竟我應稱呼你做田老兄還是方老兄？」田仲謀尷尬一笑道：「方仲田是我在京城的化名，田仲謀才是我的真名字，現在我身分暴露，辦起事來困難得多，但仍有一線反敗為勝的希望，我去了。」話聲未了，人已騰空而去。風亦飛呆了半晌，也奔進茫茫的黑夜裏去。

※※※

皇府內，陸棋瑞正向朱勝北辭行。朱勝北道：「陸大人，不如我找幾名高手，和你一同上路。」陸棋瑞道：「萬萬不可，我現在趁黑趕路，就是要隱蔽行蹤，人多了，反而容易暴露行藏，況且七皇爺派上我這份差事，正是看上我的輕功，打不了也逃得了，皇爺放心吧。」

朱勝北知道陸棋瑞外號穿雲鶴，能日走百里，快逾奔馬，點頭道：「如此祝陸大人一路順風。本皇還有禮物相送。」遞過一個竹籮道：「裏面有信鴿一隻，陸兄如遇上危險，請打開籮蓋，信鴿自會飛回示警。」陸棋瑞大為佩服，謝禮後，不由正門，逕自越牆去了。

朱勝北轉過來向歐陽逆天和朱君宇道：「楊武的屍體被人發現在鹽場附近，致命的是咽喉一劍，想不到以楊武之能亦死在對方劍下。」轉向歐陽逆天道：「宗主，現今首要之務，在於擒下鐵隱，未知有何良策。」

歐陽逆天道：「他已忍了多天沒有潛返雲上村取烏金，本人估計，不出三天之內，他一定投進我們的天羅地網。」朱君宇道：「不知他以何法開採地下的烏金，因為鑄劍場周圍並無開採的痕跡。」

歐陽逆天神情一動道：「本人想到了。」

※※※

陸棋瑞離開皇府，望東而去，本來往七皇爺處的方向應是西南方，他為人小心，故意繞上一個圈子，教敵人找錯門路。披星戴月，在空無一人的官道上疾馳，迅比流星，忽然一股狂烈的掌風從右側撲來，陸棋瑞大驚失色，不敢接掌，一提氣，橫竄進樹林裏，利用黑夜和樹木的掩遮。竄高伏低，拼命逃走，他身上有事關重大的密函，不容有失。

穿出樹林後，是一個斜上的山坡，山坡上一個人影孤伶伶站在那裏，在星光下臉含笑意。陸棋瑞失聲道：「方仲田。」田仲謀拱手道：「正是在下。」

陸棋瑞自知非是對方敵手，一咬牙，拉開了籮蓋，信鴿振翅高飛，轉眼成了一點，望皇府方向飛去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回到窯屋，已是凌晨寅時初。鐵隱穿上夜行衣，正要出門。風亦飛愕然道：「大叔，你到哪裏去？蕭老頭呢？」他叫慣了蕭老頭，始終無法改口。鐵隱道：「在房內運功療傷，我有些事去去便回。」臉上閃動著在他身上罕有發生的興奮神色。

風亦飛心中一動道：「是否鑄造靈劍方面有新的發展？」鐵隱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我已想通了最後成敗的一著，所以要返回村裏，取烏金提煉。」

風亦飛感到他說到最後一著時，眼裏閃過非常奇怪和複雜的表情，好像興奮與悲哀揉合在一起，沉吟片刻道：「好！大叔我和你一起去，有甚麼事也有個照應。」

※※※

「砰！砰！」風大娘和風玉蓮母女兩人驚醒過來，事實上這十多天來沒有一晚他們能安睡，皇爺的半個月期限還有三天便到期，使人心緒不寧。風玉蓮打開門，叫道：「田大哥。」田仲謀走了進來，向兩母女道：「我得到了極重要的一件東西，要立即上京，現在不要問，我沒有解釋的時間，記著，明天一早，立刻叫大家收拾一切，離開這裏，朱勝北陰謀已露，再無任何顧忌，一定會放手大幹。」風大娘母女駭然點頭。

※※※

鐵隱和風亦飛兩人跳進鑄劍場的院落去。鐵隱道：「你待在這裏，我下去便回來。」風亦飛一呆道：「下去？」

鐵隱沒有答他，來到院中心的枯井旁，躍了下去。風亦飛恍然，他一直想不通鐵隱為何開一口沒有水的枯井，原來下面另有乾坤，可能有暗道之類，通往地底採金處，此事合情合理，因為烏金見風即化成頑鐵。這些念頭電光石火般在腦內閃過，驀地井內傳來鐵隱一聲悶哼，又即沉寂下去。風亦飛大駭，跳到井邊，低叫道：「大叔！大叔！」井內黑壓壓的，一點反應也沒有。長笑在身後響起，突然間四面八方燒起了無數熊熊的火把，剎那間他已陷身重圍內。

一個人卓立牆頭，狂笑道：「好小子，我早說過三天內和你算賬。」風亦飛緩緩抽出長劍，深吸一口氣道：「朱君宇你自命英雄了得，可敢和我單打獨鬥。」

※※※

田仲謀離開風家，剛到村口，一個高大的人影背著他卓立不動。田仲謀倒抽了一口涼氣道：「歐陽逆天。」歐陽逆天背著他道：「嘗聞方仲田一雙妙掌，打遍京城無敵手，只不知傳言有多少成乃事實。」

田仲謀心念電轉，他的武功和蕭長醉比可能勝出一籌、但對上這魔君卻怕不是他十合之將，刻下如何逃命，才是上策。可是誰能在歐陽逆天的手下逃生。

※※※

「鏗」一聲清響，兩劍相交。給了陸棋瑞的烏金劍又回到朱君宇手裏。兩把烏金劍擊在一起，金光進現，連火把的光芒也不能掩去。風亦飛感到對方劍勁雄強，不由退了一步，此消彼長，朱君宇劍光暴漲，攻勢排山倒海般捲過來，風亦飛雖竭力反擊，但卻被迫得不住向後退去。朱君宇圍在四周的百多名手下見主子占盡上風，一齊發起喊來，聲震整個晚上的雲上村，不過卻沒有人敢出來一看。

※※※

歡喝聲同時傳進田仲謀耳裏，他勁喝一聲，雙掌在胸前一輪亂舞，乍看似狂亂無章，其中卻自含法度。歐陽逆天冷笑一聲，一掌輕而無力地向他拍去。田仲謀見對方雖是簡單地一掌拍來，可是在這丈許的距離裏。速度卻作過多次變換，忽快忽慢，令他對掌勢泛起無從捉摸的感覺，大駭下不進反退，打橫往林內閃去。

歐陽逆天大為奇怪，對方若是拼死力抗，可能還可支持上十合八合，但若如此逃走、在氣機牽引下，他乘勢追擊，可能一個照面已了結對方。不過此刻空想無益，運集功力、閃電迫去，眼看追上，林中忽地閃起劍影刀光，向他擊來。歐陽逆天怒喝一聲，使出壓箱底本領，將四面八方攻來的一刀、一劍、一矛、一斧、盡數擋開，可是追勢已盡，無奈落在地上。那四人分落四方，情況狼狽，口中都溢出了血絲，不過神情堅決，毫不畏怯。

歐陽逆天知道田仲謀已遠遠逸去，心中大怒。表面卻平靜無波，冷冷道：「阻我者報上名來。」其中持斧的精壯大漢道：「我四人乃皇上御前風、雷、雨、電四大侍衛──」

歐陽逆天冷哼截斷道：「由今晚開始，昏君的身邊再沒有你們四個人了。」

※※※

風亦飛退至牆邊，眼看退無可退，朱君宇劍光大盛，他自拜師之後，專心一志學習魔功，正派內功最重循序漸進，穩紮根基，但邪派魔功卻剛好相反，講求速成之道，窮谷猛催，所以朱君宇入門日子雖淺，功力卻大有進展，兼之歐陽逆天損耗真元，為他打通全身經脈，功力已高於楊武戴虎之流，這時他節節取勝，不禁大起輕視之心。風亦飛再擋一劍，踉蹌退後，砰一聲撞在院落東面的圍牆上，圍牆外是惡獸林。

朱君宇道：「小子，看你逃到哪裏？」長劍一振，化作一道長虹，向風亦飛當胸刺去，風亦飛面上泛起一個奇怪的笑容，劍光暴漲，以比適才凌厲一倍的氣勢和勁道反捲而去。兩道劍光絞在一起。朱君宇劍光散亂，額上多了三道血痕，踉蹌退後，這時他才知道風亦飛故意示弱，引他輕視，才以殺手反擊，幸好他險險避過，否則那三劍劃破的不是額頭，而是雙目。

風亦飛胸前衣衫碎裂，一道劍痕橫過前胸，外看雖可怖，卻只是皮肉之傷，他一聲長嘯翻上牆頭，劍光大漲，牆頭阻攔者東倒西歪，他已凌空躍進惡獸林內，這一著大出眾人意外，使人對他重新估計起來。朱君宇待要狂追，歐陽逆天的聲音響起道：「君宇，讓我追他，保證逃不了。」

※※※

風亦飛竄進林裏，心下一安，這天下再沒有人比他更熟悉惡獸林了。來到逃命樹旁，忽地全身一震，停了下來。幢幢樹影裏，一個似乎已深化在黑暗裏的人影現了出來。風亦飛抽出長劍，淡淡道：「這也好，剛才在皇府一戰，還未完成。」

歐陽逆天讚賞地道：「有志氣，這般膽識，確是難得，可惜我們間仇結難解，今夜不得不送你歸西，動手吧，我讓你三招。」風亦飛道：「如此請恕我不客氣了，第一招龍飛九天。」一聳身躍上了逃命樹，往樹頂攀上。

歐陽逆天心想哪有這種招式，他並不怕對方逃走，以他的武功，追上他易如反掌。風亦飛長嘯一聲，抓著一條大樹藤，一蕩飛往十丈開外，歐陽逆天冷哼一聲，風馳電掣直追而去。風亦飛利用樹藤逃離惡獸林，拼命往山中逃去。他知道歐陽逆天絕不會放他離去，不知不覺走到當日摘草藥的高崖上，身後勁風迫至，同時響起歐陽逆天的聲音道：「小子，納命來。」

風亦飛心下駭然，以他在山中的靈活身手和對山勢地形中熟悉，還是不能逃過歐陽逆天的魔爪，一咬牙轉身長劍全力向後擊去。風亦飛長劍給歐陽逆天的手刀掃過正著，虎口爆裂，長劍登時甩手飛開，同時歐陽逆天搶入中宮，左手一拳向風亦飛當胸打去，這一拳帶起的勁風，使風亦飛口鼻立時呼吸困難，風亦飛大喝一聲，奮起餘威，亦一拳反擊過去。

兩拳相觸，發出「蓬」一聲氣震，歐陽逆天向後退了一步，而風亦飛卻口噴鮮血，斷線風箏般飛往高崖之外，向下墮去。歐陽逆天調息片刻，冷哼一聲，轉身走了。風亦飛先天氣功之強，大出他意料之外，不過幸好除去此患，沒有人能從那處墮下而不死的。鐵隱已被擒到，下一步就是奪取雲上村的土地了。

# 第十二章 靈劍平魔

蕭長醉練功出來，不見了鐵隱；這時接近天明，他想了想後，放不下心，拿起煙桿，往雲上村走去。一出山谷愕然停下，只見遠方雲上村處火光熊熊，烈焰衝天，把半邊天染得血紅，蕭長醉大吃一驚，提氣輕身，全速往雲上村趕去，當轉上小路時，見到所有通道都被武裝的紫衣大漢封鎖，心中既驚且怒，現在還有二日才是皇爺收地的限期。為何會突然提早動手，村內尚未遷出的最少還有三四百人，這是驚人的惡行。

他展開輕功，閃入林裏，利用天然的地勢掩護下，往雲上村奔去。蕭長醉綽號夜盜千家，輕功高強，當日歐陽逆天企圖在背後跟蹤，仍然給他甩脫，這一展開腳程，半柱香的時間已抵達雲上村，入目的慘情，令他悲叫一聲，衝了進去。大部分的房舍都在燃燒著，地上仆滿了屍體，皇府的人仍在不斷搜索生還的人。

蕭長醉一撲進村內，幾名大漢立時撲了過來，刀劍齊施，蕭長醉痛下殺手，幾個照面大漢們轉眼了賬，血腥使蕭長醉清醒過來，偷偷往風家潛去，路上看到阿海的屍體，兩眼大睜，死不瞑日。在離風家十多丈處，蕭長醉伏了下來，再偷偷往外望。在風家和慕家之間朱君宇負手而立，聽著手下們的報告。其中一名大漢道：「小皇爺，找不到那盲子和慕家的姑娘。」朱君宇沉聲道：「蠢材，他們能躲到哪裏去，給我仔細搜，一定要把他們搜出來。」

蕭長醉心中一凜，知道朱君宇想找風亦樂和慕青思，幸好他兩人躲在窯屋處，否則也不知朱君宇要拿他們怎樣。從這個角度看去風家已燒通了頂，風大娘和風玉蓮凶多吉少，令人憂心的是不知風亦飛和鐵隱到了哪裏去，一咬牙，轉身離去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悠悠醒轉過來，慢慢回憶起墮崖前發生的事。

當時歐陽逆天對他痛下殺著，他自知自己雖然功力突飛猛進，和歐陽逆天間始終有段不能逾越的距離，所以故意讓歐陽逆天擊飛長劍，再全力對了拳，不過大部分的真氣卻護著五臟六腑，更加上凌空飛退，化去了歐陽逆天不少力道，饒是這樣，歐陽逆天一拳何等凌厲，立時五臟六腑一齊受傷，人也陷於半昏迷中，直到墮下了四十多丈，接近崖底處，才醒轉過來，連忙拼力發出纏在腰間的鉤索，把自己吊在崖上。

這動作要不是他已做上了數百遍，這時一定做不到。山風呼呼，把他吹得蕩來蕩去，搖搖欲墮，危急間他發覺左上方有個可容人進入的小洞穴，大喜下爬了進去，這時再沒有支撐下去的原因，幾乎在爬進洞的同時，人已昏了過去。這刻醒過來後，全身滾熱，通身冒汗，真氣在經脈間亂撞亂竄，血脈欲裂，風亦飛咬緊牙關，強熬過去，他把意念集中至丹田氣海處，不一會，竄動的真氣慢緩下來，逐漸流往丹田處。

風亦飛心中一喜，豈知真氣立時渙散，全身由至炎至熱，變為極寒極冷，令他不由自主全身顫抖起來，牙關冷得打戰，風亦飛生性堅毅，一咬牙，把精神意識集中在丹田處，以一念制萬念，由有念入無念，任他身體陣寒陣冷，只是緊守著自己大本營──靈台的一點不昧清明。

假若慕農等在此，一定知道風亦飛到了火通全身奇經八脈的先天奇功境界，當日的宋別離，亦只能火通督脈，任脈尚未全通，風亦飛定能如此進步神速，除了曾服食山草藥意外積下熱毒，過人的體質，最主要還是他並沒有蓄意求成，一切如洪水流過大地，出自天然，假設換了是慕農，到了這等時刻怎會不誠惶誠恐，戰戰兢兢，一經意便走火入魔，輕則武功減退，重則吐血而亡。風亦飛完全沒有想到成敗，專心一志為自己的存在奮戰。

※※※

蕭長醉領著風亦樂和慕青思兩人來到江邊，碼頭上泊了一條船，蕭長醉交涉後，返回來向風亦樂道：「價錢講好了，先交一半，記著去了便不要回來，將這裏的事完全忘記好了。」望了望慕青思茫茫然的眸子，搖頭嘆了一口氣。風亦樂眼中閃著深遠無盡的沉痛，道：「蕭老伯，一切拜託你了，三弟生死未卜──」

蕭長醉斷然道：「我拼著一條老命，也要往皇府救他出來，你去吧！」風亦樂猶豫片晌，扶起慕青思，走進小艇裏。蕭長醉直至艇子放遠，才喟然一嘆，搖頭而去。他剛走遠，兩名皇府的人走了出來，其中一人道：「這一男一女很像小皇爺要找的人，你騎快馬沿江追蹤，我回去稟報小皇爺，這可是大功一件，要盡量小心。」

坐在艇裏的風亦樂渾然不知危險的臨近，到了傍晚時分，他們停了下來，給錢上岸，找到一間佛堂，租了一間房住了下來。吃過飯後，風亦樂忽覺心情煩躁，向慕青思道：「青思，不如到佛殿參神拜佛，也好祈求它們保佑我們，保佑你早日康復。」慕青思茫然地望向他，眼角忽地滾下一顆淚珠，對他的話似懂非懂。風亦樂心中一酸，幾乎痛哭出來，強忍心頭凄苦，扶著慕青思往佛堂走去。

佛堂規模頗大，所有窗都關上了，只有一盞孤燈，在佛像前燃點，可能因為香火不盛，堂裏空無一人，佛像前的銅鐘，也積上了塵。有種凄冷孤清的落寞感覺，風亦樂觸景傷情，悲從中來。風亦樂道：「青思你稍待一會，我去向主持買些香來奉神。」慕青思當然不懂答應，風亦樂走出佛堂，全身一震，長廊盡處有一人卓然而立，陰陰笑道：「果然在此，果然在此。」

風亦樂全身冰冷，退回佛堂內，護在慕青思前面，顫聲道：「朱君宇，你殺我好了，不要傷害她。」朱君宇將兩扇大門關上，又反手上了鎖，冷笑道：「這要看少爺的心情了，我得不到的東西，誰也不能得到。」關門的聲音震撼著風亦樂的神經，他的心在滴血，上天為何如此不公平。

※※※

風亦飛終於熬過難關，真氣從四方八面匯聚丹田，就像狂風暴雨過後，所有江河溪澗的水都流進大海裏。雨過天清，全身真氣澎湃著。風亦飛挺身坐了起來，頭頂立時撞上洞頂，沙石碎下，他體內先天真氣自然流轉，一點也不覺得痛楚，受害者只是岩壁的泥石。洞穴的一邊是懸崖外的空間，陽光射入來，另一端深深斜上，也不知盡頭在哪裏。

風亦飛精足神滿，怎肯再耽下去，好奇心起，往洞穴那方爬過去，愈往深去，地勢愈往上傾斜，爬行了七八丈後，洞穴逐漸寬闊起來，可容他弓身前行，再走了十多步，他停了下來，凝視著地上的事物。那是一副野獸的骸骨，一把匕首正中它的頭部，肌肉化盡，匕首露了出來，深入骨內，可見那一刀如何凌厲。

風亦飛兩眼噙著淚水，在獸骸旁跪了下來，兩手恭敬地抓著刀柄，略一用力，把匕首抽出來，捧在眼前細看。刀柄上刻有風山兩字。那是他父親風山的匕首，眼前這骸骨便是當年殺害了數十人、令他父親失蹤的魔豹，如今靜靜地躺在這裏。風山終於手刃了它，想是當中它和父親搏鬥後，雖殺死了風山，但亦負上重傷，回到這洞穴才死去，怪不得其時搜尋魔豹的努力均告失敗，原來它躲在這裏。洞穴的另一端，自然是通往山中。風亦飛一聲長嘯，百感交集。

※※※

朱君宇獰笑迫過來道：「你這盲子，我要將你的肉逐塊割下來。」風亦樂一手摸進懷裏，想掏出他唯一的法寶袖珍弩，朱君宇右腳已掃中他的胸脯，登時把他掃得橫飛開去，痛得在地上打滾，朱君宇這一腳雖沒運內力，可是勁道非同小可，登時踢斷了他兩條肋骨。

風亦樂移開，朱君宇和慕青思毫無阻隔地臉臉相對。慕青思茫然的眼神凝聚起來，射出深刻的仇恨，突然尖叫起來，兩手向朱君宇抓去，朱君宇怎會讓她抓中，把她抓來的兩手捉個正著，喝道：「住手！」慕青思這些日子都是茫然失落，失去一切的記憶，可是朱君宇留在她腦海的印象太深了，一碰面下刺激起她的情緒，記憶回復了一大半。手雖不能動，卻伸腳向朱君宇踢來。

朱君宇大怒一推，慕青思向後連退十步，再站不穩，仰天跌倒，頭剛撞在油燈上，立時燈熄火滅，人也昏倒過去。驀然間整個佛堂陷進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去。風亦樂先是一驚，跟著一喜，強忍痛楚，將袖珍弩拿了出來，緩緩把箭裝上，他不敢發出任何令朱君宇懷疑的聲響。對曾失明三年的他來說，黑暗在這個時刻，絕對是有利無害。

朱君宇暗罵一聲這麼不巧，探手入懷，待要取出火折子打著照明。「嚓」！奇怪的聲音響起。「叮」一聲清鳴，佛堂中的大銅鐘震耳響起，餘音裊裊，欲去還休。

朱君宇顧不得拿火折，直往聲響處撲去，心想先弄掉這盲子，才慢慢宰割你兩人，這也是朱君宇過於輕敵大意，當他快要撲到銅鐘時，忽地面頰一涼，兩支弩箭穿面而入。朱君宇慘嘶一聲，倒在地上，痛叫連連，好一會才沉寂下來。燈火再亮，風亦樂持著火折的手不住顫抖。慕青思醒了過來，呆呆看著地上朱君宇的屍身。

剛才風亦樂先以弩箭射中銅鐘，一方面引起朱君宇注意，更重要的是以鐘音遮蓋弩箭發射的聲音，終於一擊成功，報了大仇。慕青思眼光轉到風亦樂身上，叫道：「樂大哥。」淚水珍珠般流了下來。風亦樂一把摟著她，哭起來道：「青思，一切都過去了，就當那是一場噩夢吧。」

※※※

朱勝北在皇府書房內來回踱步，首次表現了小許焦躁不安，歐陽逆天和宗丹坐在一旁。歐陽逆天從容道：「君宇近日功力大進，即管遇上敵人，自保足可有餘，皇爺放心。」朱勝北戚然道：「一般情形下當然沒有問題，最怕對方施以狡計，那就防不勝防，這孩子也是，怎可隻身追去。」

歐陽逆天道：「皇爺已派人逐家逐戶搜尋沿河區域，很快便有結果。」其實他也是擔心得很，他人生經驗豐富，知道世間事每多出人意表，正如以為方仲田可以手到拿來。還不是給他帶著密函逃了去，雖殺盡風雷雨電四大高手，依然無補大局。

朱勝北終於不愧梟雄心性，放開朱君宇的事道：「目下最關緊要的事乃知曉烏金鑄造之法，希望在起義前能造起一批神兵利器，宗主有勞你了。」歐田逆天道：「此法極耗心力，本人必須閉關十二個時辰，始能施法。」

朱勝北道：「宗主請放下其他一切，安心靜養。」歐陽逆天淡然道：「十二個時辰後，保你有烏金鑄造的秘法。」宗丹坐在一旁，由始至終一言不發，不知在想甚麼。

※※※

唐劍兒獨自坐在後院的涼亭裏，蹙起秀眉，不知神馳到哪裏去。「大姊！」唐劍兒驚醒過來，循聲望去，弟弟寶兒走了過來，神色凝重，短短數天的事，使他成長了不少，不禁一陣心痛。寶兒道：「大姊，我想阿爹並不是自殺的。」

唐劍兒奇道：「你怎會知道？」寶兒道：「爹的書房掛了三把劍，都是用來鎮邪的，他自殺那一把是苗人的匕首，爹曾告訴我這匕首曾被苗人下了毒咒，被匕首殺死的人將永不超生，你說吧，爹這麼信那些東西，會不會拿一把這樣的刀自殺。」

唐劍兒默然無語，當日她乍見唐登榮自殺身亡，一時間情緒衝動，而更重要的是她不能接受父親與皇爺同流合污、販運私鹽的事實，所以失去了理智，現在寶兒這麼一說，登時令她想起好多疑點。首先，爹便不是那類有勇氣自殺的人。唐劍兒眼中射出仇恨的光芒，纖手握著劍柄。

※※※

鐵隱手腳都給鎖了起來。這次皇府對他的款待，無復昔日恭敬客氣，以他的性格，早便嚼舌自盡，可是歐陽逆天封了他幾個要穴，連自殺也沒有力。門外傳來奇異的聲響，好像有人墮地的聲音，跟著鐵門啪一聲打了開來，一個瘦長的人閃了進來，原來是宗丹。

鐵隱閉上雙目，不屑看他。宗丹跳到他身前，取出一批奇怪的工具，插進鎖孔弄了起來，輕叫道：「師兄！我來救你。」鐵隱睜大雙目道：「你若這樣做，以往為名利付出的努力，都盡付東流。」

宗丹道：「我可以負天下人，卻不可以負師兄你。」「嗒」一聲，左手的鎖弄了開來，弄開一個後，其他的就易辦，當鐵隱回復自由時，整個人軟倒宗丹身上，全靠他的扶持，才不致倒在地上，宗丹在他身上拍了幾下，依然毫無效應。

鐵隱嘆道：「不要白費心機了，上一次歐陽逆天封了我的穴道，慕農雖精通醫理，仍費了三個時辰才打通我的穴道，你的好意我心領了。」宗丹將鐵隱架在背上綁好，衝出門外，囚室外的走廊倒下了幾個大漢，身上都中了致命的暗器。宗丹是暗器巧藝的大師，當日為戴虎配備以強力機括彈簧發射的暗器，曾使高手如慕農蕭長醉大為頭痛，這些嘍囉如何抗拒，兼之又是猝不及防，因而被宗丹輕易得手。

宗丹離開囚室，走到地面，明月高掛天上，照得皇府大花園內樹影婆娑，他故意撿選晚上，正是為掩人耳目。宗丹早擬好逃走路線，在花園內不規則地左轉右繞，避過皇府的哨崗，他唯一擔心的是離開出口踏上地面時，最易被人發覺，在快要到東面的圍牆時，前面閃出了幾名大漢，當先一名三十多歲的勁裝壯漢道：「宗老師，夜了，背著這麼一個人能到得哪裏去？」

宗丹一看，原來是「左右斧」沙谷成，楊武死後，一切職務由他頂上，功力雖稍遜楊武，但精明厲害猶有過之，知道事無善了，笑道：「小弟有一物相送，請沙兄放我一馬。」一揚手，一個圓球似的東西向沙谷成射去。

沙谷成素知他精擅機關巧器，那敢去接，背後雙斧到了手內，右手斧頭向圓球撞去，另一斧脫手向宗丹擲去。斧頭撞上圓球，圓球「卜」一聲爆了開來，一團綠色煙霧迅速擴散，眾人見這霧顏色古怪，不知是否有毒，駭然退開。沙谷成左手一收，飛斧回到手裏，原來他在斧柄裝上鐵鍊，收發自如。

有人叫道：「看！他在那裏。」沙谷成轉頭看去，宗丹背著鐵隱躍上離牆，跟著消失牆外，沙谷成冷笑道：「要逃走那有這般容易。」

宗丹躍出皇府，望東往當日埋葬鐵隱的樹林奔去，背後哨聲大鳴，才走出了十來丈，前面人影幢幢，十多名大漢手持兵器衝了出來，這些天來皇府擴大了防衛網，所以沙谷成胸有成竹，說他逃不了。沙谷成在後叫道：「不論生死，截他下來。」聲音迅速迫近。宗丹一咬牙，左右手各持一個盒子，一按立時飛出數十點寒星，向前面大漢灑去。

大漢慘叫連聲，這些暗器何等厲害，深進人體，數人立時倒地不起，另外幾人不速避開，宗丹從缺口衝了過去，回身又發射了兩輪暗器，弄得追兵人仰馬翻。宗丹發足逃走，心中叫苦連天，他手中暗器發射完畢，加上背上背著一個人，被人追上是早晚間事。

還有三丈外才到樹林，沙谷成已追及身後丈許距離，眼看追上，一道人影忽地從樹林內射了出來，一支煙桿凌厲地向沙谷成攻去，叫道：「快走，我掩護你。」竟是蕭長醉，這幾天他伺伏皇府外，試圖探聽鐵隱和風亦飛的下落，但是皇府警衛森嚴，他兩次偷入都無功而還，這時見到宗丹如此這般，立時出手助陣。

宗丹心叫多謝，背著鐵隱直往林內走。鐵隱在他耳邊道：「往東南走。」宗丹依言而行，不一會大感不妥，為何鐵隱聲音如此衰弱，扭頭一看，鐵隱面如金紙，氣若游絲，大吃一驚，放了他下來，只見他背上滿是鮮血，一道斧痕深入心臟，難有生望。

宗丹跪了下來，悲叫道：「師兄枉你對我恩深義重，我卻給你惹來殺生之禍。」鐵隱受了這麼重的傷，還能一聲不吭，免他分心，使他更是羞愧莫名。鐵隱嘴唇顫動，似乎有話要說，宗丹連忙湊上耳去，鐵隱斷斷續續說了一輪話，頭一側魂斷夢消。

蕭長醉恰在此時趕了上來，一見此景，呆在當場。宗丹回過頭去，臉上升起堅毅的神情道：「我已知鑄造靈劍的方法，師兄的心願，就由我去完成。」

在兩人快到窯屋時，風亦飛迎面奔了過來，神采飛揚，蕭長醉來不及解釋任何事，搶上前去，搭他的經脈，喜道：「發生了甚麼事？你竟火通了奇經八脈。」跟著抬頭望上天空，滿懷感溉地道：「慕大哥！你我的心願，或者可以在這小子身上完成，你安息吧。」

半個時辰後，在窯屋內一間門窗緊閉的小房內，風亦飛只穿一條短褲，背著蕭長醉盤膝而坐。蕭長醉手拿七支金針，面色凝重地道：「小飛，我和慕農所創的陰陽壁合大法，能令人體質大變，功力倍增，原本游移全身的雜氣，重歸氣海，你一定要抱元守一，排除雜念，任他有何幻象，總當他空無一物，緊記了。」風亦飛剛想點頭，背後一痛，一支金針插進背內，跟著連續六下，其他六支金針全插背上，入肉盈寸。

蕭長醉運氣揚聲，忽地整個彈起半空，頭下腳上，中指點正其中一支金針，借力再彈起，落下時，又點中另一支金針，如此乍上乍下，每次指尖都點在金針上。風亦飛只覺一道道熱力傳入體內，身內似乎點燃了個大爐，而且溫度不斷上升，痛苦得幾乎失聲狂叫起來，但當然不可以這麼做，連忙收攝心神，像在山洞裏一樣，守住靈台一點清明，只當世上無人無我，四大皆空。

「蓬！」一股熱浪過後，全身清涼溫潤，說不出的舒服，房間驀然換了大自然的景色，明月高掛天上，灑下金黃的月色，樹搖葉動，一個赤裸的女體奔了出來，竟然是俏美無倫的唐劍兒，她的皮膚在月色下閃閃發亮，卻絕無淫邪之感，她腰肢扭動，無限優美的裸背逐漸遠去，風亦飛一陣激動，追進林裏，只見唐劍兒欲行又停，不住輕笑，銀鈴般的聲音有如仙樂般響徹月夜下的樹林。

風亦飛發力趕上，當指尖要觸及她的裸背時，驀地一驚縮手，想起這只是幻象時，又回到蕭長醉為他施功的靜室，嚇得出了一身冷汗，連忙再守住精神，如此不知過了多久，驀地醒了過來。

風亦飛睜大眼睛，嚇了一跳，原來一切事物比從前清楚了數倍，平時看去毫不起眼的牆壁，原來有著豐厚無比的內容，連一道痕也變化多端，他功力大增，整個世界變成了另一個天地。他環目四顧，蕭長醉不知到了哪裏去，連忙走出靜室，工場內傳來叮叮之聲，宗丹死命煉劍，蕭長醉不在其內，當他走出窯屋外時，嚇了一跳，停下步來。一個白髮斑斑的老者，背著他站在門外。

風亦飛道：「你！」老者轉過頭來，原來是蕭長醉，只是烏黑的頭髮變得雪白，看去像是蒼老了十年。

風亦飛知道他損耗真元過巨，感激地待要說話，蕭長醉伸手止住了他道：「小飛，世俗話不用說，你雖然功力大增、比之宋別離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兼之你自幼從大自然領悟到武道之精華，大可放手與歐陽魔一較高下，但還是有敗無勝，除非宗丹真能鑄成靈劍，否則你必須遠走高飛，隱姓埋名，苦研武技，有成時才可找歐陽魔一決雌雄，不過即管有靈劍在手，仍是只可智取，不能力敵。」再嘆道：「你身上還有一點毒素，現在你要迫它出來，可說是易如反掌。」

風亦飛正容道：「小子謹遵蕭伯伯囑咐。」

蕭長醉仰天打個哈哈道：「我還是歡喜你叫我做蕭老頭。」轉身飄然而去，邊行邊唱道：「世間事，何必說，說得清，又如何？」歌聲逐漸遠去。

風亦飛想起當日他在宋別離前唱此歌時，自己還有一個幸福家庭和良師益友，現今已是過眼雲煙，只在腦海中留下了不能磨滅的深痕，感恨萬千，不由想到唐劍兒，伊人如何了？

※※※

宗丹的劍已煉到了最後階段，風亦飛不斷加柴煽火，拉動風箱，火焰騰空而起，金光在劍身上流動。風亦飛不敢奢望，每次到了這個時刻，金光就會消去，他怕今次也不例外。宗丹一聲長嘯，叫道：「師兄，你說只有人的精血能成就靈劍，師弟就以身試法，以報答你養育之恩。」話猶未了，已躍入爐火裏。

風亦飛大驚失色，待要把他拉出來，宗丹喝道：「不要！」立時燃燒起來，毛髮首先焦滅。火星濺滿整個空間。宗丹高舉靈劍，火光裏寶相莊嚴，壯烈悲情，金光在劍身忽閃忽滅，驀地金光暴現，風亦飛眼也睜不開來，室內無風自動，火焰捲飛。靈劍已成。

當風亦飛再睜開眼時，宗丹變成了焦炭，一把劍插在屋頂上，金光流動。風亦飛跳了上去，把劍拔了下來，他的手觸劍時，金光立時從劍身流進他體內，一股奇異的感覺在心中升起，他自知靈劍已與每一個接觸他的人建立了聯繫。風亦飛成為了它的主人。

※※※

皇府中堡大開。一隊兵隊簇擁著一輛豪華的馬車開出來，車上坐了當地最有權勢的人物朱勝北和黑道的無敵魔君歐陽逆天。

兩人默然無語，鐵隱已死，宗丹不知所終，鑄造神兵好夢成空。朱君宇杳無影蹤，他追趕的男女亦在人間消失，一點痕跡也留不下來。密函則給方仲田帶往京城，陰謀敗露，現在唯有趁朝廷兩名大將被歐陽逆天刺殺，陣腳未穩時，提早起兵，不過幹事有利必有弊，密函被搶一事已以飛鴿傳書通知七皇爺，所以他是不得不站在他那一方，成數不是沒有，勝利既然要提早到來，便讓他來臨吧。

此刻他正要前往軍營，準備發動大軍，全力出擊，直搗京城。決定性的時刻終於來臨。近百人的兵隊經過鬧市時，路人都被引得夾道觀看，唐劍兒亦雜在人堆裏，手握劍柄，她曾往雲上村找風亦飛，那裏成為了一片瓦礫灰燼，她傷心下萌了死志，伏在皇府外等待伏擊的機會，這刻終於等到了，可是隊伍的龐大嚇了她一跳，皇爺的華麗馬車旁左右各有兩騎併行，盔甲鮮明，怕她連馬車也未碰到便已一命嗚呼。

唐劍兒緊咬著下唇，皮破血流也不知道。忽然隊伍前頭一陣混亂，隊伍停了下來，隱隱傳來兵器交擊的聲音。唐劍兒搶上前去，只見一名青年右手持矛，左手持盾，把圍攻他的皇府衛士殺得人仰馬翻，靠一人之威，硬生生擋著了近百人的兵隊去路。唐劍兒尖叫一聲，奔了出去。風亦飛長嘯一聲，矛影滿天，把唐劍兒護在身後，盾牌來個環掃千鈞，帶起一陣氣動，將攻上來的十多名衛士又迫開去。

「停手！」兵士潮水般退了開去，朱勝北和歐陽逆天下了馬車，站在長街的另一端。兩旁人山人海，隔岸觀火。歐陽逆天長笑道：「好！竟能大難不死，功力還大有增長，足可與本人一決雌雄。」風亦飛向身後的唐劍兒道：「劍兒，你先避到一旁。」

唐劍兒依依不捨地道：「你應付得了嗎？」風亦飛笑道：「天曉得。」歐陽逆天大步踏上前來，直到風亦飛身前五丈處，才停了下來，唐劍兒自知幫不上忙，忙往一旁走開。

風亦飛將矛盾掉在一旁，這兩物是他剛才隨手奪來，棄不足惜。歐陽逆天眼光射在他那急就章的原始劍鞘上，道：「這把是新劍，只不知比之昔日那把如何？」風亦飛笑道：「你是第一個試劍的人，希望你的鮮血，能增其鋒快。」當他提到靈劍時，劍鞘中的劍「鏗」然有聲，對他作出反應，這十多天來他與靈劍沒有須臾稍離，早便心劍相通，故絲毫不以為異。

歐陽逆天雖聽劍鳴之音，卻以為風亦飛故意以內力催動，發出聲音，仰天笑道：「聽劍音而知好劍，可惜劍是好劍、卻落在短命的主人手上，小子動手吧！這等狂妄之言，我聽足了五十多年，說的人都給我送了去見閻皇。」一運氣，外衣灰塵般散碎下來、露出衣內一身黑衣勁裝，配合著他冷酷的臉容，活似閻皇降世。

圍觀的民眾和兵士見他神功蓋世，登時目瞪口呆。風亦飛大喝一聲，一拳擊出，竟不用劍。歐陽逆天狂嘯一聲，一拳迎上。「轟！」兩股驚人的氣流撞在一起，兩拳尚距丈餘勁氣已然交接。歐陽逆天退後半步，風亦飛卻斷線風箏般飛退開去，唐劍兒尖叫一聲，便欲奔上去扶持，圍觀人中擔心的已閉上眼睛，不想見這英偉青年的慘狀。

哪知風亦飛足一碰地，像生了根似地動也不動，神態從容自若。眾人一時靜了下來，跟著爆出震天讚賞，皇府中人一向橫行霸道，沒有人希望他們勝利。歐陽逆天心中驚訝，知道對方功力雖和他尚有一段距離，但卻藉著縱躍自如的身手化去力道，居然消去了他蓄意斃敵立威的一拳，冷哼一聲，道：「你也試我一拳。」

風亦飛不敢怠慢，將先天真氣運行全身，只見對方這一拳擊來，又和剛才剛陽猛烈的拳勢不同，不帶半點風聲，卻有種把人吸扯過去的力量，原來歐陽逆天這一拳至柔至陰，使風亦飛欲化無方。風亦飛也是一拳擊出，和歐陽逆天一拳大同小異，勢走陰柔。兩人拳頭好像吸盤似地粘在一起。

歐陽逆天臉色一變，暴喝一聲，抽拳後退，風亦飛也向相反方向退去，腳步有點踉蹌，眾人大惑不解，不知誰勝誰負。歐陽逆天喝道：「好膽！竟敢將毒素送進本人身內。」

風亦飛長笑道：「閣下既想以陰勁吸我真氣，小子賣一送一，你得了便宜便應賣一下乖。」跟著大喝一聲道：「看劍！」「鏗」一聲，靈劍出鞘。長街立時瀰漫肅殺之氣。

歐陽逆天知道對方不會給時間自己迫毒，忙把毒素壓在內腑一角，他自恃功力，並不將這毒素放在心上，唯一大礙是不能再以陰柔內勁把對方內功吸納，對方可將縱高躍低的優點發揮致盡。歐陽逆天不失宗師身分，讚道：「果然好劍，看來更勝當日你送來給宋別離那一柄。」風亦飛道：「好說！」靈劍化作一道寒光，直取歐陽逆天咽喉。

「鏗」！人影乍合又分。風亦飛保持原來姿勢，似乎從未動過。唐劍兒看得既是緊張，又是迷醉，這才記起正在此處，她看到風亦飛救回老婦，和皇府的人爭執起來，形象威武，使自己一縷情絲，盡繫他身上，這時的風亦飛更是大家風範，一點不遜色於和他決戰的黑道霸主。

朱勝北看在眼中卻想起了朱君宇，假設自己沒有得天下的野心，現在又是怎麼一番情景，當然他不會讓這念頭占據他的心田，因為已到了有進無退的地步。歐陽逆天一看胸前，衣衫裂開一道口子，肌膚滲出血絲，自魔功大成以來，還是第一次被人所傷，若非風亦飛將先天真氣貫於劍身，發出無堅不摧的劍氣，又怎可破他護體罡罩。

歐陽逆天冷然望向卓立三丈外的風亦飛。風亦飛正要進攻，忽感不妥，一股強勁無匹的內力從劍上攻來，猛然省起慕農蕭長醉以前說及歐陽逆天延緩內勁的魔功，已來不化去，胸口如遭重錘猛撞，踉蹌向後倒退，才站穩腳，第二波力道又從劍上傳來，跟著是第三波力道，使他連退三次，一張口，噴了一口鮮血出來。

圍觀者見風亦飛一擊奏功，狂叫助威，眼著風亦飛倒退受傷，都呆了起來，以為歐陽逆天以魔法傷敵。幸好先天真氣自然反應，雖傷不重，換了別人早一命嗚呼。

歐陽逆天見對方屹然不倒，大是驚異，心中殺機大盛，運足十二成魔功，雙掌平推全力向對方攻去，對方寶刃雖利，卻只是稍勝從前，未能對他構成威脅。風亦飛待歐陽逆天迫近身前丈許時，做了個非常奇怪的動作，手一揮，靈劍立即脫手而去，打著轉直升上多丈的高空，風亦飛雙掌同時向歐陽逆天迎去。

他兩人的攻戰都是一觸即收，從沒有纏上兩招以上，但卻有一股慘烈悲壯的味道，使人感到他們一招已等於千軍萬馬，殺到血流成河的陷陣衝鋒。兩對手掌「蓬」一聲粘在一起，氣流急旋，遠近的人都衣衫飛揚，塵土捲上半天。

靈劍向上的力道逐漸減弱，到了十三丈的高處，去勢已止，開始回跌下來。歐陽逆天掌勁一吐，滿以為對方必縱身飛退，化去內勁，早想好了接著而來的殺著，將對方當場格殺，可是對方竟不退反進，以內功強攻過來，登時大出意料之外，風亦飛今次決戰，沒有一著不是出人意表，令歐陽逆天不斷失算，不過目下這一下雖出他意料之外，但卻是以風亦飛內功初成之短，攻他歐陽逆天數十年魔功之長，心想無論怎樣對方也是死，忙將體內魔功運轉，欲一舉斃敵。

豈知一摧動真氣，原本壓著風亦飛輸進體內的毒素，立時蠢蠢欲動，一驚下收回兩成內功，改急為緩，向風亦飛攻去。饒是這樣，風亦飛仍是受不了，苦苦支撐對方如山洪暴發的內力，一點清明，卻全繫在空中翻滾而下的靈劍上。他感他的心已和靈劍聯成了一起，他的血肉和靈劍的烏金一齊脈動著。靈劍再不是死物，而是有生命有靈性的異寶。

風亦飛長嘯一聲，奮起體內餘氣，全力向歐陽逆天攻去。歐陽逆天心想強弩之末也敢爭輝，讓我避過你這迴光反照式的進攻，再一舉震裂你全身經脈，去此大患。

圍觀的人忽地驚叫起來、連以為歐陽逆天穩操勝券的朱勝北也大喝道：「小心。」原來當靈劍跌至兩人頭上三丈許時，剛巧風亦飛大喝一聲，靈劍忽地一陣顫動，驀地化作一道長虹，直往歐陽逆天的天靈穴插下。

歐陽逆天剛感不妥，一道寒氣透頂而至，使他全身一麻，用不上勁道。心中剛想到是那把劍透頂而入，靈劍已破去了他舉世無敵的逆天不敗神功，直刺而下，只露出一個劍柄。歐陽逆天眼中露出不能相信的表情，叫道：「驅劍之術。」四周鴉雀無聲，靈劍受風亦飛心意牽引，破體直入，嚇得眾人心膽懼顫，而歐陽逆天中劍不倒，亦使人驚異。

風亦飛一個倒翻到了歐陽逆天頭上，一把抽起長劍，鮮血隨劍噴上半空，風亦飛腳剛碰地，歐陽逆天蓬一聲倒在地上。這個不能被擊倒的魔神，終於倒在地上。一輪急劇的馬蹄聲響起，往長街另一端奔去。風亦飛一望又急又怒，原來朱勝北見歐陽逆天慘死當場，立時魂飛魄散，雖有近百衛士，也知道阻不了風亦飛，搶上一匹駿馬，逃往軍營，那處他高手如雲，人多勢眾，哪還怕你。

風亦飛剛要衝去，一群衛士拼死攻來，風亦飛長嘯一聲，靈劍光寒暴漲，刀槍劍紛紛斷折，眾衛士吃驚退下，但這一阻，朱勝北已奔了十多丈，眼看追之不及，一個嬌俏的人兒叱喝一聲，從一旁撲上馬上，一刀向朱勝北背後刺下。朱勝北獰笑一聲，反手一掌拍在對方手上，唐劍兒手上刀脫手飛開。

唐劍兒自知不敵，一手扯著馬尾，健馬受驚下，仰起前蹄，朱勝北猝不及防，滾下馬背來，乘勢一掌拍在唐劍兒小腹處，唐劍兒悶哼一聲，在空中翻滾開去。朱勝北心想你是找死，一個飛身躍回馬上，還未坐定，劍氣罩體，背後一涼，只見一截劍尖從胸前透出，又縮了回去，慘叫一聲，跌下馬背，當場慘死。

風亦飛抽回刺斃朱勝北的靈劍，一把抱起唐劍兒，跳上馬背，轉瞬遠去。仇恨終以血來清洗。

唐劍兒躺在風亦飛懷裏，在高崖上眺望遠近的景色，雲上村成了焦土，但山河仍是秀麗無倫，沒有因為人間的事有所改變。風亦飛掌貼伊人背後，內力源源輸入，護著她心脈不死。柔聲道：「美嗎？」唐劍兒道：「很美，在我生命裏，從沒有一刻比這更美，只要有這一刻，我就沒有白活了。」說到最後兩句，已氣若游絲。

風亦飛道：「你會沒有事的，青思曾告訴我。有個名叫桃花源的地方。與世隔絕，人人安居其地，讓我們到那裏去吧。」唐劍兒道：「真有這樣的地方嗎？」

風亦飛道：「一定有，就算外面沒有，我們的心中也有一個這樣的處所。」唐劍兒喃喃道：「桃花源，桃花源。」眼睛一閉，終於玉殞香消。

風亦飛悲嘯一聲，抱起唐劍兒，往高崖下奔去。只不知目的地是否那傳說中的桃花源。

（全書完）